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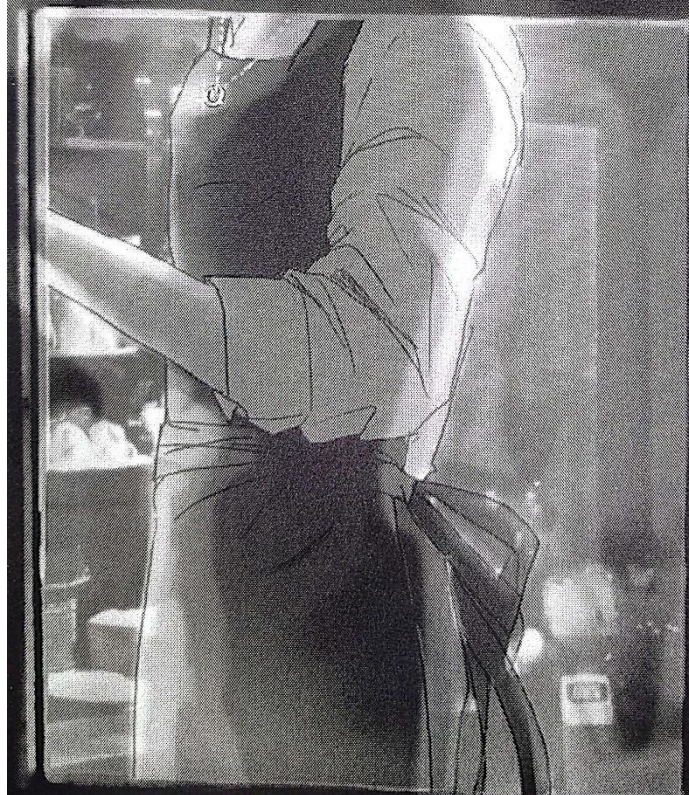


復興後ユグノアで料理店してるカミユくんの話



復興後ユグノアで料理店してる
カミュくんの話

ひらこ



カバーイラスト・帯／ひらこ（くるぶし）

復興後ユグノアで
料理店してる
カミュくんの話

ひらこ



アンペア



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あるモブの話 9

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国王様の話 29

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大商人の話 49

料理店するカミユくんとモブと国王様とホームシックの話 63

料理店するカミュくんとモブと誕生日の話 ……

99

料理店するカミュくんとモブの話 ……

121

国王様とあるメイドの話 ……

171

青髪の盗賊とある国王様の話 ……

201

おまけ
付録・あるユグノア史研究者の覚書の記録 ……

300

奥付 ……

302

初めまして、こんにちは、ひらこ（くるぶし）と申します。この度はお手にとってください、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Webで読めるものを、本として手に取って頂けたこと、とてもとてもうれしいです。たくさんの人に読んで頂き、またたくさんの感想を頂けた話でした。シリーズものを完結したこと本の形にできたことは、今までに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で、ひとえにこうして読んでくださってきた方々のおかげです。重ね重ね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ほんのすこしですが、おまけもありますので、また楽しんで頂けたら幸いです。主カミュのふたり、そして勇者が仲間たちと救ったロトゼタシアと人々が、いつまでも健やかで幸せなことを願って。

2020年／10月

Menu 1.

料理店、卡缪君、与某个路人

店长从我身后探过来看了看，注视着我的画，露出白牙笑道：「挺不错的啊」

「还差得远呢」我答道——大概只完成了六成左右吧。

「诶～」店长轻舒一声，抱起双臂，从我手边往前瞥去，说道：「辛苦啦」

「这边已经完成了，现在正在晾干」我回应。

「这小子，又把它画得看起来真美味啊，谢了」

被这么直接、坦率地夸奖，我有些局促地挠头。店长与他最初给人的冷淡印象不同，总是毫不做作地认同并赞赏别人。

「美味？倒不如说，是因为店长的料理本身就……真的很好吃」我磕磕绊绊地答道，听上去像个不成器的口吃鬼，脸颊不自觉地发烫。

店长轻轻嗅了嗅鼻子，说：「干了就拿来给我，我要立刻挂上去」，说完便回到店里继续准备食材。

我也差不多该收拾回去了。把笔塞回桶里，收拾好摊开的纸和颜料。没干的颜料先放在木桶上，看今天的天气，十五分钟后应该就能干了。

我凝视着那一幅刚刚完成的画。意大利面裹着酱汁，热气腾腾地冒着，模样让人食欲大开。自己画得还算不错。店长也已经认可了。这是新菜品的宣传画，将挂在店里的墙上。

我在这家店工作已经一个月了。它藏在小巷深处，是间连招牌都没有的小餐馆。但客人却络绎不绝，午饭、晚饭时间几乎座无虚席。虽然店面不大，座位有限，但生意依然兴隆，全靠口口相传，还有那货真价实的美味。

虽说是餐馆，氛围一点也不拘束，反而很随意。菜品也是——当然不是味道淡薄、敷衍了事的那种，而是让人不必刻意，轻松就能吃得饱。价格实惠，量足又美味，这就是我心目中这家店的座右铭（真是太棒了）。

虽然没有什么高级感，但也不故作，让人能大口吃下去，味道令人安心。这里的菜不是这地方的传统料理，也很难说是哪国菜……更像家常菜，但又不是母亲做的味道，而是一种稍微清爽一点的风格，不让人沉浸在哀愁或感伤里的轻快感……说到这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也许是店长的浪漫主义感染了我吧。

不过，这样的味道对我来说却十分救赎人心。在我眼中，那不是「母亲」或「家」的味道，也不是故乡的味道。如果在旅途中，遇到这样一家随意的店，吃到这样的料理，心里可能会莫名地变得暖和而充实。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能从中获得安慰，一定有很多人也是如此，所以大家才会愿意常来光顾。夜晚这里还会提供酒（也是「没有什么高级感的那种」），姑且也算是一家小酒馆。

这家店开了大约两年，但几乎所有客人都是老主顾，因此大家几乎都互相认识。我能在这个国家安心落脚，也多亏了这家店。我想，不只是我，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吧。毕竟，这个国家是一个旅游和外出打工人口都很多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它曾经失去过「故乡」。

尤格诺亚，是近十年间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不过，说它是「新兴」国家，好像又有些不太准确。

提到「尤格诺亚王国」，其实指的是两段历史。一个是旧·尤格诺亚王国，历史悠久，是洛特泽塔西亚数一数二的大国。然而在二十六年前，世界还笼罩在混乱的那个时期，这个国家被魔王毁灭了。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新·尤格诺亚王国。旧国的幸存者——同样身为王子的勇者——与伙伴们一起，恢复了世界和平；之后，他和曾经的国王、同时也是伙伴之一的先王罗，一起努力复兴了国家。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无论老少、贵贱——都纷纷前来支援，各国也给予热情援助。如今，这里是洛特泽塔西亚最年轻、最充满活力的国家。或许因为「勇者」的人脉，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和贸易也非常活跃。据说，该国尤其与狄尔卡达尔王国的关系紧密，两国结下了不容断绝的羁绊。

国中到处都能见到建设中的建筑与设施——换句话说，这里工作机会很多。「尤格诺亚」在恢复旧城风貌的同时，也吹来了自由的新风。无论走到哪里，空气都充满活力。古老与新颖在此融合，共同塑造出「新·尤格诺亚王国」。

——当然，这些大多是我听来的，除了勇者的故事以外（那可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谁听了都心跳加速！）。常来的客人们口口声声称赞尤格诺亚，我也就顺便记住了。不过，我自己也会不由得想，「啊，果然如此」。

我来到这个国家的第一感受，就是活力与新鲜感，同时又有一种宁静和柔和。原以为勇者建立的国家会充满严厉和强硬，但实际流淌的，却是平和的气息。虽然是这样的大国，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温暖。我心里想：「如果能在这里生活该多好啊」，不仅是因为这里是勇者建立的国家，是梦想中的大都市，更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这里真不错」，虽然难以用语言表达，只是模糊的感受。

店长似乎非常喜欢我讲的这些话。我曾两次向他讲了差不多一样的故事：我被录用进店的时候、还有某次关店后，店长喝醉了缠着我听。看他的样子，恐怕以后还会再缠我。他的眼睛闪亮，仿佛这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一般开心。他说：「喂，再讲给我听吧，说这国家一踏入就能感受到宁静而有力的气息」。——虽然我好像一句也没说过这种话。我把这归结为店长的浪漫主义。

说说店长吧。

他是这家店的店长，同时也是经营者、厨师，还负责采购；直到一个月前，还兼任服务员、收银、清洁和其他杂务。店刚开始忙碌，我才被雇来担任服务员兼杂务。因此，这家店目前只有店长和我两名员工。

店长，如果一句话形容，就是帅哥。不是那种「有男人味」的帅，而是更酷一些，总之非常好看。蓝色的头发微微翘起，海色的眼睛深邃明亮。他的五官精致到让人忍不住想，「要是我也能长成这种脸就好了。」身材略小，但肌肉结实，细长有力的手臂可以轻松搅拌大锅，单手搬动六个大盘子，甚至轻松摇晃超大的平底锅，动作熟练到让人情不自禁地发出「哇」的惊叹声。

初看他可能觉得冷漠、可怕，但一开口就会发现他很随和，「真是好人啊」这种感受会立刻浮现。他对待客人真是公平又周到。

此外——他有个在我眼中算是小毛病的习惯——他有时会把食物送给没有钱的客人。在看起来很穷的年轻人面前，悄悄放上一大份蔬菜肉意面。客人手里只有一些零钱，就像一份不起眼的土豆沙拉而已。我轻声拉他袖子提醒：「店长……」

他却说：「总不能看着他们饿肚子吧？不劳而获是可耻，但饿着肚子哪能作战呢？」

这些话虽然有点莫名其妙，但那人饿得眼睛闪亮、鼻子吸着，把意面吃得津津有味。店长微微皱眉笑着，把水和纸巾放在他面前。水也是免费的。他真的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实话，我也是因此受到帮助的人之一，所以没资格对他指指点点。

这家店的利润，其实真的很少。

所以，因此，总之一——「店长简直太帅了」。外表和内心都如此。这样的店长，女性们怎么可能放过呢？绝不可能。女顾客们，毫无疑问都是冲着店长来的。虽然也有人是为了料理而来，但她们投向店长的目光热烈得让人无法忽视。当我去帮她们点餐时，她们的脸上明显流露出失望的神色。

店长虽然人气极高，但他对女性的态度却是一贯冷静——「一点兴趣都没有」——这种坚守令人震惊。他能轻松避开任何热烈的追求，迅速回到厨房。他并非不擅长与女性相处——他和女顾客们交谈自然、微笑亲切（而且笑脸格外清爽，让人心动不已）。与女性说话时，他不会结巴或犹豫，而我自己每次开口，总是笨拙地「啊、那个、请问……您的点餐……」

惊人的是，这位极度自律的店长竟然佩戴着一枚戒指——不是在手指上，而是被细银链穿着挂在脖子上。那是颗镶嵌着

澄澈蓝色宝石的戒指，微微闪着光。那显然不仅仅是为了时尚……也就是说，它明显高贵不凡，散发着非同寻常的气场。

我仔细盯着它看时，店长微微一笑，带着一丝调皮的神情，说：「好看吧？」——也就是说，这戒指对他而言意义非凡。不过，即便如此，我也觉得他极为专一。若作为丈夫，也几乎可以称得上完美……只是，不知为何，他身上丝毫没有妻子的气息，这更显神秘。

（我猜测，大概是妻子早逝了。但店长依旧深爱着她，绝对如此。戒指不戴在手上可能是职业原因，也许它本来就属于那位已故的妻子……）

许多女性注意到挂在店长脖子上的闪光，会惊讶，甚至流露出略带受伤的表情。真是个罪人啊——我第一次明白，所谓罪人，大概就是这种人吧。在这座城市，有些男人甚至连招呼都羞于打出，更别说吸引女性了。

店长另一个令人称赞的地方，是食材的丰富程度。主要采购海鲜，但几乎都是我从未见过的食材。也许是因为我在乡下长大，但仍能感觉到其丰富。无论鱼类还是贝类，都极为美味：贝类味道浓郁，鱿鱼柔软，虾肉紧实。调味料也是一样，即便是胡椒，也能轻松取得。店长绝非凡人，他肯定有自己独特的采购渠道。他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关于这位充满谜团的店长，我唯一知道的一点，就是他有一个妹妹。

店里摆放着许多店长在各地旅行时带回的物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对娃娃（据说叫做「マトリョーシカ」）。圆滚滚的，像鸡蛋般可爱。在店长的人偶旁边，有一个更小的女孩人偶，同样是蓝发蓝眼——我想，那应该是店长的妹妹——「玛雅」吧。

店长很少谈及自己，但会常说玛雅的事情。他谈起妹妹时，神情平和而真心喜悦。我可以感受到，这是他引以为傲、无比珍视的妹妹。

我曾想亲自见见她（当然没有奇怪的想法）。在店长的讲述里，玛雅显得栩栩如生。据说，她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人，常年奔波各地。（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位「玛雅」竟然就是传说中的宝藏猎人——玛雅。）

我的工作主要是服务员、收银、打扫杂务。忙的时候几乎不停，但空闲时，店长总说「想干啥就干啥」，于是我就画画。三餐全包。店长对薪水总是抱歉地说「没法多给你」，但对我而言，这已经是最理想的条件了。流落异乡的我，有饭吃，还有工作，我无比幸运。

半年前，我离开了家乡的村子。我的村子偏远极了，甚至地图上都找不到（就连跑遍全国的店长也没听说过）。我并非讨厌故乡，只是十六岁了，却困在那狭小的村落里，觉得太浪费人生。

世界很大。传说中的「勇者」十六岁就踏上旅途——我虽然不是勇者，只是一个普通村民，但也是成年人，渴望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我喜欢家乡的山河，但我想看更多风景，想试试自己的能力。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生日总向父母索要新画册和铅笔。比起和朋友玩，我更喜欢在山丘上作画。我的梦想是成为画家。十六岁那年，我抱着画具和所有积蓄，毅然离家，踏上前往尤格诺亚的旅途。旅途十分平静，因为十年前，魔物就已经不复存在。但生活能否维持，则另当别论。我的零花钱很快花光了，于是我靠卖画维持生计。

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的画远比想象中拙劣，备受打击。但正因如此，我明白了自己必须继续练习，变得更好。同时，

我也发现，总有一些人会买我的画，这让我很高兴。旅途中，画画虽辛苦，却无法放弃，我意识到，这确实是我所热爱的。

即便如此，每天都不确定能否买到明天的面包。画册和铅笔太贵。在并不富裕的家中，想起父亲买这些东西的心情，我更加不敢回去，觉得必须变得出色。

终于抵达尤格诺亚时，我几乎筋疲力尽，身无分文，或许是三天未进食了。我执着于画画，想象着这里有许多人会买我的画，但手却因饥饿颤抖着，无法握住铅笔。夜幕降临，我彻底动弹不得，只能爬到无人的街巷，挤在酒桶之间，抱着失去知觉的双腿。眼前浮现家乡的山川、房屋、家人。愧疚与悔恨让鼻子发痛。我明白，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是自己不成熟愚蠢的错。

「喂……」

「怎么了？」

叫我的，是店长。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离店只有五步之遥。店里正在用餐的客人看到我，把店长叫了过来。我本以为店长会训斥、殴打，甚至踢我，如今回想，却令人怀念。店长那一贯的「好人本色」依旧，把我带回店里，让我吃到美味的饭和汤，直到吃饱喝足。

我狼吞虎咽，而店长只是静静看着，给我加水，什么也没说。等我吃完、喝尽杯中水、长舒一口气时，店长才开口。问话很自然，没有审问、挑衅或探听，只是单纯的提问。我讲述故乡、想看更广阔世界的心情、抵达尤格诺亚的感受和未来梦想。店长一边小口啜酒，一边认真聆听，没有嘲笑或贬低。要知道，闭店时间早已过了。

我把画册递给店长。虽然对饭钱无济于事，但这是我唯一能给的东西。

店长大力夸奖我的画，一一赞赏、惊叹——夸张的称赞让我忍不住泪流满面。饭吃饱了，画作被夸，我的心彻底被救赎。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被他人的善意支持着成长的，也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与不成熟。

我重重合上画册，店长整理姿势，思索片刻，然后看向我。

「如果你愿意，要不要在我店里工作？」

「……诶？」

「正好想雇服务员。薪水不高，但有饭吃。如果你能帮忙画菜单上的宣传画就更好了，怎么样？」

我当然二话不说答应了。在尤格诺亚，在这个国家工作，有饭吃，还能画画——简直是梦想成真！我再次泣不成声，店长爽朗地笑着。

我现在住的出租屋，也是店长帮忙找的。确实如他说的那般「小」，但小屋更舒适。二楼贴近屋顶，租金便宜，窗外风景绝佳。晨昏夜晚，都能清楚感受到尤格诺亚的美丽。我对店长心怀感激，因此心想：「我得快点独立」不是讨厌这里，而是想尽快成为一名真正的成年人，回报店长的恩情。

我在画宣传画的时候，即使食物不在眼前，也尽力回忆它们的样子和味道。最近我意识到，仅描线勾形是不够的，表现食物带来的感受同等重要——例如店长的鱼肉炖汤，喝上一口，身体就会变得暖呼呼的，仿佛多余的力气和不好的东西都消散了——必须在画里传达这种感受。

原本只有文字的菜单表，渐渐添上了我的画，顾客反响不错，点餐量似乎也增加。有顾客会说「这画不错啊」，店长便得意地指着我。目光温柔。顾客在酒后将小费放在我手里，同时点了「肉与鱼的野味炖菜」，我高声叫出订单。店长看着硬币，疑惑地说：「这是你的吧？」

「这样的顾客肯定会越来越多」

店长拍了拍我的背。我心想，如果我的画能为别人带来帮助，那我会非常开心。

拿到第一份工资，我想买信纸，写封信——给故乡。

Menu 2.

料理店、卡缪君、路人、与国王陛下

我目送着踉踉跄跄、神情满足的客人走出店门，看着他们穿过巷子，最后的背影渐渐远去，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我很喜欢这个时刻。空气充满肺腑，再缓缓吐出，紧绷了一整天的身体慢慢舒展，力量在体内一点点散开。今天也算结束了。一天平安地工作完了，今天还活着。既不饥饿，也不口渴，只有那种健康而充实的疲惫感。我伸了个大大的懒腰，让全身都放松开来。

夜空晴朗。被狭窄巷道框出的天幕上，星光璀璨，仿佛随时会洒落。双臂缓缓轮转动，肩膀和上臂弥漫着舒适的成就感。吹过巷子的夜风拂过颈项，带走了汗水的余温。

虽然很想就这样一直站在夜风里，但工作不能停止。我把挂在门口的「OPEN」招牌翻转成了「CLOSE」。

回到店里时，店长已经开始擦桌子了。我开口说：「我来吧」，平时店长总会爽快地回答「那就麻烦你了」，可今天却不一样。

「今天就到这儿吧，你可以先下班了」

我愣了愣，瞟了眼墙上的钟，已经稍微过了闭店时间。店长一向好心，容易被「再来一份」「再来一杯」动摇，常常允许顾客在最后点单后又加单。每次都让我无奈地耸耸肩，但他的表情总是满满的喜悦。

所以，今晚我们也在闭店时间之后才离开。其实，这种情况挺常见的。我看着店长的细心与温柔，却又不好意思把剩下的工作全丢给他。

「那我去洗碗吧」

店长答了声「谢谢」，却摇了摇头。

「大部分都收拾好了，剩下的我会一起处理。你只帮忙把地拖一下就行。桌子已经擦完了」

我感到一丝不自在，但还是点头「明白了」，从清洁工具柜里取出拖把。

平时，我负责洗碗、打扫厨房、擦桌子和地板；店长则整理锅碗、核对收银账本。我偷偷瞟了一眼厨房，确实，碗已经收好，但锅和煎锅还放在灶台上。店长拧干抹布、洗手回来后，就坐在柜台边，有些出神。——他是累了吗？

我心里有点紧张，盯着窗边发呆的店长。表情淡淡的，有些模糊不清。

「你没事吧？」

平日明朗爽快的店长迟了一拍，像是被惊醒般，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答得有些支支吾吾：「啊……没、没事」

「店长……？」

「抱歉，没什么，别在意」

店长苦笑着，好像在掩饰什么似的，焦躁地挠了挠后颈。我总觉得，这样的情景以前也出现过。

大概是在一个月前——也可能更近一些。那天，我也收到了店长和今天一样的提议。那时的我，刚刚开始在这里工作（现在也差不多如此），完全没有余力。所以，当店长说出「今天就先下班吧」时，我松了口气，一点忙都没帮，就匆匆回家了。

第二天，店长看起来有些倦怠。虽然动作依旧干脆利落，一如往常，但话很少，神情中隐隐透着沉重。即便下单不出错、数量不差——依旧是那个完美无缺的店长——可总让人觉得他心不在焉，有些疲倦。他穿的衬衫，平时总是敞开胸口的款式，那天却扣得严严实实，这是第一次。

我小心翼翼地问：「哪里不舒服吗？」店长只用略显沙哑的声音答：「没事」。从那天起，他的衬衫上最上面的纽扣，整整扣了五天。

要知道，店长平时敏捷干练、似乎从不生病——我懊悔不已，意识到那天他可能真的身体不适。毕竟，做店长很累吧。料理做起来就够辛苦了，还得一个人打理整个店面。

而我这个新员工，总是笨手笨脚，尽管极力注意，也常因失误增加店长的工作量。即便如此，店长从不咄咄逼人地责备我。他会指出问题所在，让我意识到错误，并耐心地从头教我如何做好每件事。生气、恼火？我想店长肯定也会，但他绝不会被这种情绪冲昏了头脑。

拖完地板后，我还是打算去洗洗碗、整理厨房。能做的就都做了再回去。还是说，应该给店长准备点热饮呢……不，不如先快点收拾完……

我一边心里盘算，一边拖着地板，忽然听到有人敲了三下门。我慌忙回头。招牌明明已经翻成了「CLOSE」。不对，正因为这样才敲门吗？我稍微提高了声音，对外面喊去：

「啊，对不起，我们今天已经打烊了——」

「不，没关系，没事的」

店长轻声打断了我慌乱的解释。他从椅子上站起，走向门口，解开了锁。随着钥匙转动的声音，门把慢慢转动开门。我偷偷瞥了一眼店长，他默默地盯着门，似乎带着一丝窘迫的紧张感。门上挂着的铃铛叮当作响，店里的灯光映出人影。店长原本僵硬的神情，在这一刻放松，露出温暖的微笑。

「晚上好」

随着温和的声音走进来的，是一个美得令人屏息的人。

「来得真早啊」

「久违了，所以赶紧过来。会不会太唐突了？」

「没关系，完全没问题。请进」

「嘿嘿，我来打扰了」

「啊，欢迎」

店长为那人让开道路。鞋跟轻轻在店里响起，简单的打扮：衬衫和裤子，就像街上的人们日常穿的衣服，既不华丽也不张扬。但即便如此——气场明显不同。从头到脚，全身散发着不同寻常的气质。具体是哪里不同，很难用语言形容。大概可以说，连空气都变了，甚至连气味都带着特殊感。我似乎明白了——这是「品格」的存在。

如果有这么高的身材，该有多好啊——这种憧憬，仿佛化为实物，出现在我眼前。那人的腿很修长。如果我是雕刻师，

肯定会想要打造出这样一副作品——既不多余，也不欠缺，线条洗练，完美无瑕。看着不禁长叹一声，令人心动不已。

五官之美，已经无法用「端正」二字来形容；他的脸带着一种宁静而优雅的气质。蓝色的眼眸明亮清澈，让人心跳加速。在脑后随意地束成一束的头发，柔顺得几乎触手可及。

就像所有人心目中的「王子」——没错，王子般的存在。

他和店长对视，店长也看着他。店长显得额外小巧，肩膀比他窄得多。他的手臂健壮有力，店长几乎可以完全靠在上面。身高差让店长自然抬头，喉结的轮廓清晰可见。

「怎么，一路跑过来的？」

「嗯」他回答，呼吸略微急促，刘海有些凌乱，但那反而更显美感。满脸泛红的他，就像盛开的玫瑰一般。

店长缓缓伸出手，触碰到他垂下的一缕头发，然后轻轻别到耳后。动作自然流畅，他露出开心的微笑——仿佛周围都开满了花。他那美丽的嘴唇轻轻动着，修长的手指划过店长挂在脖子上的戒指。

「卡缪——」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店长那样的表情。

我心里慌乱，想避开目光，却不知为何无法移开，只能紧握着拖把柄。大概，我触碰不到这份特殊的亲密感。他们之间的空气温柔而粘稠。店长的金色耳环在微微晃动的耳垂上闪烁，耳垂颜色像熟透的桃子。

「嘶——」

店长正看着他，突然眼神转向我，我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喉咙里发出一声无力的惊呼。

「那孩子是——？」

「嗯？」

那一刻，我从心底觉得——早知道还是老老实实早点回家好了！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尴尬、歉意和羞耻感，让我眼前都开始发晕。

「你就是那个在店里当服务生、画画很厉害的孩子啊！就是画菜单图案的吧。哇，好棒啊！画得真好，看起来特别美味」

他一下子亮了眼，用宛如清泉般透彻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然后才开始打量贴在墙上的菜单。

我忍不住了，结结巴巴地开口：「店长，那个，他是——」

我能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在颤抖。即便是像我这样从乡下出来、没什么教养的人，也能察觉到那股不同寻常的气场。

店长眨了眨眼，露出一副「咦？」的表情。

「嗯？你不认识？没见过吗？啊……原来如此，因为我在店里天天让你忙活，你根本没机会好好观光……真对不起……」

「我最近也总是在外面跑来跑去呢……」

我连连摇头，身体微微发抖。休息和假期都是按规定拿到的。只是休息的时候，要么出门到巷子里画画，要么宅在家里画画，这才是问题所在。

然后，我终于彻底明白——眼前这位人物，明明是我费尽心思来到这个国家才有机会见到的，可我却从未真正努力过，想去亲眼一睹他的风采。去过城里两次，做过些卑微可笑的举动，但现在就连那些行为在内，回想起来只觉得羞耻与懊悔。一直以来，敬畏之心先行一步，我把「出身乡下」的自卑，当成了「无知也情有可原」的借口，从未真正想过要了解什么。说到底，我简直就是个大笨蛋。

「这个人啊……」

竟然连这个国家的国王的面容都不认识，自己也太无礼了！

「尤格诺亚的国王陛下……也就是说，您是……」

这个国家的——也就是说，也就是——

那个人没有责怪我这万死不赦的无知。优雅而平和，却又带着某种恬淡的气质，微微一笑。

「是的。我就是伊莱文」

我完全不知道国王陛下会悄悄光顾这家店。我才真正体会到，「美达帕尼」就是这种状态啊——全身发热、手脚发软，头脑有些混乱。我摇摇晃晃地把拖把放回原位，这才明白，店长没去整理厨房，也是为了给这位客人准备料理。如果早说一声就好了，我一瞬间甚至有些埋怨店长，但当他带着那副歉意的表情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时候，我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国王陛下坐在店里最靠里的座位上，一边喝水，一边悠然自得。当他与我目光相接时，轻轻一笑，我整个人都摇晃了一下。

真是——像一幅画。美得令人窒息。

我暗自幻想，总有一天想画国王的肖像。——尤其是刚才，店长与国王并肩而立的样子，那简直就像一幅崇高的画作——

「那个……这件事，能不能尽量保密？」

店长的话让我猛然回过神，连忙拼命点头。没问题，当然可以。太过令人敬畏了。就连写给家乡的信，也肯定写不下这些事情。

「我倒是无所谓啦」

国王陛下轻描淡写地说。我吓了一跳，店长则皱起眉头，像是在安抚我一般说道：「你看啊……」

「这个时间出门没问题吗，国王陛下？」

「今天的工作已经处理好了，所以没人会阻止我。即便有人阻止，我也会溜出来，没问题的」

店长嘟囔着，「不是那回事啦」，带着有些无奈的表情。看起来很困扰，但嘴角却软软的。

「那个……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国王陛下露出「是吗？」的表情。尽管他是国王，但一点也不故作，不摆架子，非常温和。因此，我的背脊不由自主地挺直，同时心里又松了一口气——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膝下依旧有些发软，我才勉强站稳。于是，我退到一旁，把围裙塞好，深吸一口气，赶紧整理好自己。然后回到店里，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先告辞了」。

我不清楚店长和国王陛下的具体关系，但我明白，那绝对是某种特别的联系。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我在这里，显然会打扰到他们二人。

店长刚给国王陛下的杯子添满水。像往常一样，他轻轻抬手说：「辛苦了」，国王陛下也温柔回应：「辛苦了，注意身体哦」。整个空间弥漫着和煦柔软的气息。

……将来，如果有一天能再见到国王陛下，他说「什么都可以问哦」，我一定会问起那次冒险。当然，是勇者的冒险。那次冒险连我所在的小村子都传开了——我梦想着，能听到那个故事——

现在，正是机会。但我之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普通村民来说，实在太过令人敬畏了。我不能打扰他们二人。国王陛下，肯定是特地来见店长的。店长，也早已在等待国王陛下的到来。

然而——然而，当我在门口回头鞠躬，再次抬起脸时，我想着，也许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吧。勇者的冒险故事，连同重建尤格诺亚的事情也一样。我有一件事，无论如何都想告诉国王陛下。

「国、国王陛下！」

我呼喊出声，喉咙在颤抖。为了不显得失礼，我鼓起全力提高音量，结果声音比想象中还要大。国王陛下和店长都露出惊讶的表情看向我。因此，我无法在中途停下正要说出口的话。我紧闭双眼。

「能见到您，真是我的荣幸！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从以前起，我就一直憧憬……尤格诺亚——传说中的勇者伊莱文的国家，所以，我一直想来这个国家……但现在，我更喜欢这里了！啊，不过我刚来不久，店长和大家都非常温柔，国王陛下也很和蔼，我想……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我……！可我以前竟然连国王陛下的容貌都不知道……啊啊，那、那个，请原谅我的冒昧！」

连我自己都搞不清自己在说什么。我尽力鞠躬，几乎是逃跑般地从门口出去。对那时的记忆，几乎没有清晰印象。我一路跑回房间，心脏咚咚地跳得厉害。跑步的缘故？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我不再去想。途中，我才意识到忘记带了素描本，但我知道，今天无论如何也画不出来了。

国王陛下和店长的画面，在我眼皮下还残留着淡淡的色彩。我凝视着那一抹印象。抬头的瞬间，我看见国王陛下左手无名指上闪烁的清澈蓝宝石。

翌日，店长和前一天一样，显得有些疲惫。当我来到店里，他用略显沙哑的声音对我打了个招呼，同时用手抚了抚喉咙，像是在确认自己的状态。他穿着一件扣到颈子的衬衫，黑色的衬衫衬托着那条纤细的银色链子，格外显眼。

「啊、那个……怎么了？」

我心里明白国王与店长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看对方的目光中都带着温柔，但我感觉自己不该去询问——只知道那是「特别的关系」。也就够了。昨晚店长身上那种微微松弛、柔软的气息，今天似乎还留有余温，但看起来并不坏。

我自己本来想开口，却又闭上嘴不说，店长歪了歪头。等我摆手说「没什么」时，他眼角的神色缓和了下来。

「谢谢啊」

我发出了介于「嘿」和「诶」之间的愣声。

「是关于昨晚的事。」

「昨晚……那个……」

我意识到自己当时极其失礼，只要回想起来，就浑身冒汗，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店长却轻轻嗤笑了一声。

「那家伙，高兴得不得了呢」

我的脸瞬间热得像要着火，耳朵都觉得灼痛。店长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真心地笑得那么开心，好像是为自己高兴一样。

然后店长像往常一样开始准备食材，动作熟练，比平时更加沉默。眼角微微肿胀，颈间指环上那颗澄澈的蓝宝石，在朝阳下闪闪发光。

Menu 3.

料理店、卡缪君、路人、与富商

「店长究竟是什么人啊？」

戴克先生「诶～？」了一声，语气里带着惊讶，还有一丝好笑。

我「唔」地加重了语气。戴克先生看起来果然觉得有趣似的，却还是一边「嗯——这个嘛」，一边回答。他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今天是进货的日子，他特地亲自过来。

「我总觉得店长不是什么普通人……戴克先生，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声音压低了些，一方面是怕让店长听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心里有愧。毕竟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打听，本就不大光彩。——当然，「店长的店会有国王陛下私访」这件事，我更是不可能说出口的。（虽然说不定戴克先生也早就知道了。）

戴克先生露出一副天性淳厚的笑容，对我和气地笑了笑。

「这个可说不得呀——要是被大哥发现了，会挨骂的」

戴克先生笑着说道。据他说，以前他曾经把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内容偷偷讲了出去，结果被店长狠狠训了一顿。明明店长再三叮嘱「不许说啊」，他却偏偏当着写信人的面，把那信大声念了出来。（怎么想都觉得那确实是戴克先生不对。）

「那时候的大哥啊，可真吓人呢～」

他一边这么说，一边却露出怀念似的神情，笑容里带着点傻气的满足。「真是怀念呀，呵呵呵」那笑意里深深的酒窝，实在讨人喜欢。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啦～」

「……会吗？」

「会呀～」

戴克先生哼起小曲，显然不打算在这个话题上再说下去。我只好无奈地叹了口气，帮忙把马车上的货物卸下来。马儿们正把鼻子埋进嘴边的饲料袋里，愉快地咀嚼着青草。

「……」

戴克先生说得没错。既然店长没有开口，那就说明——这是不能说的事情，或者说，还不需要说的事情吧。大概其中牵扯很深。而至少，现在的我，还不在能听到真相的那个位置。

这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甚至相当遗憾。鼓起勇气去问时，店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就是你眼前看到的，一个普通的店长啊」或者「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这话的时候，他会垂下眼帘，长长的蓝色睫毛轻轻颤动，手里小心地摆弄着脖颈间那枚闪着光的戒指。

——没错，这让我很受打击。不仅是因为店长不告诉我，也因为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也明白，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不想自己胡乱去揣测。所以……最终我能做的，只有在真正能够知道的那一天到来之

前，或者直到店长愿意亲口告诉我的时候，把每天的工作认真做好。戴克先生说得没错。

我从戴克先生手里接过货物。沉甸甸的木箱，里面装着什么，我并不知道。

「店长就不用说了……戴克先生你，也不是什么普通人吧？」

「我～？」

戴克先生瞪大了黑色的眼睛，接着又忍不住笑弯了眼：「我就是个普通商人呀～」

「普通商人」？——哪有「普通商人」会被冠以「大商人」之名的！就算是我这个乡下长大的家伙，也听过这个响亮的名号。

大商人·戴克，世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商人，在狄尔卡达尔王国拥有气派的本店，里面据说摆满了世间罕见的各国珍品。其他地方也开设了许多分店，专营那些独一无二的货品。人脉极广，交往遍布各地。他生性不喜纷争，可偏偏总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地把他想要的东西卖给他，再从他那里大笔买下更多，甚至乐意为他效力。那种谈判术，被传得就像魔法一般——「没有大商人戴克搞不到的货」。

这样厉害的人，居然这么亲切，这么随和……我完全没想到。（不过，也许这正是「大商人」之所以为「大商人」的原因吧。）更别提这家小小的店，竟然还是他的客户之一……

戴克先生一边巡查各个分店和客户，一边偶尔顺道来这家店。今天之后，他大概还有其他地方要去，也可能会去一趟王城——马车上堆着各种货物。

那个传说中的大商人竟然亲自送货过来，那么这个被戴克称作「大哥」的店长，绝不可能是普通人——啊，怎么感觉我周围全是厉害的人呢。

想着这些，我从戴克手里接过货物，这时店长探出头来，露出笑容：「哦，怎么样？」

研磨后的咖啡香伴着店长的脚步飘了过来，轻轻弥散开来。这是戴克带来的咖啡豆（在我的故乡，根本买不到咖啡。直到来到这家店，我才第一次认识咖啡）。

「快好了～」

「辛苦了，戴克也休息一下吧，吃过早饭了吗？」

「好呀，那就不客气了，大哥～」

店长露出白牙笑开了，腰间的围裙带轻轻晃动着，他又走回厨房去忙活了。

「说起来，那是——」

我之所以注意到它，是因为清晨的阳光照在铜牌上，闪了下光，射入了我的眼。门旁墙上的一块小而窄的铜牌凸起，上面写着「料理店」的字样和「店名」，像是在证明这里不是普通民居，而是一家「店」。

「这是招牌啊」第一次看到时，我很惊讶。招牌小得几乎不起眼，完全不像它该有的作用。我的视线顺着店长围裙带翻起的边缘，落到铜牌上的细字。现在这个角度，阳光反射得太刺眼，看不太清楚。

「店名，有点特别吧？」

虽然可以直接问店长，但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可能是因为这个店名对我的生活来说过于庄重、宏大，带着村里小人物

不太能匹配的重量感，让我说出口时心里有些发怵。每次看到店长用心擦拭铜牌，我都会心跳加速。

「店名啊，确实有点热情的感觉呢～」戴克圆圆的眼睛看向招牌。店长定期打理，虽然有些刮痕，但一点灰尘都没有。每一条细纹都被晨光照亮。

「大哥他也犹豫了很久呢～不过，『因为这是那家伙想要开的店，只有这个名字最合适』，大哥他是这么说的哦」

「只有这个名字最合适……」

真的能说「只有这个名字最合适」吗，这个店名真的能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吗？还有……那家伙，是指……？

「啊哈哈，是大哥的风格嘛，很浪漫」

戴克没有回答我的第二句话，把身体挤进了马车的货斗里。

「那么，这下应该全都搬完了吧～」

戴克擦了擦额头的汗。我虽然心里有些不甘，但还是接过货物，运进了店里。接下来的清点工作，由店长负责。

「辛苦了，两位，谢谢啊」

店长端着托盘走过来。三只散发着香气的马克杯，以及三明治。咖啡：店长的是纯黑的，戴克的是加了牛奶和糖的。面包烤过了，面包边没有去掉，这是店长的风格，很有嚼劲。培根三明治的特制酱也很美味，鸡蛋火腿的那款芥末味够劲儿，让人感觉有点辣。

「记得先洗手漱口哦」

听到这句话，戴克和我赶紧去准备。

回来时，每个人的马克杯都摆放在各自的位置上。我一看见店长，刚才因为食欲差点忘掉的对话又涌上心头。当然，店长也注意到了我紧张怪异的举动，疑惑地看向我和戴克。

「嗯，怎么了？」

「呵呵，我们刚才在说，店名是不是让人很在意～」

戴克的话说完，我点了点头。店长好奇地挑起眉毛：「嗯？」

「啊，先吃吧，你们也饿了吧」

「饿得咕咕叫啦～我的背都快贴上肚子了」

「那也太夸张了吧。」

店长笑着坐在戴克旁边，我的斜前方。在「那就开动吧」的呼声下，我们双手合十道了「我开动了」。

戴克立刻咬了一口三明治：「好好吃～！」他咀嚼着，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我也忍不住伸手拿了一块。面包酥脆，培根多汁，生菜清脆，番茄酸爽，美味得让胃都像醒过来一样。

（虽然胃没有眼睛，这比喻有点奇怪）我也跟着咀嚼着，嘴里发出「好好吃」的声音。

店长说「我只是简单地把食物夹在面包里而已」，可这「只是夹了一下」，其实很讲究。他咬下一口，看似随意——其实不然，他的每一口都小心翼翼。

我们默默地吃着（在美食面前，人总是安静），店长舔了舔拇指，歪着头思索：

「——名字至于让人这么在意吗？」

店名。比起让人「在意」，更准确的说法是让人「心头一紧」。我暂时无法把这股「心头一紧」的感觉用语言表达，只能和三明治一起咽下去。

「我觉得名字挺不错的啦……」

「是啊，店里根本没有显眼的招牌，所以更让人印象深刻」

「嗯——招牌啊。现在也挺忙的，已经够满足了，也不觉得不方便。」

店长咬下最后一口三明治，轻轻吞咽，随即发出一声低哼。垂下的睫毛勾勒出清澈的蓝色眼眸，颈间的指环随动作闪着光。

「店名嘛，当我觉得它必须要特别的时候，就只有它能合适。对我来说，过去的一切都是这样，现在也是」

店长干净利落地说出这些话，语气清澈、直率又有力。听到这话，我反而为曾经的羞涩而感到羞愧。

「也不是要大张旗鼓地挂出来，本来也没打算立招牌。现在这样已经足够了」

我在想，自己有没有一天也能像店长这样——毫不掩饰、轻松自然地说出这样的话呢。毫不拘谨、清爽而坚定地。

即便是现在的我，也被这家店、被店长拯救了。也许，这样的经历，就足以称作『命运』吧。

「好了，吃完稍微休息一下，就该准备开店了」

店长微笑着，抿了一口咖啡。眼角的细纹里，刻着我无从知晓的岁月。

世界辽阔，有太多我不懂的事。这个广阔的洛特泽塔西亚、戴克的事情、店长的事情、美丽的尤格诺亚王国，以及那位国王。

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信的：店长做的饭，今天也一样好吃。

清晨的阳光洒在桌上，清新的风吹动窗边的窗帘。这家名为『命运』的料理店忙碌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译者：好有趣~前面写两人的反应
对店名的奥妙渲染了很多！
最后才揭示店名为「命运」
很有卡缪风格的名字呢 w)

Menu 4.

料理店、卡缪君、路人、国王、与乡愁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阴天的时候，连石砌的沟渠都冰冷僵硬；即便是晴空万里的日子，一到阴影处也立刻感到寒意刺骨。小巷里难以被阳光照射，更加寒冷。只是倒个垃圾的功夫，便让我冻得透彻。

店长今天依旧只穿着长袖衬衫，胸前的系带也懒得系好。店里暖洋洋的，店长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搅拌着煮沸的锅物，但看起来却完全像是春天的打扮。他轻快地说，自己习惯寒冷了。还补充道，尤格诺亚的冬天其实算是相当暖和的。

窗外的玻璃因为结露而滴下水珠，天空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我这才切身理解到，自己成长的村子原来真的是个温暖的地方。巷子里呼啸的风把门窗吹得咔嗒作响。店长说过，这里基本不会下「雪」。就算会下，也要等到下个月以后。我至今还没见过真正的雪。因为天气冷的缘故，今天热腾腾的浓汤依旧是最受欢迎的。

慢慢地，我也逐渐习惯了尤格诺亚的生活。已经不会在城里迷路，也结识了几位熟面孔。在路上碰见时会挥手、会心一笑，偶尔还会停下来聊几句。只有在星期天帮忙看店的花店姑娘，我始终没能好好打个招呼。（那张如天使般的笑脸，对我来说实在太耀眼了。）

工作方面，比起以前，我也觉得自己多少能派上用场了。不会再把订单记错，也不会在洗碗时把盘子打碎。渐渐地，我能看清自己「现在该做的事」。桌子或地上的污渍、空下来的餐盘、配餐与结账的时机……这些我都能注意到。店长每次都会发现并夸奖我，这让我很高兴，也更想努力下去。

收入虽然很少，但总算开始攒下了一点。虽然那点积蓄少得像一吹就散的尘埃，甚至不会引来小偷或强盗，但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靠自己劳动得来的财富。离富裕还差得远，可是，这些小小的存款，本身就是我能「在这里」生活下去的证明。不是虚幻，而是真切的实感：我确实确实住在了这个国家。

每一天都很充实。工作虽然忙，却有干劲。店长温和，人们亲切，街道热闹而生机勃勃。休息日还能画画。我感到满足，被眷顾。所以，本该没有不满，也没有不安。——本该如此。

然而，不知为什么，最近总会在某个叹息的空隙里，被一种莫名的不快感攫住。呼出的气在空气中泛白。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过去的我，早晨起床，换衣服，出门，去店里干活，回来后再换衣服，数到三就沉沉睡去，不做梦，一直如此。可这段时间，钻进被窝以后，身体虽然很疲惫，眼睛却怎么都合不上。忽然变得很难受。

那是当我踏进寒冷的室外时，在回到家门的一瞬间，在早晨眺望美丽街景的时候，在洗碗的时候……都会突然降临的感觉。像是与当下的场所错开了一阶，好比踩空了台阶，虽然只是细微的失衡，却让我整个人仿佛滑落。等到回过神来时，心

口已被彻底冻透，隐隐作痛。呼吸变得沉重，甚至重到连叹息都掩盖不住。这种异常的感觉发作时长不定，过一阵子会像没事人一样消散。然后，又再度来袭。

这究竟是什么呢。心中不安，寒意袭来。痛苦、难熬。近来我甚至会因它而烦恼，变得阴郁。我明白，这不好。于是把毛毯拉过头顶，只能忍受。——我想起了母亲曾经常唱的摇篮曲。每当那歌声响起，我的眼皮便立刻沉重，在唱到第二段之前就会安然入睡。可是如今，我只能在脑海里默默哼唱，而这反而让胸口愈发酸楚，愈发难过。

就在我拿起拖把的那一瞬间，那种感觉又来了。啊，糟了——等我反应过来时，已经不行了。

要是在洗碗的途中，或者在结完账的瞬间，那样的忙乱间隙里袭来的话，姑且能在接下来的工作里混过去，装作没注意到。可偏偏现在，店门上挂着「CLOSED」的牌子，我的工作只剩下这片地板，擦完就彻底结束了。

店长已经把厨房的收拾放到一边，坐到角落的座位上，撑着腮帮子，微微出神。——在这种时候，会有特别的客人到来，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我本该快快收拾干净，说一句「您辛苦了」就离开店里。（虽然店长从来不说，但我自己想要那么做，也是不想去打扰。因为很明显，那是特别的时刻。每月一次或两次，店长一定是在期待的吧。）

所以我明明该赶紧打扫完，可不知为何，身体像被什么卡住了一样，动弹不得。拖把的毛像黏在地上似的，变得无比沉重。心里的焦躁和愧疚混在一起，在胃里越搅越沉。

「那个啊——」

「啊、我在！」

被突然叫住，我一下子露骨地跳了起来。正因为磨磨蹭蹭，才让店长觉得奇怪吧。我下意识地做好心理准备，以为他要说的是「打扫就到此为止吧，今天早点回去休息」。于是我慌忙抢先一句「对不起！」（话说得结结巴巴的，所以大概听上去非常含糊不清）。店长只是歪着头，然后伸出食指，轻轻「咚咚」敲了两下桌面。那并不是催促的动作，而是示意他对面的座位。意思是——坐下。

「——」

我应声，把拖把靠在墙边，小心翼翼地在店长对面坐了下来。要挨训了吗？是因为我做事太慢，还是因为……最近这种状态？虽然我注意着不要叹气，但也许无意间暴露了出来。肯定没什么好印象吧。缺乏干劲，一副懈怠的样子——我自己其实很清楚。

「怎么了？」

「——诶？」

「最近啊，你脸色不太好吧？」

这么问我的店长，一边揉着后颈，一反常态地显得有些消沉。低着头，好像不太好开口似的，神情郑重，慢慢地说道：

「是累了吗？还是，有什么烦心事？最近客人也多，比以前忙……而且，你这阵子帮了我很多，我却仗着这一点，把你晾在一边了吧。真的，对不起啊」

我慌忙摇头。店长嘴角带着一丝歉意的笑容，眼神却微微垂下。白皙的眼睑上，睫毛投下细密的阴影。

「任谁都有一两件说不出口的事。所以，这话可能有点多管闲事，你别放在心上……」

他先这么打了个预防针，又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手指在桌上重新交叠，接着说道：

「不过呢……要是能说出口的话，我愿意听。也许不能帮你解决问题，但有时候，说出来能轻松一点。或者，如果有我能帮得上的地方，就尽管开口。想休息也行啊，你一直都没好好休息过……没关系的。嗯……虽然我自己忙得糊涂，没什么资格说这些就是了。——呃，咦？」

店长突然抬起头，吓了一跳。那也难怪，因为我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喉咙一紧，发出一声带着哭腔的呜咽。眼泪一滴滴砸在桌子上，把桌面打湿。我自己都被吓到了，更别提店长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

「怎、怎么了！？是肚子疼吗！？还是我哪句话说错惹到你了！？」

店长惊慌得要从椅子上站起来。就在这时，挂着「CLOSED」牌子的门被「咚咚」敲响，接着伴随着门铃的「叮铃铃」声，被直接推开了。

「晚——上好！我来啦——卡缪——今晚真冷啊——……咦？」

外面冷冽的空气中，推开门进来的人，鼻子红红的，脸色微微潮湿，头发也稍微有些凌乱。他一边看着我，一边看着店长，眼神里满是惊讶。确实，看到这种场景，谁都会吃一惊吧。

「诶，怎么了？没事吧？难道，是被卡缪骂了？卡缪！」

「不是我啦！不，不是我！」

「不，不是的！不是的！我……」

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是自己哭得控制不住而已，店长什么都没做。在这一连串的抽泣里，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一点。

那位来客——国王陛下走到我身边，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俯视着我的脸（今天的国王依旧美丽，而且带着淡淡的香气）。店长急忙拿来了纸巾（不是手帕，这一点很店长，也让我觉得格外贴心，干净，而且带着店长的气息）。国王温柔地对我说话，店长扶着我的背，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

我并不是哪里痛，也不是悲伤。要说原因，大概是因为店长太温柔了，而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我自己。店长和国王都如此温暖，让我感到无比抱歉。人的温柔，会让人泪流满面。我想起了那个夜晚——我哭着来到这家店，吃下店长为我做的满满一餐饭。原本寒冷的心，慢慢地温暖起来，奇怪地被填满。那些自己都说不清、不明白的多余情绪随之消散，留下的，只有一个最真实的感受——

「孤单」

真的很孤单。

以前从未有过这种心情。寒冷的冬天让我的心里涌起一阵空虚。明亮热闹的道路，对我来说似乎很遥远。睡前映入眼帘的，是并无特别的山川田野，还有些老旧的小房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心情下思念故乡。和旅途中几乎筋疲力尽的时刻闪过的景色不同。因为我现在生活在这样美好的国度里，周围都是善良的人们，每天忙碌、健康、充实。可是，为什么心里会涌起这样的情感呢？为何父母、弟弟们，以及村子里那些平日里没什么交集的人们的面孔，会在脑海中忽然浮现，让我产生这样的思绪？我摇了摇头，还是不明白。

「呜……呜呜」

我不明白，但是真的很孤单。那就是「孤单」的感觉。我思念家乡。思念那个村庄。

「这种时候，就该用那个了」

「用那个正合适」店长和国王对视了一眼。店长慢慢站起身，走向厨房；国王坐到我身边，轻轻抚摸我的背。我既敬畏又害怕，但抽噎却停不下来，只能把店长的手巾紧贴在脸上。

国王静静地坐着，店里只有我的抽泣声。店长在厨房里忙碌，偶尔冷风从窗户吹进来，发出轻微的摇晃声。国王一句话也没说，但手指的触碰、传来的体温、呼吸，以及环绕他的空气，让我感到被保护。国王的手温暖、宽大，覆盖在我的脊背上，我能感到喉咙的颤抖慢慢平息。国王没有责怪我这个可怜的我。他像一棵深深扎根的大树，却柔软得令人安心。我感到被接纳了，被允许哭泣。

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深呼吸顺畅起来，抽噎也停了。国王似乎微微笑了，但仍继续抚摸着我的背。想到这双温暖、柔软而又慈爱的手，是握着剑、守护世界、统治着这片尤格诺亚的手，我心跳加速，同时深深认同：这确实是守护、珍惜人们与世界的手。

「谢谢您……」

我声音哽咽地说。国王温柔地「嗯」了一声回应我。

曾经，我以为拯救世界、勇者的职责，都是一些充满暴力的力量。但事实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世界得以和平，尤格诺亚才能重建。我今天第一次真正体会到，静谧竟是如此温柔。

店长端着三只马克杯回来了。热气腾腾、漂浮着白色蒸汽的杯子，分别放在我、国王和店长面前。店长微笑着问我，是否稍微平复了情绪。我揉了揉鼻子，轻轻端起杯子。杯中液体像蒸汽一样洁白，带着淡淡的甜味和温暖的气息。

「热牛奶……」

店长眯起眼睛，露出调皮的表情。「加了一点小心思」

「这种夜晚，喝这个最合适。趁热喝吧」

国王高兴地说「我开动了」，店长轻声附和，我也跟着说。
杯子很烫，我小心地吹了口气，慢慢啜饮。

果然是热牛奶，温暖又舒心。但「小心思」很快显现——先是微苦，然后慢慢甜润。喉咙像着火般温热，吸气时鼻子微微刺痛，即使湿润的鼻子也能感觉到。咽下去，长长的叹息随之而出。

「加了蜂蜜，还有一点点酒。不会醉，应该可以喝。喉咙、肚子、手脚的末端都能感到温热。酒我不太能喝，但这个很好」
「嗯，好喝……好温暖」

店长满意地点了点头，国王也露出了微笑。

「呵呵，我也喜欢这个。好好喝啊」

杯口前低垂的睫毛，在烛光和蒸汽映照下，像是融入牛奶里的蜂蜜般温润。玫瑰色的脸颊散发着淡淡香气，美得让人移不开眼。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离国王陛下这么近，不禁心跳加速，有些局促。

为了掩饰紧张，我连忙抿了一口杯中的热饮，「烫、烫」地轻声叫着，把两人吓了一跳。

每抿一口，身体便渐渐暖和起来。身体慢慢舒展开来，心里的轮廓也愈发清晰。多余的紧绷感消散，只剩下最真实的自己。

我感到孤单，故乡离得太远。又抿了一口，甜美又温暖。

「——对不起，突然哭了……我、那个……」——这是所谓的「思乡病」。

坦白说出来时，脸都快红透了。既尴尬又觉得可笑。一个已经成年的大人，为了这种事情在人前哭，简直让人羞愧。

更何况，我住在如此美好的国家，在国王陛下如此温柔的国度里，在店长的店里工作，却还会感到孤独，实在是失礼又不该。我的话，并没有让店长或国王陛下嗤之以鼻，也没有生气，只有温柔的眼神。

「我也曾有过这种感觉呢，思乡的感觉」
国王陛下轻轻吐出一口气，低下眼眸，我惊讶不已。

「完、完全无缺的勇者，居然会有这种心情吗？」
我惊讶地看着他，国王陛下却轻轻笑了笑。

「就算是勇者也会感到孤单呢。每次都会向卡缪撒娇哭诉」
「呵——真是美好的回忆啊。」
我看向店长，他的表情带着一丝害羞。

「就是这样为我准备的。酒、牛奶和蜂蜜，都是从某处弄来的呢。」

今晚，可以尽情被宠爱、被安慰、任性地低落；明天起，又可以重新振作。

这，就是为刚刚步入成人世界的大人们准备的——为「小小大人」准备的热牛奶。

「真怀念啊，好好喝」

国王陛下双手捧着马克杯，一口一口地细细品味。左手背上，清晰可见的纹章，是无可置疑的勇者的象征。

「有时候在睡不着的夜里，我也会自己做，可为什么总觉得不一样呢。」

「什么？说了我给你做啊？只要你来店里就行了」

「如果你能来城里，那就完美解决了啊」

「——那个……不行吗？出差料理，或者说……」

当时我说出这样的话，把两人都弄得一脸错愕。国王陛下笑了，店长则露出困惑的表情。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其实带有更深的含义。笑着的国王陛下，手指玩弄着戒指的店长（那是店长感到困惑时的习惯），两人看起来如此令人喜欢，如此美好。

在城里的国王陛下，高贵、神圣又帅气；但在这里，他显得更加亲切易近。也许是因为不是在宫中，衣着不同，不在众人面前，但我明白，最重要的是——店长在这里。

而店长，平时爽朗开朗，但和国王陛下一起时，平日严谨的边界松弛了许多，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温柔的店长，更温柔，甚至带着些甜意——并不是令人不快，而是让人觉得帅气的店长，带着一丝天真。两人在一起的空气，温暖、和谐，却又流动着某种特别的气息。

「……也就是说，你们曾经一起旅行过吗？」

「诶？」

开口的是国王陛下，他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难道你不知道？噢，我没告诉你吗，卡缪？」

那一刻，我几乎可以确定了。之前我悄悄建立的所有猜测与推想，现在终于以一种清晰的形式连结在一起。我端正坐姿。

「这个人，是我的搭档」

店长说，他本没有打算隐瞒。我早就料到，他会用正是这样的话语、这样的语气。店长无奈地搔着后颈，似乎真的没有恶意。

「也没什么好说的嘛……反正现在他是这家店的店长」

「其实不需要保密啦！」

国王陛下比我先撅起嘴，装作生气的样子。店长更加弱弱地说「对不起啦」，我也就完全释怀了。

毕竟，原本根本没意识到的我，才是问题所在。我一直把与国王陛下（也就是勇者大人）亲密的店长，仅仅当作「普通店长」，真的以为就只是这样吗？

勇者的七名伙伴，不仅在拯救世界的伟业上有功，每个人都都名声显赫。以先代贤王罗为首，还有狄尔卡达尔王国的公主玛尔蒂娜，同样来自狄尔卡达尔的英雄格雷格，传说中的旅行艺人西尔维亚，以及圣地拉姆达的双贤姐妹。

即使旅程结束，伙伴们仍活跃于各地。于是，今天的尤格诺亚王国与狄尔卡达尔王国，依旧为世界带来繁荣与和平。大魔法师维罗妮卡创立了魔法学校，与治疗贤者·雪妮雅一同传授魔法知识，同时守护「生命大树」。西尔维亚今日仍在某处表演，笑声不断，每年索尔提科的大巡游更是万人向往的盛会。

六人，还有最后一人——这最后一人，就是「勇者的搭档」，却至今连名字都未明。

与其他伙伴不同，「勇者的搭档」出身与身份不明，没有留下肖像，因此面容与姿态成谜。有人说他是盗贼，也有人说像海盗，但无一确切。拯救世界后，他可能回到故乡，也可能踏上新旅途。曾一度有人传言，著名义贼团的首领就是他，但仍不得而知。

拯救世界的勇者，唯一的谜团，就是他的搭档。这份神秘，使「勇者的冒险故事」更加扣人心弦。令人好奇，他究竟是怎样的人？为何无人知晓？

至于已知的，只是——

「勇者的搭档」是男性，有着如海洋般鲜明的眼睛与头发——在这个世界，蓝色的头发很少见。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店长时，心中不禁一震。鲜艳如海的颜色，如天空一般……然而……

「没想到，他竟然在尤格诺亚开了店……这、这也太……」

店长与国王陛下都静静看着我，歪着头。我不由自主把话吞了回去，却又忍不住颤抖着说出：

「……我原本想象的是，更、更加可怕的人物……」

店长——勇者的搭档，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放声大笑。国王陛下也是，两人捂着肚子，几乎要伏倒在桌前。

「可、可是，传言说你是盗贼啊、海盗啊……我本以为，你的身体一定很魁梧，手臂像木桩一样粗……也许，还有点粗野之类的……」

我一时太激动，竟然直接说出口，店长顿时大笑出声。国王大人则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真的假的！你居然把『我』想成那样！」

「呜，好、好可怕……」

「啊、呜呜、对、对不起！不过，这完全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想象啦！可是那个……！」

「不，卡缪，这都是你的错啦。哈哈，好痛，我的肚子都笑疼了，果然还是该称自己为盗贼绅士才对啊。」

「你们笑得太过分了啦，国王大人！」

「盗贼绅士……」

「啊，不，那没什么，忘了吧。啊，不过，说真的……对不起啊，没能符合你的期待呢。」

店长咧着笑，国王陛下则擦拭着眼角的泪。我拼命地鼓起勇气，把声音挤了出来。

「那个……店长被称为勇者的搭档，我真的很高兴……而且是店长，尤其是店长……那个！」

「嗯？」

当然，我欣赏的人离自己很近，格外帅气又温柔、值得尊敬的店长，这是一个原因。但不仅如此，还有另一种喜悦。怎么说呢，这种感觉……

「勇者的搭档是店长，一个温柔又帅气的人……虽然说法有点奇怪，但，那个……」

伟大的两人，然而一点也不摆架子，非常温柔。那份温柔在这里弥漫，让空气里都是……很自然，所以，真的……「——真的很般配啊，你们两个。」

勇者的目光闪亮，而「勇者的搭档」则显得有些害羞。看到他们没有感到不快，我松了口气，同时也深深地明白了——

这人，就是一直被视为谜的「勇者的搭档」。如此温柔而温暖的人，是那位勇敢、俊美、总是那么温柔的勇者的伙伴。我感动不已。没错，因为两人如此自然地在一起，就像融为一体一样，真是天作之合……

「——啊，就是你们两个，拯救了世界……」

内心莫名地感到温暖、开心。也许很平凡，也许很现实，但我觉得，我可能真的很幸福。能生活在这样美好的世界里。「我……好开心……」

「哇！害羞啦！好害羞啊卡缪！对吧！我说了，我们很般配！」

「嗯、嗯——哦——」

即便受过无数赞美，这两人染上羞涩的模样仍然美得令人屏息。仿佛——像曾经见过的那对美丽的鸟儿——更美、更高贵。

原来，一直就在眼前啊——勇者和他的搭档，面对面，害羞地微笑着。店长的颈间和国王陛下的左手，闪烁着相同的光芒。

「但、但是，为什么会在这家店呢？」

正因为活生生的他们就在眼前，我再次感到惊讶，也有些困惑：如此伟大的人，竟然会悄悄开起店来。

「那是……」

国王大人看向店长。柔顺的发丝轻轻摆动，桌上橘色的灯光映照着重正的脸庞。店长换了手臂，花了一段时间，露出洁白的牙齿。

「秘密」

那一刻，他的笑容，就像当年我问颈间戒指的理由时一样，充满了喜悦。

然后，我又要了一杯热牛奶，不过这次是为了聆听「勇者与勇者的搭档的故事」。并不是他们拯救世界的那段旅程，而是之后，他们亲口讲述的，两人一起巡游各地的经历（我之前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旅程，简直是惊天外传）。

他们的语气虽克制，却充满了喜悦和快乐的回忆。我既惊讶又紧张，心怦怦直跳，惊险又紧张，同时笑得肚子都疼了。店长怀念地眯着眼睛，完全没有一丝厌倦。正如他说的那样，这段经历虽发生在和平的世界，却依旧是一段充满刺激与戏剧性的冒险。内容丰富得简直不该只在这里讲，但对他们来说，

那并不是伟业或传说，而是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特别且珍贵的「回忆」。能够听到其中的一部分，我的心里暖得几乎要麻痹。

时间转瞬即逝，当我喝完第二杯热牛奶时，终于猛然意识到。国王陛下忙里抽空来看「搭档」，而店长在完成一天的工作后，如此迎接「勇者」。现在的这一刻，是两人能够慢慢交谈的难得机会。

「对、对不起！打扰你们两人的时间了……！」我慌忙低下头。勇者和搭档都轻松而平静地笑着说：「完全没关系」「别在意啦」。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再打扰这段时间。

「不过夜也确实晚了呢。本想说『留下来吧』，可是……地方不够。」这样一个令人惶恐的提议，我回答：「我回去」

正当我准备起身时，是国王陛下拉住了我。「那个啊……」他沉吟后，眉头微低，「也许会让你想起什么，不过……」

「是关于思乡病的事啦」

对，我也因此丢脸地哭了起来，被两人安慰。沉浸在冒险故事中，我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情绪，羞愧得耳朵都热了。

国王陛下表情缓和后，缓缓端正坐姿，直直看着我（清澈得无以比拟。我从未见过如此的眼睛）。然后，他以凛然而低沉的声音，对我说话。

「想家吗？」

我点了点头。「是的」

「那，你想回故乡吗？」

我愣了一瞬，但答案很快就浮现——「不想」。我摇了摇头，随后意识到自己的心情竟是如此意外又奇妙，不由得退缩。国王陛下微微皱了皱额头。

「想念故乡，但还不是回去的时候。不能回去，也不想回去」

我抬起头，国王陛下带着一点顽皮，略显害羞地露出洁白的牙齿——那一刻，我心里豁然开朗。这就是我的心情吧。那些漂浮不定、摸不着头绪的感受，终于有了名字，说出口后，连力气都变得轻松了。

我凝视着国王陛下，感到很奇妙。作为国王的勇者，也曾有过这样的心情吗？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村民，会抱有这样的烦恼吗？勇者平静地微笑着，仿佛在轻轻安抚我心中的疑惑与不安。

「那种孤单的感觉，也是你宝贵的一部分，所以，不必责怪自己。这是可以好好珍惜的东西哦」

「我的……一部分……？」

「那是卡缪以前对我说的——」

「我说的？」

话题突然转向自己，店长显得有些惊讶。他眨了眨眼，用手指擦了擦下巴。

「你说过啊，二人旅的时候」

国王陛下轻轻作声，那蜜色的睫毛中，我仿佛看见了他们过去遥远的时光（那是我无法想象的旅程。他们经历了那些，勇者和他的搭档，一起……）。

「我不想回去。只是怀念而已。就算明白了，孤单的感觉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袭来。不过，那并不是坏事，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虽然也得学着和它相处啊」

国王陛下眉尾轻轻下垂，露出一抹微笑，而轻轻叹息的，竟是店长，比我还要先松了口气。

「你变得……很成熟了啊」

「嗯。毕竟我也是国王嘛」

他挺起胸膛，努力摆出一副自信的样子，反而显得有些孩子气，店长和我忍不住轻轻笑了。

国王陛下鼓起了腮帮（那模样又十分可爱），最后三个人一起笑了起来。

壁炉里的火光，像阳光洒落一般。温暖、柔和、让人心头暖洋洋的。我不知为何，又差点哭了出来，但强忍住了。

两人起身，送我到门口。店长一边帮我整理羽织的衣领，一边说：「要送你回家吗？」我苦笑着摇头。面对店长的过度关心，我当然回答：「没关系的」。

刚刚度过了这样愉快而温柔的时光，回家的路上，我或许会感到一丝孤单。躺在床上，或许又睡不着，眼泪也可能会渗出来。但是，我一定没问题。因为，这样就好。毕竟，这是勇者的认可。

我整理好姿势，向两人深深鞠了一躬。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我们才要谢谢你呢。很开心！」

「如果感到辛苦了，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商量。不只是想家这件事哦。我会给你做热牛奶的」

「下次也要这样再聊哦」

这次一直都是我们在说话，下次要听你讲讲你的故事。是啊，听到那柔软而真诚的声音，我感到有些惭愧。我只是个普通的村民，没有什么值得告诉谁……告诉勇者的事情。没有让人心跳加速的，也没有令人期待的东西。但国王陛下所说的，肯定不是这些。他不是想听有趣或无聊的事，而是想听「我」的故事。国王陛下的眼神，就是那样看着我。我鼓起勇气，轻轻点头，说了「好」。想着总有一天，要讲故乡的事情。讲我成长的村庄。

「晚安」

「辛苦了。晚安。明天见」

「晚安」

店的外面，寂静而寒冷。石板路上回响着我的脚步声，薄云密布的天空里，看不见星星，也看不见月亮。冰冷的风拂过头发和耳朵。我缩着背，一步步踏着地面走着。

身体里，还残留着店里的温暖。暖洋洋的。美味的、略带成熟感的热牛奶，在舌尖上、在腹中，清清楚楚地停留着。白色的呼吸吐了出来。

我想象着国王陛下和店长曾经一起旅行的情景。再次描摹他们对我讲述的冒险。还有那善良的二人，以及他们的搭档们，拯救世界的传说。拯救的世界，就这样构成了我们的当下。如今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所孕育的世界之上。

我想着自己的故乡，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

渺小，却沉重。寂寞，带着微微的寒意，却也夹杂着温柔的思念。但，这样就好。

国王陛下曾说过，这些都是值得珍惜的。我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寂寞的情绪。确实，这就是我的感受，是我必须承载的重量。

一步步踏着雪走去，身体仍然温热。今夜，也许能安稳入睡。但——

就算睡不着也没关系。我再次吐出一口气，抬起头。家家户户的窗户里，还微微透着灯光。

这是尤格诺亚的一个静谧而美丽的冬夜。

Menu 5.

料理店、卡缪君、与路人的生日

春天来了。阳光洒下，看上去暖洋洋的。打开窗户，空气比预期略微清凉，轻轻拂过耳边。可这并不是刺骨的寒，而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温度。万物复苏的气息让全身都兴奋起来，胸口也跟着跳动——春天来了。

冬天也很美。尤其是清晨被雪覆盖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变了模样。静谧而庄重，尤格诺亚庄严的街道被白雪映衬得熠熠生辉。清冽的空气刺痛鼻尖，踩在厚厚的雪上，软软地沉下去，让人惊讶。雪花闪闪发光，触碰时冰凉而融化，在我指尖留下痕迹。初次遇到雪的我惊讶地看着，店长笑着说：「反应真好呢」。

我和店长一起在店前扫雪。每一片雪花都轻得像空气，但一旦聚成一团，就沉甸甸的。松软的雪压实后会变得坚硬，如果玩得久了，指尖会冷得发痛。我一边挣扎，一边看着店长轻松地用手（竟然不戴手套直接裸露）捏出一个个小雪人，摆在窗边。那些雪人随冬天离去，而取而代之的，是春天里新栽的花。几天之内，它们的花苞迅速膨大，不久就会盛开，店长说。

店长从不让花儿凋谢。无论店内还是店外，总有季节的花静静地存在。大部分都是店长亲手栽培的。简单质朴，却带着一丝优雅，很适合这家店。即便寒冬，窗边和桌上的花依旧盛开，让人惊讶。它们是耐寒的品种，在克雷莫兰也很常见。我说：「您真喜欢花啊」

店长回答：「不完全是这样」，然而他抚摸花瓣和叶片的指尖的时候，都透着温柔。在店长的悉心照料下，花朵的叶脉光亮润泽。

「花朵们总是安稳地笑着，像默默陪伴在你身边一样，让人安心，对吧？」

店长略带害羞地笑，我却想起了国王陛下。

冬天固然美，但我更喜欢春天。色彩丰富的季节，温暖而阳光明媚，天空与草地都漂亮。想跑到户外画画，想用新买的颜料尽情作画。我想认识这个世界，想去描绘它。想看尽各种事物，一种身体里涌出的冲动，不由自主地冒出来。记得自己离开村子，也是这个季节。

「你看起来很高兴啊」

「……是吗？」

「是啊。看起来神采奕奕的」

「神采奕奕？」

我不禁有些害羞，店长咧嘴笑着，把招牌翻到「OPEN」状态。我挺直背，深吸一口气。神采奕奕……虽然自己不太清楚是什么样子，但很开心。不出预料，今天肯定又是忙碌的一天。

店前和窗边的花开得正盛，蝴蝶和蜜蜂飞来飞去。那天店里也很忙，从中午开始就一直坐满顾客。餐具洗得不够快，还得拿出备用的盘子。店长忙得连吃饭都没空，只能站在厨房里匆匆扒了几口。像这种连店长也忙不过来的时候，老顾客们会

自己拿菜、搬酒、用布擦桌子，甚至帮忙接其他客人的点餐。店长从厨房里喊着「喂喂，真的假的」，大家都乐于助人，令人感激。

就在忙碌的下午即将过去的时候，店里的灯忽然全灭了。不是一盏，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烛光也不足以解释这种不自然，仿佛有人精心安排过似的。

我慌忙环顾四周。室内比窗外黑暗，而窗外的天依旧明亮。夕阳已过，天色呈现惊人的蓝色，与残阳交织，光线像洒落的红酒，氤氲柔和。夜幕开始了，街灯淡淡圆圆，家家户户灯火闪烁，屋顶上零星星辰闪烁。尤格诺亚的暮色如此美丽。那份惊讶与回忆，至今仍留存于我心底。

店里没有喧闹，像是一首歌流淌。每个人都在唱，却不乱，笑声也混杂其中，但拍手整齐有力，充满整个不大的店。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dear——」

随后的名字让我不禁出声笑了，但很快被歌声吞没，我几乎听不见。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于是，最后一阵热闹过后，消失的灯忽然又亮了起来。抬头一看，全都在客人的怀里。客人们都看着我，像是成功搞了一个小恶作剧，连鼻尖都闪着光泽，满脸都是开心的表情。

紧接着响起的掌声如同爆裂，我的眼睛和耳朵被闪得有些晕乎乎的，还没搞明白发生了什么，店长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双手捧着又大又圆、闪闪发亮的东西——是派——苹果派。店长咧嘴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神情爽朗。

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特殊的日子，妈妈会做给我吃。派皮光滑油亮，蜡烛像画圈一样插在上面。一支、两支……十七支。啊，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祝你十七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声音在空气中回荡，掌声再次响起，不远处还有香槟塞子啪地飞出。有人拍我的肩膀、敲我的背、握手，我的身体被前后左右摇晃得晃来晃去。

「这家伙被吓到了」

「哈哈」

「十七岁啊~！年轻真好」

「祝你生日快乐」

「一直以来辛苦了」

听着四面八方传来的这些话，我被揉成一团，慢慢地、渐渐地，头脑才稍微清醒过来。虽然明知道不行，但不管怎样，鼻尖还是酸酸地痛。吸了吸鼻子，头和脸又被泪水弄得湿漉漉的。背上被拍了一下，我踉跄了一下，脸颊被揉得有些疼。

「喂喂，就到这里吧」如果店长不制止，估计我早就被揉成皱巴巴的桌布了。

生日。今天是我十七岁的生日。

「为、为什么大家会知道这件事？」

「嗯？你以前不是说过吗？」

店长笑着回答。

「我就想着要好好庆祝一下。然后大家也都很乐意，就变成了这样的惊喜。」

「当然了。你一直都很努力嘛」

「我们也想祝福你嘛。要祝福的话，用惊喜会更有趣吧」

「是啊」

「所以才让你吃惊啊。来吧，生日快乐啊」

我再次被鼻子和眼睛的酸涩弄得急忙擦拭。

我把生日告诉店长还是很久以前的事，大概是我刚来的时候。可能在聊天中随口说的，店长却记得清清楚楚。店长对自己倒是马马虎虎，但别人事情都记得很清楚。常客的生日和纪念日，他会送上喜欢的食物。但他自己的生日，连具体哪天都记不清，还笑着说。

「快，把蜡烛吹灭吧，一口气吹掉」

店长催促着，周围的人也拍着我的背，我看着眼前的苹果派。

苹果派。圆形的整块苹果派。光滑闪亮，装饰和边缘编织得整齐有序，烤成了金黄色，每一处都很美。上面插着蜡烛，火光炫目地摇曳着，让派的颜色更加闪亮。蜡烛的数量是十七根。生日的时候，就要在蛋糕上插上和年龄一样多的蜡烛。就像绘本里的生日一样。就像做梦一样，又大又华丽的苹果派。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闻到的是烤苹果派的甜香，还有温暖店里的氣息。生日。十七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我照着说的，用力一口气把十七根蜡烛全都吹灭了。掌声和口哨声随之响起。头发被揉得乱糟糟的。果然像做梦一样。能被这么多人这样祝福……

「……好开心，好开心，我……」

我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发出了声音。擦了擦脸，湿漉漉的。一直在哭，差点快要有个外号了，但大家只是温和地笑着。没有取笑我，也没有调侃我。取而代之的，是认真地看着我。

「起初，我还担心你行不行呢，不过是多虑了啊」

「画也进步了不少吧？」

「如果有什么事，我们能帮忙的话一定告诉我们」

「大家都知道你做得很好」

我吸了吸鼻子，点着头，一次又一次地。

「谢谢，谢谢……你们」

能说的也就只有这些了。因为，我从没想过会有这样的日子。那个快要在路上倒下的我，竟然能在这里过上生日。一个微不足道的村民，竟然身处如此辽阔的国家，还能被这样庆祝生日。要是十六岁的我说这件事，他肯定不相信吧。曾经那个因不安、贫困和孤单而颤抖的我，现在想挺起胸膛。能带着这样的心情挺起胸膛，我感到很开心。十七岁的我，幸福得令人惊讶。

苹果派是大家一起吃的。要不然，我根本吃不完。店长笑着说：「偷偷给你做这派还真不容易啊，多亏了花店老太太家的大烤炉帮忙。」难怪从外面就能闻到那股特别香的味道。店长熟练地切好分配，但我那一块特别大。漂亮的切面里，苹果几乎塞得满满当当。

「我开动了」

「好耶」

豪华漂亮的苹果派，旁边还配有冰淇淋和薄荷。我拿起叉子，混合着紧张和期待的心情，咬了一口。

「——！」

手和嘴比语言先行动，我立刻又咬了第二口。努力克制着想狼吞虎咽的冲动，慢慢细细咀嚼。咽下去太可惜了，但喉咙却像催促一样，跳动着要把它送进胃里。直到那一刻，我才终于发出如同叹息般的感想：

「……好好吃！」

「哈哈哈！」

我说的话让店长的眼角微微舒展。「我啊，对甜点什么的可不太拿手」他这么说着。

「那我也尝一口」

「哦——好好吃！」

「要不要也放进平时的菜单里？」

「真的吗？可算了吧，做甜点可得绷紧神经呢」

苹果爽脆，奶油绵软香甜。派皮酥脆，散发着香味，肉桂放得稍多，所以微微带点辛味。

「好好吃，好好吃啊！」大家纷纷喃喃称赞，四处响起满足的声音，某处还有开葡萄酒塞的「砰」声。

「虽然肯定跟我妈做的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啊。好吃就行」

我真说出这种话了吗？这确实是我的心头好。在乡下的村子里，最丰盛的美味，最终还是母亲亲手做的料理。被看透了，觉得有点害羞，却也同样开心。

「是的，」

我点点头。原本应该是甜酸的味道，却带上了一丝咸涩。我赶紧用手臂擦去眼角滑落、差点落到派上的泪水。

「好好吃」

我抬起脸。烛光洒在脸上，闪闪发亮。在那光芒的包围下，大家笑咪咪地看着我，微微点头。大家都喝了点酒，脸颊微微

泛红。店长害羞地揉了揉鼻子，又拧开了一瓶葡萄酒。是尤格诺亚的葡萄酒。说是还年轻，但口感清爽轻盈。因此不需要复杂的讲究，顺顺利利就能喝下去。这个国家的味道。今天也干杯，为健康的一天。有人像唱歌一样说道：

「非常好喝！」

家里的苹果派，苹果都是切得很碎，接近果酱的口感。因为兄弟们缠着要吃，所以母亲奢侈地多放了卡士达奶油，味道偏甜。

我大口品尝眼前的苹果派。和母亲做的派不一样，但正因为不同，所以很好。开心，好吃。这味道告诉我，自己离开故乡，走到遥远的地方，还能这样被庆祝。苹果派，对我来说，依然是特别日子的味道。是我十七岁生日的味道。

＊

＊

＊

＊

抬头看着天空回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夜幕落在每一片屋顶上。星星在旋转，可能是因为微醺。即便已经长大成人，酒量依旧不行。

顺着店长劝我喝的酒喝下去，我连拖地都觉得有点困难。店长非但不生气，还说「主角不要干活」，让我坐回椅子上，又给我续了一份苹果派和红茶。等我吃完，把杯子和玻璃杯里的东西都喝得干干净净时，听到常客说：

「生日的话，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好，明天又要被店长使唤了啊」

「真是没法反驳啊」

常客们哈哈大笑，不知拍了我多少次背。我虽然醉意上涌，脑门也有些发痛，但还是撑住了。

「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回家？」

我意识轻飘飘地晕乎乎的，但对过度保护的店长摇了摇头，那是我清晰的意志。毕竟，我已经是大人了。十七岁。

「明天也请多多关照」

视线微微晃动，我在门口回头，低下头致意。鞋尖脏兮兮的，但映着烛光呈现橘色。我回身叹了口气。眼前是店长，还有常客们。店里明亮、闪闪发光、愉快、轻快、温暖。这家店，店长，还有这里的人们本身，都是如此。光亮刺眼，让人目眩。

我不断眨眼，不知为何，店长也眯起眼睛，显得有些眩目。
「回去路上小心啊，」他帮我整理上衣领。

「我这边也请你明天继续多多关照」

微带冬日余韵的风，吹在微热的脸上，格外舒服。我深吸一口气，再缓缓呼出。呼出的气已经不再是白雾。手袋里装满了生日礼物。鼻腔深处还留着苹果派的香气。

回到家时，有两封信等着我。我微微吃惊。

两封信各自呈现不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一封信，信封上时不时带着些许污渍，封口鼓鼓的，已经膨胀到看起来要爆开，还是熟悉的模样；另一封信，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信封边缘装饰精美，笔挺美丽。——我怀疑是不是寄错了，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翻过来一看，封印上是这个国家——尤格诺亚王室的徽章。

我心头一紧，瞬间清醒过来。盯着这封美丽的信看——对了，想起来了。好像有人说过，生日的时候，会收到国王寄来的贺卡。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仔细地拆开封口。从雪白的信封里拿出的，果然是同样雪白的卡片。卡片角落有和信封相同的装饰。

卡片上印着一条祝福国民生日的讯息：

「祝你生日快乐。感谢并庆祝你的诞生。愿这一天成为美好的一天——」

就这样，即便是普通国民，甚至像我这样并非在尤格诺亚出生长大的外来者，国王也会为每一个人的生日送上祝福。啊，真是令人欣喜，又让人感到无比敬畏。

（我心怦怦直跳，同时又稍稍松了口气。要是这是国王陛下亲笔写的，那可就糟了。国王陛下可得整天不停地写生日贺卡啊。）

我叹了口气。目光一次次落在文字上，细细品味。然后，无意间把卡片翻过来时，我发出了有些无力的声音。

「——哎呀」

卡片的背面，有另一条讯息。而且不是印刷的文字，而是确实实用钢笔直接写下的。

「生日快乐。感谢你来到尤格诺亚，在那家店里工作。希望能再和你聊聊。」

我的醉意顷刻间消散，直接坐到床上，重重地仰面倒下。仰望天花板。心脏似乎要停止跳动，这正是那种感觉。脖子以上，仿佛要冒出热气一般滚烫。

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温柔的文字。每眨一次眼，我都害怕它会消失，但它却稳稳地呈现在眼前。原本以为是纯白的纸张，仿佛被织入了细微的颗粒，在烛光下闪烁着，如同星星的微光。

「……」

我轻轻地触摸着美丽卡片上的文字。浓绿的墨水形成的每一个字角都圆润，形态平和。我想起国王陛下——「这是国王陛下写的字啊」，十七岁的生日。

我坐起身，把美丽的卡片小心翼翼地放回美丽的信封里，然后轻轻地收进桌子右侧的抽屉里，珍重地保存起来。

接着，我看向桌上另一封信。信封隐隐鼓起，比平时更显膨胀。村里没有可靠的邮递服务，这封信必须翻过一座山，送到邻镇。从那里，还要经过漫长的道路。在这漫长的旅途中，它被弄得略显脏污，但最终，还是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我手中。

我必须给这封厚厚的信写回信。

写下有人为我庆祝生日；收到了好多美味的派和礼物；还收到了国王陛下的生日卡。

卡片上有国王陛下写的留言；我没有感冒，也没有受伤；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身体很好。

我已经十七岁了。

桌子上摆满了生日礼物。夜空格外晴朗，屋顶上仿佛洒满了星星。故乡的村子当然看不到。偶尔我还是会感到孤单，但这里是个好地方，大家都很温柔，我也很健康，而且——我长了一岁。

Menu 6.

料理店、卡缪君、与路人

回想起在那家料理店度过的日子，感觉真是短暂极了。按时间算，不过一年多一点。和之前的人生相比，或者和之后的岁月相比，那真的就像一瞬间的事情。

可是，在那家店里的每一天，都格外鲜艳、特别、闪闪发光。即便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过去，依然不会改变。

如果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不变的东西，那么对我来说，那就是在那家店度过的时光。在那里，我永远是个年轻的、爱哭的画家兼服务生。青涩的我，在那家店的回忆里，依然闪闪发光。

那是宝物。对我来说，那家店就是『命运』。现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未来再有多少快乐、多少有趣的事情，那段回忆绝不会褪色。我会像悄悄窥视珍贵的宝石箱一样，温柔地回忆它。就像美丽的宝石。回忆起阳光明媚的秋日，比任何天空都澄澈闪亮的蓝色光芒。

那是白云茂盛、浮在晴朗蓝天的季节。云朵蓬松得让人忍不住想跳上去，就像成群迁徙的羊群一样。天气干燥又炎热，所以冷汤卖得飞快。下午时分，锅底的汤汁已经没了，没喝上汤的常客们撅着嘴，用新鲜烤鱿鱼下酒喝得酩酊大醉。喝得多了，自然也想多吃。

店长总是慷慨回应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今天他却无奈地耸了耸肩：「不好意思，今天那个也卖完了」

「啊，难得见到这种事」

今天依旧辛勤工作的木匠们，擦了擦满是污渍的额头，显得有些失望。最近这里的活儿格外多。

「抱歉啊，这个当作补偿吧，不用付钱。还有，那边架子上的酒，喜欢的就挑一瓶带走」

「啊，啊……谢啦，不过，怎么了？进货不顺吗？」

「不是那回事」

店长露出洁白的牙齿笑了。那份无忧、清爽的笑容，让男人们闭上了嘴，只顾享用店长送来的「酸香腌菜」。尝了一口，虽然有点酸，却很快缓解了疲惫的身体，让人开心地扭动、享受那份美味。

店长用剩下的食材不停地做菜，摆满桌子，几乎不收钱，最后还把做好的小菜、腌制品等零碎东西打包，让大家带回去当下酒菜。虽然有客人感到疑惑，但店长一贯如此豪爽好客，再加上大家喝得正微醺，谁也没有多说一句抱怨的话。

厨房比平常早些开始打烊，空得惊人。连一只小虾都不剩。明天准备用的材料也没有了。

从傍晚开始，我一直觉得不太舒服。端着盘子走向客人的桌子时，心里非常忐忑。我隐约感觉酒架上的酒品「有点少」，

却眼睁睁看着它们瞬间消失，只剩下光秃秃的木架，甚至有些头晕。

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食材总是很丰富，就算客人提出无理要求，店长也会边调侃边应付。常客们总说，「这里什么都能端出来」。事实上确实如此。即便如此，明天用的材料也会按计划妥善保存。等到丰盛的食材稍稍减少时，戴克先生就会来补货。厨房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充裕。

空空的厨房显得格外寂静。洗干净碗碟整齐叠放，静悄无声。关掉灯，仿佛整个空间都变得像洞穴般冰冷。

「辛苦了啊」

洗碗和拖地的活儿做完后，店长像往常一样慰劳我。他翘起腿斜靠在椅子上，肘撑在桌上，悠闲地坐着。「你也坐吧」，他指了指对面的位置。

店长一边啃着烤得酥脆的鱼头和鱼骨，一边小口啜着酒。低垂的眼睑投下的睫毛影子里，除了单纯的疲惫，还隐隐透出一丝深沉。我看到这，胃里猛地一沉，店长自然察觉到了。他轻轻苦笑，把骨头和酒递给我。平时我会欣然接受，但这次我摇了摇头。店长修长的眉尾微微下垂。

「抱歉啊，让你不安了」

店长的声音柔和得像在安慰人，我却暧昧地摇了摇头。

我自己都清楚，自己的举止有些异常。客人们似乎被常态以外的状况弄得太不灵活，但更让我注意的是，他们的视线总是落在我身上——一个因为店长过于慌乱、出奇大方而显得手忙脚乱、憔悴不堪的我身上。

「店长，那个……」

「唔……」

所以，我吞吞吐吐的话，店长早已完全理解。甚至我半开着嘴，带着撒娇似的扭曲表情；甚至我对不稳重的店长有些责备的心思，店长也全都察觉到了。

店长解开交叉的双腿，端正了坐姿。我光是看到这一幕，就忍不住想要逃开。心头涌起不祥的预感，喉咙像被石头堵住一般，痛得呼吸都困难。

「……事情有些突然，——从明天起，我打算关店大约一周」

「这么突然，实在很抱歉啊」，店长道歉道。

听到「一周」这个词，我心里稍微松了口气，但不安仍像慢慢刺痛一样存在。

「这是我的决定，所以休假的工资我会照常发。放心吧。带薪休假，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不用担心生活费，店长有力的语气，充满着为了让我安心的坚定。可我反而，可能，表情有些阴沉。

我反复咀嚼着店长的话。带薪休假……

钱，当然是必要的。不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村里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即便在和平的世界里也是如此。生存本身就需要花费金钱。这一点，我在到达这个国家之前，就已经深刻体会过。能吃到足够填饱肚子的食物，能有一份维持生活的工作，这份珍贵和感激。

可是，这家店不仅仅是为了这些。这家店，不只是这些，它带给我的，似乎还有更多。

那句话几乎要冲上喉咙，差点脱口而出，但最终还是吞了回去。它在腹中翻滚，却让我意识到，在这一刻，我无法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而且，我想问的，也不是这种事。我换了句话，却还是忍不住结结巴巴地说：

「……身体状况不太好吗？」

「不，不是那个意思」

店长一边无奈地笑着，手掌轻轻挥动。依然生龙活虎，嘴里还啃着鱼尾巴。

「有点事……现在不能说。请你谅解」

「啊……」

店长带着歉意垂下眉头，轻轻侧了侧头——这一动作，让我彻底说不出话来……不仅是我，连旁边的常客们也明白了：「我们也有错」。面对完全说不出话的我们，店长却丝毫没有忽略。到了这个地步，谁也比不上店长的洞察力。

「……我在犹豫该怎么办。不过今天，客人意外地了不少。所以，也就下了决心吧……或者说，心里踏实了吧……突然的事，真抱歉」

我慢慢地点了点头。目光落在那张据说用旧木头做成的桌子上，凝视着深深的纹路，试图把刚才听到的话在脑中消化。踏下决心……心里踏实……这些我从未了解的词语在脑中回响。到底是什么决心，是什么让他心里踏实了呢？

如果是稍早的我，大概会就这么默默地点头。既然店长说了，那就一定如此吧。不会多问，也不会怀疑，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接受。

但我只是盯着桌子那道深深的暗纹。今天，也有很多人坐在这张桌旁，吃着美味的料理，喝着酒，吃得饱饱的，然后满

足地离开。我为这张桌子上摆放过餐盘，也为收走的盘子擦拭得干干净净。我原以为明天、后天，也会这样继续。

我是这里的员工。员工啊。所以，我理应有权把这份不安说出来吧。大概。或许吧。

我颤抖着艰难地张开嘴唇，努力让打结的舌头动起来。

「店长，你……不会……突然消失、——逃走吧？」

我忍不住这样想。店长那么帅气、那么从容，体贴、温柔、大方又洒脱。也正因为如此，他好像根本没有固定在什么地方。不让自己困于执着，慷慨分享，不固执，也不倔强，所以让人觉得他随时可能突然消失。不会留恋什么，也可能不在意这家店，这座街，甚至连那位国王，都会被丢在一边吗？

店长瞪大了他那海色的眼睛，目光定定地落在我身上，眨了眨眼，然后猛地笑了出来。对着「逃走」这个词，哈哈大笑起来。

「才不会做那种事呢。绝对不会」

店长干脆地摇了摇头。无论表情还是声音，都没有任何含糊。

「让你担心了，不好意思。我很健康，也不是讨厌这家店。怎么说呢……就是度假吧，『假期』那种，度假……」

店长说着「度假」，认真地点点头，然后把盘子上最后一根鱼骨放进嘴里。

「嘿嘿，偶尔放松一下也不错吧？最近一直在做店长，但我可是前盗贼、前宝藏猎人、前海盗呢」

听到这话，我一怔。震惊之余，又觉得释然，心里松了口气。对啊，我一直只看到他作为店长的样子，但他原本就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啊。盗贼、寻宝猎人、海盗。更何况，他还是勇者的搭档，走遍了世界各地。

我感到一阵羞愧，心里火热。自己到底以为自己了解店长多少呢？而且，店长一直在辛苦工作。早起晚归，连午餐都常常顾不上吃。虽然我可以休息，但在店铺的休息日，店长还得处理采购、准备食材、核算营业额、计算账目，以及其他琐碎的事务。

——我怎么会忘了这些呢？当然，店长也需要偶尔放松啊。我一下子满是反省。店长好不容易想休假，而我却疑神疑鬼，还想搅局。

「对不起，我……我……！」

「不，是我事先没商量，是我不对。抱歉……而且一直让你连休息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就好好放松吧」

面对我这个迟钝的家伙，店长一点也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一丝调皮的笑容，说：「大家都一样啊」。

我一下子心里暖暖的。我们都是这家店的一份子……像伙伴一样……被他这样看待，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刚才可能表现在我脸上和语气里的那份「郁闷」，仿佛被店长完全看透了，虽然有些害羞，但也感到非常开心。

在互道「辛苦了」之后，又交换了「那……一周后见」这样的问候，我带着既紧张又有点被轻轻挠到的、羞涩的心情，走出了店门。

「既然如此，我打算好好悠闲地游览一下尤格诺亚」
「那就好」

店长看起来很高兴。然后他说：「那这个就当作你休假的小补给吧」，从厨房深处拿来一瓶酒，递给我。虽然我酒量很差，但这是我曾说「好好喝」、很喜欢的蜂蜜酒。店长把这瓶酒留给了我，就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一样。除此之外，他还给我准备了一块沉甸甸、结实的培根。

「祝你假期愉快」

「假期愉快」

怀着这份沉甸甸的喜悦，我走出了店，穿过小巷，仰望屋顶上的星空。此刻，我终于感受到一阵久违的轻快心情，心中洋溢着清爽的喜悦。

我轻轻哼着刚刚落在唇上的新鲜音律——「假期愉快」，多么美好的话语啊。

于是，我开始了自己肆意、几乎有些放纵的悠闲一周。

『致客人：本店因店长临时休假，一周内暂停营业，敬请谅解』

这张告示给很多人带来了不小的震惊。然而，「临时休假」几个字（大概是因为我看到店长要「闭店」而慌乱，所以特别写明的吧）让大家在惊讶过后，都点头认可：「确实如此啊」

「平时也太忙了啊」

「我也总是待得太久」

「我们太依赖他了啊。啊，偶尔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呢」

几个人聚在一起，互相点头，甚至稍微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然后轻快地散开。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很有道理」，可见店长平日里工作确实十分勤勉。而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的脚不自觉地走向了店里。

休假的第一天，我忽然有种差事刚办完的心情，想着「得去店里看看」，就走向了店铺。走进小巷，看到店门上的白色告示，以及几个人认真盯着告示看的背影，我才「啊！」地意识到，手里抱的不是食材袋，而是速写本和铅笔。

常客中的一个人忽然回头，看见了我：

「喂，小子，听说店休假了？」

「啊？」我愣住了。

「你也被劝好好休息吧」旁边的男人也回头看了我。

「嗯嗯，最好是这样」

「我正趁观光游客的心情在街上转呢」

那些大叔们笑着说：「那倒不错啊」。

我说「和店长说的一样」，大家就哈哈大笑。

「不错啊。毕竟是尤格诺亚国啊。还有很多地方在建设中，但我们会慢慢建设起来」

「完全同意。我喜欢这个国家啊，年轻而美丽」

「嗯，当然我也喜欢故乡，但能住在这个国家，我也感到自豪。还有这家店……」

「待得很舒适啊——哦，午休时间快结束了。这周换个地方吃午饭吧」

「那家店也不错，怎么说来着？就是鞋店对面那家」

「哦，那就去那里吧」

「小子啊，好好享受假期」

一群大叔笑闹着走出小巷。我再次注视告示，心里有些发痒，又有些温暖。如果店长听到这些话，一定会深深点头，然后请我喝特制的青柠酒。我也走出小巷——好假期啊，这样也不错。

想着店长像是把这国的名声当作自己的喜悦一样笑的样子，我又想起了国王大人，于是萌生了去城堡看看看的念头。

尤格诺亚城是街上最为宏伟的建筑之一。到处搭着脚手架，今天也有从各地运来的石材和木材堆得高高的。我看着高声指挥、配合工作的工匠们，心里想：「真卖力啊」——这种感想反而让我觉得有些自己事不关己，心里小小地懊恼。就在正午，工匠们汗流浹背，我却在悠闲地享受假期。心中夹杂着些许局促、特权感和优越感，我朝城堡正门走去。

城门开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城堡范围。城内有未完成的区域，出于安全考虑禁止进入。不过，每年有一次特别开放，据说很多游客都会特别期待这一活动。夏天左右举行，所以可能很快就要开始了。

即便不能进入城堡，环绕城堡的庭院也很壮观。五彩缤纷、盛开的花朵散发着芬芳，整齐的树木显示出园丁的用心。这些信息我是从常客那里听来的，而我只是看得入神，傻傻地张着嘴。庭院花木繁盛，据说尤格诺亚城完成还需十年，但即便如此，已非常雄伟。

国王陛下此刻在做什么呢？

当然，我这种人想要窥见国王大人的行踪，只会让自己心惊胆战。即便国王大人曾到过店里，我也不敢自以为和国王亲近。

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象：在高高的窗户那边，那位美丽、英勇又温柔的国王陛下，现在在做什么呢？

我边看窗户边踱步，突然与城门附近的守卫对上了眼。被发现盯着城内看也不是为奇。我慌忙移开视线——虽然更可能引起怀疑。此刻我想立刻离开，但若就这么逃走，也显得可疑，而且对国王陛下——对温柔的国王陛下——那样态度，好像也缺乏诚意。（温柔的国王大人，即便是我这种乡下人也一视同仁，轻轻抚过我哭红的背，手掌温暖而宽大。生日卡背面的文字……）

我慢慢走向守卫：

「啊、那个……」

「怎么了？」

「……国王大人现在……安好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我本想表达类似意思，但话到嘴边却舌头打结，结结巴巴。
守卫那精心擦拭过的铠甲闪闪发光，让我忍不住低下视线。

虽然我有些冒失，守卫却和蔼可亲，似乎习惯了这样的情况。他大概是见过很多像我这样的观光客。

「国王大人现在不在，他出外访问了」

据守卫说，国王今天清晨刚出发，大约一周后回到。

「真是忙碌啊。希望他能偶尔放松一下」

守卫有些困扰，轻轻摇头，眼神中充满了对国王的关切。

「放松……度假之类的，也不能吗？」

「度假！真的希望他能享受这样的休假。啊，今天的天气尤其适合度假」

守卫眯着眼仰望远方的天空，蔚蓝深邃，风爽朗，真是绝佳的观光日。

守卫转向我，仔细端详我的面孔，然后露出和蔼的笑容：

「你是来观光的吗？如我所说，伊莱文大人很忙，平时很难见到。但有时会在广场露面。今天运气不好，但请尽情欣赏这美丽的庭院和尤格诺亚王国」

守卫的关切与话语让我深深点头（毕竟这周，我就是游客）。

「近来的国王真是忙碌啊……在那张美丽的面容上，似乎也略显疲态。虽说是健康之人，但还是担心他的身体和心灵会

不会过度劳累……国王有太多我们无法知晓的事务啊。若有谁能在国王身旁，比左右大臣更贴身地支持他……噢，刚才的话当作没听见吧，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守卫自言自语罢了」

我当然点头致意，然后继续在庭院散步。看着盛开的玫瑰，心中衷心祈祷国王陛下的健康。

从城里回来的路上，我经过了花店。店里居然不是店主老太太，而是每周日帮忙的她——店主的女儿。

她猛地回过头来，肩上的发丝轻轻跳动，随风晃动，然后我们的目光相遇。花店的女儿微微勾起桃色的嘴角，笑了。

「哇，你好啊」

「你、你好」

我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明明在店里做接待工作时，我已经能稍微明亮地打招呼了，可在她面前，却完全不行。

「听说，你们店今天休息？」

「嗯……是的」

原来如此。所以我才会在散步途中，现在正是从城堡看完回来的路上——如果我能这样说就好了。可我这会儿，只能愣愣地站着，低着头。对自己感到无比惭愧。

该死，振作起来啊，我！

「啊、那个——今天不是星期天，但，你……在看店啊？」

我慌慌张张地问出这个突兀的问题，女儿一点也没有露出嫌弃的表情，只是微微一笑——有点害羞，又深深地笑了笑。

「奶奶让我多帮衬帮衬。我原本只是想着偶尔帮帮忙而已」

花店的女儿耸了耸肩。肩膀又细又小，仿佛一碰就会折断。

「她最近老唠叨，说『要是我倒下了，这店怎么办啊』什么的」

嘴巴撅着，却是又滑稽又高兴的表情。

「不过，总觉得奶奶似乎能一直很健康呢」

「呵呵，真的呢」

我们相视轻轻笑了起来。就在这时，奶奶精神抖擞地喊道：
「喂——你去哪儿啦！」声音响亮，叫着女儿，让我们忍不住笑得更欢了。

「那个……可以让我看看店吗？」

「当然可以！」

她像花儿般绽放的笑容——在我眼里，真的就是那样——让我心头一软，我摇摇晃晃地走进了店里。随后，我怀着几乎想要蹦跳的心情走出店门。那「女儿推荐的精选花束」，在我胳膊和素描本之间轻轻晃动。鲜活、生动、美丽的花朵。我还向她请教了如何让花长久保持的方法，然后将它们插入花瓶，并画下了这幅画。

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吃着培根，轻轻品尝着甜美的蜂蜜酒，眺望着美丽的尤格诺亚街景。心里想着，如果能把这幅花的画送给她，一定会很棒。

＊

＊

＊

＊

店长准时在一周后回来了。等我上班时，戴克先生像事先约好似到来，空荡荡的厨房又恢复到以往的繁忙景象。做着准备工作，到了中午稍过一些的时候，店开门迎客。常客们似乎听说了店重新开张的消息，纷纷而至，尽情享受久违的美食，直到晚餐时间过去，店里依旧满座。即使拥挤，也没有人抱怨，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

经历了一周精彩的假期后，再次投入工作，对我而言刺激过强。我疲惫不堪，几乎想要赞美曾经的自己，完全累瘫了。几个人豪爽地笑着拍我的背，客人们似乎瞄准我摇晃的身影，把盘子接走。我眨眨眼，说着「没事没事」。

「收假后工作，谁都会这样」

「这一个星期才意识到，平时一直麻烦你了啊」

「度过了一个好假期吗？」

「是、是的……！」

「店长呢？」

「啊！多亏了，休假过得很好！谢谢你！」

店长依旧，丝毫没有休假的疲态，干脆利落地工作。一周的休业仿佛没发生过，店长依旧如常，只是，总感觉哪里略有不同。和一周前相比，仿佛多了一丝空灵感，微妙的不同。我还没来得及细察，店长已忙碌得干脆利落，依旧爽朗快活。

那天，店稍早打烊。因为没有预备菜，原本不多的料理全都被清光。常客们也不久留，边说「真好吃啊」「下次再来」边离开，满心喜悦地感受店铺重新开张的快乐。

当我擦净桌子和地板后，店长叫住我：「能留一下吗？有点事想和你说」他神情庄重，我心里一紧。这不是疲劳的阴影。

「不好意思，让你在累的时候留你」

我坐到店长对面，摇摇头。店长似乎不是想听我讲一周的假期趣事。我的一周里——花店的女儿喜欢我画的花，把它装进漂亮的相框挂在店里，街上随处走走看看，城堡花园的壮丽——这些兴奋的事我并没机会向店长兴高采烈地汇报。

「不过，我想早点告诉你」

「……」

今天我真的累坏了，也出了一些错，但工作果然很开心。我喜欢这家店，喜欢来店里的客人……这里的人都很好。也许是因为国王温柔、稳重，这片国土的人们也很善良。毕竟是勇者和伙伴们拯救过的世界啊。对了，国王好像还在外出游历呢。现在，也一定为了这个国家、为了世界而奔走各地……不过，店长果然厉害。我虽不能成为像他那样的人，但我会努力锻炼身体，让自己更加精神、更加干练……

这些零散的、想对店长说的事情，本应像云朵般浮在喉间，却都变得坚硬冰冷。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只觉得食道与胃之间发紧发涩。

「那个啊——」

店长的声音很沉，带着罕见的迟疑。我屏住呼吸，喉咙发出不快的声音，我拼命忍住。一周前，当得知休业时的不好的预感，现在如巨浪般卷土重来。我低下头，紧闭双眼，胸腔里涌起一股蛇一般奇异的蠕动，让我屏息凝神。

「——」

「……」

「……啊、……呃」

「……？」

「其实，……那个……」

突然间，原本绷紧的气氛仿佛松开了，有一种拖沓、慵懒的感觉，像是炖烂的土豆一般。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然后，瞪大了眼睛。

吓了一跳。店长，那个店长，竟然呈现出我从未见过的表情。他白皙的皮肤，像熟透的章鱼般泛起红晕，整个额头都通红了，耳垂和颈项也是如此。只有他的发色、眉毛和睫毛，依旧维持着平日清凉的色调。

「那个……」

我看着看着，心情逐渐晴朗起来。先前积压的厚重阴云，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如今天空已经彻底明朗，光芒耀眼，万里无云。

「……我、我啊……！」

我已经兴奋得不行了。因为，因为啊，这绝对是件好事。能让店长，那位店长，露出这种表情！而且，就连迟钝的我，也能察觉到。我希望这件事能够成真，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能让店长变成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人而已。

「我……要结婚了。和伊莱文一起——」

然后，店长开始一个个讲述起自己成为店长之前的事情，以及上周一整周发生的点点滴滴。

在海上的旅程结束时，国王向他求婚了。对此，他请求国王等待，给他一点时间考虑。国王认真地看着他，答应了他的请求。

他为了更了解国王的国家——尤格诺亚，开始在这个国家居住。国王为他建立了店铺，非常喜欢他做的料理。他开了自己的店铺，成为了店长，发现这份工作比预想的还要忙碌，但

也非常有趣。每一天，每一天，他都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也越来越喜欢国王。

店长没有用酒润润口，也没有用食物来缓和气氛。他带着严肃的表情，一如既往地认真，慢慢、仔细地讲述每一句话。当话语差点卡住，或者快要说得太急时，他会用右手的手指轻轻划过左手的无名指，深呼吸一下，再继续寻找合适的词语。

他讲述了这一周和国王一起旅行的经历；去了国王故乡的村庄；去到两人共同的回忆之地；并在那里告诉国王自己等待已久的答复——答应了求婚。

店长从容地拿出什么东西，放在桌子上。是一个小盒子，刚好能放进手掌大小，他打开给我看。

那是一枚显得格外珍贵的戒指，安放在洁白而纯净的布里。那是他平时挂在颈间、随时摇曳的美丽戒指。我这才意识到，之前自己胸口那种若有若无、奇怪的感觉，原来就是源于它的存在。

「因为还要做料理，还不能戴在手上呢」

店长低下睫毛，看向左手。

那是他惯用的手，眼睛几乎来不及捕捉的速度切分蔬菜、娴熟地处理海鲜，将面包切成笔直的断面，用魔法般的手法剥开水果的外皮，用力搅动大锅——他的手指纤细而白皙，灵巧得几乎可以传达出这一切。仔细看，会发现手上有许多细小的伤痕。指甲修整得整齐，总是短短的。那是做完所有工作的、成熟男子的手。

无名指上——什么也没有。店长微眯双眼，眼神中带着耀眼的光。

「让你等了三年啊」

戒指从颈间解下，恭敬地安放在木盒里。终于，它将迎来应有的归宿，回到它真正的所在。戒指落在店长左手的无名指上。

「因此，这家店——终于到时候了——」

在安静的店内，这句话沉重而坚定地回响。甚至能听见灯芯吸油燃烧时的轻微「滋滋」声。

这是理所当然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能。这家店，将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因为店长将住进王城。

「我知道，你很在意这家店。我很感激，也很开心。我自己也喜欢这家店。它比我想象中更重要，更舒适，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还有，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还有你」

「你是这家店重要的员工，也是我的伙伴。正因为有你，我才能做到今天这一步」

——我听到这句话，鼻子都酸了。喜悦几乎要让胸口炸裂。心底像火焰般炽热，喉咙都在颤抖。

为了让我的感伤不至于溢出，店长大概特意用平稳的声音接着说：

「我雇佣了你。这是与雇佣有关的事情，也关乎生活。我对你的生活负有责任，」

如果我被赶出这里，如果这里不复存在，我可能会流落街头。虽然我需要找其他工作，但不管做什么，我都想继续干下去。我喜欢这个国家。——在我还没来得及把这份心意说出口之前，店长接着说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花店正在找人。那里的老太太年纪大了，需要帮手。而且，她希望最好能有年轻小伙子帮忙。花店那边，活儿还挺费力的」

「我一直在夸你呢，也夸过你的画。听说你画了那家店的花。老太太虽然没直接对你说，但她高兴得不得了。你虽然年轻，但干得不错。本来以为你没什么毅力，结果，意外地行啊——大概工资也不差，说不定比这里还好」

说完，店长轻轻叹了口气，慢慢摇头：

「这是自私……完全是我的自私……对不起」

「我根本没考虑你的感受——上周一周，也包括以后。但我……」

店长停顿了一下，深深吸了口气，又将气呼出来。右手的手指紧紧握住了左手的无名指。

「从今以后，我想一直陪在他身边。这是我决定的——我自己决定的」

这个国家，还有他的未来。即便这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我也想这么做。我想和他在一起。不管周围的人怎么说，我都想陪在他身边，支持他，和他一起生活。

「所以，这家店已经无法继续经营了」

店长说得干脆而坚决，那是坚定不移的意志。我明白，他经过了深思熟虑和挣扎，才做出这个决定。我想，他打算承担很多——这家店，我，我自己，国王陛下，这个国家。无论别人怎么说，这都无所谓。

这个人——店长，他爱国王陛下。他的感情像海浪般涌动，直直地冲击、溢满了眼眸。真挚而深沉，一点虚假都没有。我仿佛在另一个地方见过这种目光，很快就想到了——国王与店长脖子上一直佩戴的宝物。很快，这光芒将落在店长的左手无名指上。

「我爱伊莱文」

他将自己的人生全部赌上，店长爱着国王陛下。

想到这里，我心中一阵酸楚。想到这家店，我感到失落、寂寞、空虚……可是，当他把这些话说出口，我感到无比欣喜。店长把如此重要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向我——向我们——说了出来。

「……祝……祝贺！」

「——……？」

「不庆祝一下吗！」

我激动得站了起来，身体微微晃动，膝盖后的椅子发出咯吱声。

「总之！让我干杯吧！我请客！这个时候应该喝点酒吧，不过，我不知道应该喝什么……对了！店里最好的酒！」

「那么，婚礼什么时候举行？这个月吗？」

「嗯……不，还没……」

「这个星期？还是明天？」

「不，还没……三个月后」

「还早呢——！」

店长吃惊，我忍不住笑出来。我本以为婚礼马上就要举行，结果还有三个月！店长有些歉意地歪着头，摆出一副困惑又抱歉的表情。我也忍不住笑了，心里暖暖的，就像喝到店长特制的汤，或者「稍微大人一点的热牛奶」时的感觉。

想到店长认真考虑了我的感受，考虑了未来，我就很开心。虽然是去花店——就是那家花店——但光是他认真考虑这件事，就让我感动。

「店长！」

这家店要消失，心里空落落的。对我来说，这里就是生活本身，也是另一个家。店长这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有这些有趣的顾客——对许多人来说，这里都是这样一个地方。正因为有这家店，我才能在这里生活得这么好。它是我的依靠。

所以，我感到失落，也同样感到开心。

「太开心了！太开心了！勇者和他的搭档要结婚了！多么美好啊！太开心了！美丽、善良、般配的两个人！我……我岂不是正在见证一段历史性的瞬间啊！太棒了……太棒了！」

说完，我猛然意识到，我自己也太兴奋了——明明不是我自己的事，却这么激动，真丢脸。我慢慢把高举的手放回膝上。店长有些发呆，嘴微微张着，眼睛睁大，注视着我。

「店长，真的，真的恭喜您！」

店长眨了眨眼，嘴唇轻轻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微微颤抖着闭上眼，再睁开。

「你……」

接下来他本该说的话，我不知道。店长把它咽了下去，然后终于笑了。那是我和大家都喜欢的店长的笑容：眼睛眯起，眉尾微微下垂，带着一丝困惑，嘴角展开，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

「啊，真的，谢谢你」

店长深深地鞠了一躬。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非常开心」

店长用手背擦了擦鼻子，轻笑着，发出「嗞」的声响。可能因为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村里都没名字的小人物——的一句话，让店长产生了这样的反应。我想，他一定经过了很多挣扎、迷茫和思考，做出了我无法想象的深刻决断。

帅气、善良、爽朗的店长，我根本不知道他曾经如此烦恼过。他细心大方，从不执着，所以看似随性无根。而现在，他有一件事绝不妥协，不管别人怎么说。经过深思熟虑，他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

我看着眼前这位美丽的人，也想到美丽的国王陛下。想到这里，我的心充满了喜悦和尊贵感——仿佛想跳起来，却只能叹息，这是一种奇妙的安宁与喜悦。

美丽的两人，在忙碌中静静地度过了属于自己的时光。

「喂，」

店长用手臂擦了擦眼角和鼻子。鼻尖、脸颊和耳垂泛着淡淡的樱桃色，害羞又开心地看着我：

「告诉我，你第一次来到这个国家时，感受到了什么？」

他的眼睛像风暴过后的海面，清澈闪亮。

「一踏入这个国家，就感受到平稳而有力的气息……」

真是的，店长最喜欢听我讲这些话了。

说说店长吧。

店长既是这家店的店长，也是经营者、厨师，同时负责进货。在我被雇来做服务员、收银、清洁和各种杂务之前，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这家店的员工，只有我和店长两个人。

店铺位于狭窄的小巷中，是个小巧的地方。店名低调得几乎不可察觉，刻在铜牌上，挂在入口的墙上。菜单完全取决于店长当日的心情，但即便是顾客无理的要求，他也会尽量满足。从大商人戴克那里进的食材总是丰富、稀有又新鲜。

店长有着尖锐的蓝色短发、清澈的眼神和海洋般的瞳色。脸整得让人忍不住想，「真希望自己生来就长成这样的脸」。他帅气、冷峻，一眼看上去，似乎冷漠而可怕。但他一开口就很亲切，很快就让人觉得「真是个好人」。露出白牙微笑时，十分迷人。

而且，他极其善良，加上有点浪漫。店总是比规定的关门时间晚一小时才结束营业。看见有人饿了，他会主动端上食物；看到有人心情低落，他会悄悄把酒和下酒菜递过去，说：「吃饱喝足，振作起来吧」。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店长，也都很喜欢这家店。

店长脖子上戴着一枚戒指，细链晃动着，光芒非同寻常，很难说只是装饰品。大家都知道，那是店长的特别宝物。虽有些轻松的调侃或打趣，但没人会深究。

大家都爱店长，也爱这家店。

「我很高兴开了这家店」

这句话不带任何做作的情绪，让人心里踏实。没有感伤，就像旅途中，遇到这样一家毫不张扬的店，吃到这样的料理，会让人觉得精神都被治愈了。这里有一个清爽、温柔、肯定比谁都爱这个国家的店长。

这些，就是关于店长的故事。

「三年的日子，快乐、平和而充实。谢谢你」

店长是这家店的店长，也是十年前拯救洛特泽塔西亚的勇者的搭档。而从现在起，他将陪在国王陛下身边，一起守护这个国家。

＊

＊

＊

＊

那是丰收的季节，阳光明媚的美好日子。秋日的晴空，铺满了城堡的屋顶。

广场上人山人海。像节日一样热闹，却又有一种紧绷的气氛在弥漫。大家仰望尚未完工的阳台，同时尽力压抑着无法收回的兴奋，通过相互交谈稍稍缓解。

终于，那个时刻来了。喧哗仿佛被秋天的天空吸走，一切归于寂静。每个人都屏息凝视，目光无法移开。

两人身着纯白的礼服。耀眼而庄重，传统而新颖，散发着芬芳。神圣却又令人感到亲近，不是令人畏惧的庄重，而是一种奇妙的亲切感。衣领上的装饰闪闪发光，令人目眩。

四周不时传来赞叹的叹息声。我也深吸一口气，回想起店长曾偷偷告诉我的话——

「这是他手工做的。真的很用心……虽然不是我一贯的风格，说实话有些害羞」

这一切非常适合店长。鲜亮的发色、白皙的肌肤、柔韧的身姿，他的美被衬托得淋漓尽致。谁都能一眼看出，这件礼服是被最了解店长的人精心制作的。

两人并肩而立，仿佛是一对天作之合。

国王陛下看着店长，店长也看着国王陛下。两人四目相对，微笑，低下眼睛，然后——

当两人的身影完全重叠时，广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欢呼。有人拍手庆贺，有人紧紧相拥，有人踏着喜悦的步伐起舞。还有人开始吹响乐器。

接吻结束后，两人互相凝视，然后略带害羞，却又满心喜悦地转向大家，举起手回应欢呼。掌声几乎占据整个广场，夹杂着欢快的口哨声和更多的喝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两人送上祝福。有人像唱歌一样喊道：「尤格诺亚万岁！」声音此起彼伏，连成一片。

「尤格诺亚，万岁！」

听着这声声欢呼，我心里有些依依不舍，但更多的是无比的喜悦。

店长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两人准备餐食，也不再在窗边焦急等待国王陛下的到来。国王陛下今后不必在夜晚偷偷溜出城堡，店长也不再是那个每天料理这家店的人了。即便偶尔烹饪，那也一定是为了亲近的人。今后，国王陛下可以随时享受店长亲手调制的热牛奶——不过店长不再只是店长。

我把一篮子花瓣撒向空中，紫色与蓝色的花瓣漫天飞舞。有人高声唱道：

——愿你们二人，这片国土，以及整个世界，永远幸福！

我想写封信，寄回故乡。用我存下的信纸，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一件美妙至极的事情发生了。我会画下这幅画，把溢出的欢声、不断响起的音乐、随处炸开的烟花、撒向空中的花朵的清甜香气，以及我眼前的这一切景象都描绘下来寄出。我终其一生也不会忘记。今天的美好日子，这场如此美妙的婚礼。

在一片无云、清澈透明的天空下，比任何蓝色都纯净的两颗宝石紧紧依偎，闪耀着光芒。

Menu 7.

国王陛下、与某个女仆

国王陛下即使对我们这些女仆也关怀备至，是位非常温柔的人。他记得每个人的面容，对我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也会亲切地招呼。

早晨的「早安」清爽而让人精神振奋，夜晚的「晚安」温柔而充满慈悲。温和而美丽的国王陛下。正因如此，我每天早晨都会想着「今天也要努力」，睡前则能怀着平静的心情自我慰劳地说「今天也辛苦了」。

国王陛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而温柔的。

若看到有人脸色不好或心情低落，国王陛下会「怎么了？」弯下高高的身躯询问，并会指示「不要勉强自己」，同时附上「一直以来辛苦了」的慰问之言。高处的灯具，他会毫不费力地亲自更换；沉重叠放的床单或餐具，他也会帮忙搬运。对我们这些感到不好意思的人，他会微笑着说「这点小事让我来做吧」。

据说国王陛下能使用一种名为「鲁拉」的咒文，那是只有特别的人才能施展的，可以瞬间飞到遥远的地方。即便如此，他一定也会很疲惫吧。国王陛下真的非常忙碌。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神情始终安详，发丝也丝毫不乱。明明必然也会有疲惫或身体不适的日子，但至少我（肯定大家也是）从未见过国王陛下露出不快。

所有人都由衷地仰慕着国王陛下。

我作为一名女仆来到这个城堡工作，才不过一年，自然没有什么可以与国王陛下轻松交谈的立场。可是——我却有一件事，甚至对女仆长都隐瞒着。

夜里，我负责厨房的收拾。虽说如此，锅碗瓢盆的清理大多是厨师和他们的学徒在做，我的工作不过是擦拭台面、清扫地板、整理买菜所需的零散备忘录之类的琐碎小事。还有一件重要的职责——注意是否有人偷偷溜进粮仓偷食物。那也是女仆长交给我的特别工作。

但是，「饿得睡不着」是一件非常寂寞又悲伤的事。大家白天都那么辛苦工作，我虽说是受命看守，但若真要冷酷地赶人走，总觉得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会偷偷把剩下的面包递给他们，或用剩下的蔬菜做点简单的食物，或者端上一杯热饮……当然，绝不会动用明天要用的食材。只是那么一点点，就算少了也不会有人察觉的东西。

身为女仆，还是见习生，做这样的事确实很任性，我也不是没有那种如火烧般的负罪感。但近来我渐渐觉得，让他们吃上一点东西、喝口热饮、随意聊上几句，或许真能抚慰人心。那些深夜里无法入睡、心中充满不安而走进厨房的人们，等到他们安心下来，再回到自己的岗位或房间时，我心里也会觉得暖融融的，像是沐浴在一种奇妙的安慰里。只要把用过的餐具洗干净，放回原处，我的一天就算结束了。

其实，我想女仆长大概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储藏架深处的「夜里不期而至的客人用茶叶」，总是不知不觉就被补充了。

所以，我的秘密并不是这些，而是从这里开始的事。女仆长一定不晓得——大概、或许、也许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那是一月一两次的事。总是在深夜里，没有月亮、星子格外明亮的夜晚。而且一定是在没有「先客」来访的静谧时刻。

「咚」，靴音响起。「咚、咚」。女仆长常教导我们，说女仆必须凭足音分辨来者身份。但我至今还没学会，连大臣大人、园丁大人和门卫大人的脚步声都分不清楚。然而，那声音却是特别的。就算记性不好的我，也会立刻察觉到，那是无可取代的脚步声。

步伐悠长而从容。沉稳，安静，从脚跟到脚尖踏得扎实。不急不躁，不傲慢张扬，却满是谦和与诚实。咚、咚。

声音渐渐清晰，当脚步停在入口时，我会悄悄回过头去。就在那一瞬，那个人会探出脸来，然后必定会咧嘴一笑。不是平日那端庄的微笑，而是有些像顽皮孩子的表情。

「晚上好」

他会稍稍压低声音，带着亲切感打招呼——国王陛下，这位夜晚的来客，就这样出现在厨房里。

我的秘密，就是这件事。国王大人会以「夜里意外的客人」的身份，悄然来到厨房。

夜里的国王陛下不穿王座上的礼服，而是简单轻便的衣着。但即便如此，那种高贵气质依然掩不住。对我来说，实在是过于尊贵，心跳总会加快。但那并不是令人窒息的不安紧张，而

是一种可以深呼吸、自然地说出「晚上好」的安心感。比我自己想的还要自然、顺畅。

他那让人不由自主放松的微笑、沉稳而令人心动的声音、清澈的眼眸——再加上那顺直美丽的秀发在肩上轻轻摇动，即便是强壮的守卫也会被迷住，只能应声「是」。

端正的面容，柔和的印象被英气的眉形所平衡。即使穿着厚重的衣物，也遮不住他宽阔的肩膀和胸膛。那双腿仿佛能轻松走完千里之路。就像小时候翻烂的绘本里出现的王子——但他比王子更有力量，更勇敢。因为，他就是曾经拯救世界的勇者。

国王陛下在伟大的贤王罗大人指导下，日复一日忙于国事。不仅要处理国内事务，也频繁出访他国，工作极其繁忙。即便是我们这些对王务还不熟悉的新手女仆，也能感受到他的劳碌与努力。

伟大的贤王罗大人，据说过去也会在深夜来到厨房。他是个「偷吃零食的惯犯」，据说当时的前任女仆长总是苦口婆心地训斥他，这事如今还像传说一样流传着。国王陛下似乎也知悉此事，曾经朗朗一笑，说过「大概是尤格诺亚的血缘吧」。那是陛下第一次来到这里的夜晚。

国王陛下不会「偷吃」。他从不碰点心，也不喝红茶。陛下所希望的东西，总是同样的一样：

「可以给我一杯牛奶吗？如果再加一点蜂蜜，再放上一小点白兰地，就更好了。」

在那个初次的夜晚，国王陛下带着几分困窘的腼腆，轻声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自己来就好。只是加热一下而已，不会弄脏厨房的。今天你也辛苦到很晚了，你去休息吧。别担心，我会收拾干净，不会让人发现的。」

最后那句话，是带着恶作剧般的神情和口气说出来的。

我当然，本是打算拒绝的。让国王陛下亲自做这样的事情，身为女仆实在不妥。倘若仰赖于陛下的温柔，那才是厚颜无耻的行为。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说出拒绝的话。可是，呼吸却没有化为任何声音，只是慢慢吐了出来。

国王陛下沉默着。那是深沉的沉默。厚重得像岩石一般，深邃得像幽暗的森林……我觉得，倘若由我来开口打破它，将是一种冒犯。国王陛下低垂的睫毛下，隐隐透出一抹阴翳。

——您是否在烦忧着什么呢？心中是否有令您黯然的事？您，是不是很疲惫呢？

仿佛看透了 my 担忧，陛下放松了表情，随即露出一丝苦笑。

「只是有点……这样的心情罢了。让你担心了呢，对不起」

我慌忙摇头。勉强挤出的「没有」一词，竟是那样颤抖。竟然会让国王陛下对我道歉！

国王陛下困惑似的，轻轻吐出一口气。那口气，似乎是吐向他自己——向这般来到这里的自己，所流露的一声无奈。

国王陛下。统治着这片国土的国王陛下啊。一定背负着许多我无法想象的重担。

——国王陛下只是，想要独处吧。

迟钝的我，终于察觉到了。这样的夜晚，无论是谁——就连国王陛下，也一定会有的吧。

我低下头，说道「谢谢您。请随意使用吧」。我尽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恭谨、平稳，不至于让人听来不堪。

「谢谢」

国王陛下眯起眼睛，如此答道。那美丽的苦笑，却依旧没有消散。

我把新鲜牛奶、蜂蜜和白兰地的位置告诉了陛下。国王陛下深深地低下头行礼，那副郑重认真的模样，让我心里有些发痒似的，奇异地感到开心。

白兰地的瓶塞已经开过，但看瓶身的标签，似乎并不是放了很久的东西。从它堂堂正正地摆放在橱柜里来看，与其说是谁私下偷喝，不如说是料理上常用的材料吧。若是真正的上等佳酿，那肯定是存放在酒窖里的……

我这么一说，国王陛下却轻轻摇了摇头。

「不，不必了。已经足够了。谢谢你，真是帮大忙了」

看起来，陛下并不是在勉强自己。

站在灶火前的国王陛下，显得是那样新鲜而不可思议。笔直挺拔的背影，被一袭素白的衬衫勾勒出来，与厨房的墙纸似乎并不相称，但又奇妙地融洽。

陛下操作小锅的模样自然而娴熟，尤其是，当陛下吟诵出「美拉」的咒文时，火焰便精准地燃起——不大不小，恰到好处，美妙得令人屏息。

我检查了烛台的蜡烛是否足够长，灯油也尚且充盈，然后收拾好杯具，把抹布放回原位。

「晚安了，国王陛下。我就先告退了」

我的声音刚一落下，国王陛下便转过身来，轻轻眨了一次眼，随即展露出笑颜。那是一抹温柔的笑容，微微弯起，如同暖意融化的微笑。国王陛下的肩头，那一头笔直而美丽的发丝，随之轻轻摇曳，沙沙作响。

「嗯。谢谢你。晚安」

走出厨房没多远的地方。明亮的厨房这边看过去，那面墙壁只是一片暗色的木纹，但其实横着有一道细长的虫蛀洞。大小正好可以贴上双眼去窥视。爱恶作剧的女仆同伴们常常借此偷偷张望里面的情景，然后猛地跳出来，把我吓一跳……那种事经常发生。

虫蛀洞的用途，也不过就那样而已。所以从来没有人去在意。大家都太忙碌了，哪有心思管这种事。而且夜里那些「意外的来客」们也都明白，从那里偷偷摸摸钻进去偷吃，不如直接对我说一声来得更快。

所以，我从未用过那个死角。只是偶尔漫不经心地想起：「啊，对了，还有这么个东西啊。」仅此而已。那天，从厨房出来正好路过那里，突然想起了它，也不过是个纯然的偶然。

可是，为何——为何那一刻，我却弯下身子，把眼睛凑了过去呢？绝不是因为怀疑国王陛下方才所说的「会收拾得干干净净，不会被人发现」的话。

那是一种甘苦交织的心情。我也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的好奇心。若是小锅、灶火出了岔子，让国王陛下烫伤了怎么办？

若是茶杯突然破裂了呢？——明知道不会发生这种事，我却还是在心里把这些当作借口。于是我屏住呼吸，躲在暗处。

由暗处望向光亮处，看得格外清楚。国王陛下独自一人站在厨房里。油灯静静地照亮他宽广的背影。

微微垂下的面庞忽然侧过时——我大概忘了呼吸。

浮现在国王陛下侧颜上的，是我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许多情绪纠缠汇聚，凝成了一种深邃的色彩。那并非憎恨，也不是愤怒，而是……更像是静静飘落的细雨。

只是沉默、静谧的忧郁。并不是由沉积而成的混浊之暗，而是澄澈透亮，却因为过于深邃，而化作了浓重的色彩。

我对那份神情，是有印象的。那是国王陛下偶尔会流露出来的一抹阴翳。

平日里，他总是开朗温和，常带着安宁的微笑。可就在那微笑消散的一瞬间，当眉眼微微垂下时，就会悄然浮现出那一抹阴影。

黄昏时分，用餐之后；或者清晨，空气仍带着青白色的寒意……在那样的时刻，他忽然望向远方时，眼神中便会浮现那份若隐若现的东西。仿佛心早已不在此处，而是远在别的地方。

而这一次，我看到的，是更深、更浓的一抹阴翳。那阴翳沉重下来，盘桓不去。

当国王陛下独自站在厨房里，为自己温一杯热牛奶时；当他透过窗子，凝望夜空中闪烁的群星时——他便能毫无顾忌地，任自己沉浸在其中。

我潜藏在暗处的时间，大概不过够一张松饼烤熟一面的工夫吧。再久一些，我便再也承受不住：既承受不了自己的罪恶感，也承受不了国王陛下那份深沉的阴翳。于是我总是逃离，穿过厨房，走上通往寝室的走廊。

那时，我就会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卑劣与懦弱。夜里，国王陛下来到厨房，只为自己做上一杯热牛奶，一个人饮下。而我，却卑微地想着想要窥见他的心境，屏住呼吸躲在暗处……到头来却只能狼狈逃开。

国王陛下心中的那份深邃阴翳，我既触碰不到，也无法理解。

在这样的夜晚，我总是难以入眠。国王陛下的侧颜，带着那道清晰的阴影，深深刻印在我心中。那阴翳仿佛落在长长的睫毛下，映照在面庞上。那是某种我不知名的存在，深藏于陛下胸中。而为了承受它，他垂下眼睑。

那道投落在眼下的阴影颜色，让我的心紧紧掀起，隐隐作痛。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哀伤。

*

*

*

*

国王陛下的婚礼，毫无疑问是极为美丽动人的。那是任何人都都会憧憬的景象，美丽而耀眼。

升空的烟花，回荡的欢庆乐曲，从不知何处随风飘来的紫色与蓝色的花瓣——

全国上下举国同庆的婚礼，整整持续了三日。每一天都极为壮丽非凡，但若要说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必定是第三日夜晩，那一场举国的舞会——宛如梦境一般。

两位主角在舞台中央格外耀眼。

卡缪大人的腰间，缀着精巧的蕾丝装饰，轻盈地鼓动，优雅地随舞姿飘动。而国王陛下的发丝，则笔直而柔顺，仿佛连空气都能发出沙沙的声响般轻轻摇曳。为这一夜特意重新擦拭得熠熠生辉的吊灯，将细碎的光雨倾泻而下，洒落在两人身上。无一尘埃的洁白大理石地面上，光芒反射成七彩，炫目得几乎要奏出声音一般。两人脚下的圆形影子，亦紧随他们的舞步，步步相依。

那已不只是「优雅」所能形容的了，而是一种更为洗练的美感。仿佛精心磨砺、细致打磨过的刃锋，在微光下闪烁着冷冽却无比动人的光辉。

在场的所有人都屏息凝神，被牢牢吸引。舞台中央的两人，气息不乱，步伐合拍，回旋转身，宛若天衣无缝。从头顶到脚尖，他们像是一个整体。甚至连呼吸，甚至连心跳，也似乎在同一个节奏中重叠。让人忍不住觉得：仿佛他们一直如此相依相伴，甚至，这便是他们生命原本的模样。

两位主角退场后，舞会的氛围渐渐松弛下来，像雾般散开。但那也是另一种愉快与美好。人们随意享用美食，举杯小酌，兴致一来便踏入舞池。哪怕笨拙，哪怕跌倒，哪怕踩到裙摆摔得不成体统，这样的良辰美景也丝毫不会减色。

毕竟，他们已经见过了极致的美丽。那是不会褪色的，不会动摇的，如大树般稳固，如宝石般永恒的美。

连平日里总是昂首挺立、目光锐利的女仆长，那天眼角都变得柔和了。她轻轻吐出一句话，如叹息般柔美，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耳边——

「美丽之物，仅凭它本身，就能让心灵明亮起来」

稍作休憩后，两位主角便回房歇息了。（听说是卡缪大人稍稍醉了酒，女仆长还送去了水与些许清淡的食物。）

第四日，人们已是玩乐至尽，带着幸福的倦意。国王陛下与卡缪大人也显露出一丝慵懒的神情。作为主角，自然比任何人都更加辛劳。临近正午的王座大厅，被柔和的日光洒照，静谧而安宁。陛下不经意地打了个呵欠，那动作竟然也传染给了卡缪大人，两人四目相对，轻声窃笑的样子，简直就是幸福的化身。

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一周了。可我心中的余韵仍未散去，胸口总是轻轻鼓动，仿佛要溢满出来。其他女仆们也是一样，有的神情恍惚，有的暗暗叹息……最近，连拖地的手都不自觉懈怠了。正因如此，刚刚还被女仆长狠狠训斥了一番。

——「不，不，这可不行」我这样告诫自己，把心情像冬日的抹布一样紧紧拧起，可下一瞬，思绪又立刻飘远。胸口闷得慌，只能「哈——」地叹出声来。

自那一日——卡缪大人来到城中之后，国王陛下便展露出从未见过的神情。

高高的天花板、长长的走廊里，时时回荡着愉快的笑声。那是欢快的、喜悦的、满溢幸福的声音。

仿佛肃穆的宫殿都因此一下子明亮起来。年轻的国王陛下，他原本就美丽的青春，更加年轻，更加鲜活，仿佛散发出光辉。那闪闪烁烁的光芒，让我心中也不由得雀跃，忍不住嘴角弯起。

正如新绿时节，新生的嫩叶，在风中轻快地摇曳，好似在尽情欢庆自己的青翠。

国王陛下看起来，是那样幸福。

前几日，竟是国王陛下亲自引导，带着卡缪大人在城中四处参观。他在卡缪大人身旁忙碌地绕来绕去，一边说着各种讲解。

「卡缪」

国王陛下那带着玫瑰色的双颊，就这样呼唤着卡缪大人的名字。

而卡缪大人——他的脸颊也泛着相同的红晕，似乎有些害羞，微微垂下眼睑，回应着。有时，还会轻轻伸手碰触国王陛下的肩膀，或者轻轻扯一下他的袖子。

每当如此，国王陛下总会略显吃惊地放慢脚步，羞涩地耸耸肩，脸上带着一抹害羞的笑意。

「卡缪，卡缪」

那情景，有些像安抚嬉闹的小狗，轻轻抚摸它的头——

我一边擦拭楼梯扶手，一边看着，总忍不住嘴角松弛，差点失礼了（毕竟，怎么能把国王陛下比作小狗呢！）

我摇了摇头。但一抬眼环视四周，却见大家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停下了脚步，也停止了交谈，目光都集中在国王陛下和卡缪大人身上。大家嘴角带笑，眼角柔和，含着微笑静静看着两位。

「卡缪，下一站这里哦，卡缪」

给我的印象是，国王陛下更多时候是轻轻低头示意，而非用言语解释。那不是僵硬的沉默，而是一种柔软的、——温暖的静谧吧。

曾有人说过，国王陛下的一次微微低头，比百次轻浮的肯定更有价值。长长的睫毛轻轻摇晃，承载着深邃的色泽。那双如泉水般明澈的聪慧双眼，仿佛能洞察一切。

「卡缪，卡缪」

正因如此，自从卡缪大人来了之后，国王陛下展现出的模样，让我颇为惊讶，而显然，我并非唯一感到如此的人。当然，这份惊讶，绝对是一种令人喜悦的变化。

「最近的国王陛下，看起来光彩照人，生机勃勃」

「连我也忍不住感到开心呢」

「跟着卡缪大人四处奔走，真是可爱极了」

忧虑、烦恼全都消失不见，那笑容像是要迸发般纯粹而明亮。我终于明白，这大概就是毫无牵挂、充满欢快的笑容吧。

「卡缪，卡缪，你看……」

国王陛下的喜悦像面包慢慢膨胀般一点点扩散，像微微甜香的空气弥漫开来。过去几日的国王陛下，就像被这样的温暖与幸福包围着，柔软而可爱。

所以……我又不由得叹了口气。每当想到这对美丽的新人，我的心便怦怦直跳，同时又有一种轻柔温暖、心满意足的感觉。

我不经意地从楼梯间的窗户望向庭院，正好看见两人的身影。他们边谈笑边悠闲地散着步。树木已经开始微微染上秋色，国王陛下用手指指向什么与卡缪大人说话，后者则带着略显害羞的表情回应。

在明媚的阳光下，卡缪大人的发色更加鲜亮。在斑驳的叶枝之间，他的发色依旧清凉纯净。国王陛下的发在秋阳照射下

闪着金光，带着光环。眼眸比高远的蓝天更深邃，凝视着卡缪大人。两人的左手无名指在阳光下闪烁着如星光般的光芒。

这是美丽而丰饶的季节。

我用拖把当作拐杖，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训斥，悄悄看着他们。窗户沐浴着下午的阳光，把我的围裙和脚下的地毯温暖了。当两人刚好被窗户的耀眼反光遮住时，我猛然坐直身体。果然，从楼梯下传来了如雷般锐利的女仆长训斥声，显然是针对像我一样看得入神的前辈。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星光明亮的夜晚。我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整理琐碎的东西和备忘录。昨天刚补充过「来客用」的茶叶，这种日子让我觉得无论来什么，我都能应付。

「咚」——鞋底轻轻敲地的声音响起。女仆应当通过脚步声判断来人，这是女仆长的教导。我至今记不住，还分不清大臣、园丁和门卫的脚步。但这脚步声不同，即使记性不好的我也能立刻觉察到，这是那么特别的声音。

脚步宽阔、悠缓，「咚咚」。接着又是同样悠缓，但步幅较窄、分明的脚步声，「咚、咚」，两者交错并行。

两人完全并肩而行，步调一致，慢慢朝这边靠近。

我轻轻回头。刚回头，国王陛下便俏皮地抬头看我，笑容如同调皮的小孩。

「晚上好」

那笑容不是平时的优雅微笑，而是调皮俏皮的模样。身旁的蓝发美人——卡缪大人，则带着略为困惑又害羞的表情。

「能给我两杯牛奶吗？如果还有蜂蜜，再加一点白兰地就好了」

「哎呀，这样好吗，国王陛下？」

「呵呵呵，悄悄的哦」

国王陛下像在与我共享秘密般看向我。我一边困惑，一边心中却充满了期待与悸动。于是我挺直胸膛，自信地回答：

「当然，没有问题」

两人并肩走来，穿着轻松随意的衣物，但美丽的光彩丝毫未减。我像平常一样——国王陛下下来时总会如此——鞠躬致意，同时继续整理剩余的厨房。国王陛下照例说了声「谢谢」。

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国王陛下自己，而是在国王陛下的半推半促下，卡缪大人站到了炉前。国王陛下利落地点燃炉火，准备牛奶、蜂蜜和白兰地。卡缪大人有些无奈地看着国王陛下，但很快就能看出他眼中充满了慈爱。

我赶紧做好准备。

「晚安」

「嗯，晚安！」

「嗯，晚安，抱歉啊，谢谢」

那时的国王陛下的明亮，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卡缪大人被这光芒照得微微低眉，羞涩而可爱，他们两人美得不可方物。

我滑入平时的死角，屏息凝视。在橘色圆灯光下，卡缪大人站在炉前，而国王陛下则在桌旁。

两人似乎在交谈，但声音未传入我耳中。我只能感受到，那是极为甜美的音色，是他们之间私密的低语与轻笑。

等待卡缪大人温热牛奶的国王陛下，就像晚餐前的男孩，将脸侧埋在交叉的手臂里，看着卡缪大人。他那平日挺拔、宽阔的背影微微弯曲，发丝毫无杂乱，令人惊艳。

他微微坐得不太稳，长腿轻轻晃动，孩子气的动作中透着期待与喜悦。脸上泛着粉色，长睫映着烛光，温暖柔和。

忽然，国王陛下的脸倾向另一边，似乎说了些什么。卡缪大人的肩膀微微耸起，轻轻发笑。卡缪大人和国王陛下的耳朵都染上了同样的色彩。

当卡缪大人微微回头时，我也悄悄走出了廊道。

之后的情景，我已经不该再看了。那是两人的时间，只属于他们两个人。我不由得觉得，卡缪大人回头的表情，一定是只为国王陛下而展现的。

我不知不觉间跑了起来。如果女仆长在场，肯定会严厉地责备我。不过幸好，走廊里一个人影都没有，我顺利地没有遇到任何人，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我换好衣服，趴在床上。仿佛一下子倒了下去。胸口怦怦直跳，我想大概是因为刚才那一阵不太体面的奔跑吧。

然而——每眨一次眼，那份刚才看到的、充满喜悦与幸福、无比甜美的两人身影，仿佛不曾闪烁，完整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心怦怦跳，然后又轻飘飘、柔软得像融化一般。温暖而奇妙的感觉，萦绕心间。

仿佛，两人的幸福，也轻轻地住进了我的胸膛里。就像那美好的结婚典礼的日子，但又更柔软、更甜美。像糖——像加入了满满蜂蜜的热牛奶一般。

我深深吐了口气。明天也要加油。国王陛下和卡缪大人，为了守护你们那美好的日子，虽然自惭形秽，但我希望能让你们度过舒适愉快的时光。认真打扫、认真洗衣，这就是我、我们应尽的使命。想到这里，心中涌起了无比的喜悦。

国王陛下那深沉而微带忧伤的表情，大概也已经不再出现了吧。

今晚，我应该能睡得很香。我竟然对明天的早起，也满怀期待。

Menu 8.

蓝发的盗贼、与某个国王

敬启

薰风拂面的时节，谨祝您身体康健、万事如意。

这次给您写信，无非是为了国王陛下之事。

我打算带这位古老而年轻的国度的年轻国王外出七天左右。

若能得到您的允许，将不胜感激；即便未能得到允许，我也将照旧前来。

请放心，我绝不会伤害国王陛下。说到底，谁又有能力对国王陛下做出伤害呢？

至于陛下的人身安全，我郑重承诺，七日后必将准时送回尤格诺亚城。

日期如封筒所示。

夜风怡人的日子一如既往，希望您在欣赏星光之余，务必注意保暖，避免感冒。衷心祈愿您幸福安康。

敬具

古老贤明的先王 罗殿下

年轻的国王 伊莱文陛下

蓝发的盗贼

附言：今夜为新月之夜，建议增设火把。请注意东门与南窗的安全。

像这样的预告信，前前后后也就这一封。

毕竟是第一次写，完全不知道礼仪为何物。写得装模作样，反而显得夸张而做作。写着写着，我几乎想折断笔无数次。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我大概都会觉得害羞得像要挨骂一样吧。

不过，也没什么不好。写完后心情很激动。装腔作势、摆出一副隆重的样子——也只能算是这种程度的「罪」。必须以这种方式，明确地发出预告。我觉得，如果不说出来就去做，那不公平。

只是这点小事。比起被关进地牢算不上什么大罪。

那是我必须用一生去偿还的。

——偿还、背负，这份觉悟，我已经做好了。

这次偷盗，将是最后一次。最后的最后，我要偷取巨大的宝物。这是我用一生去完成的，前所未有的大事业。好久没做了，可不能失败。绝对不会出差错。

（如果不愿意，就拼尽全力反抗好了。仅此而已。但那家伙一定会乖乖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认真而又兴奋地期待着这一切。）

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得仿佛要蹦出来。汗水涌出，指尖都湿润了。但心中却奇妙地被满足感填满，平静而踏实。这比喜悦更深沉，是更丰富的情绪。直到现在我胡乱编织的线索，仿佛终于连成了一条。

现在，什么都能做到。甚至可以偷走一个国家的主宰。因为我觉得——我成为盗贼，就是为了这一刻。

「我是，蓝发的盗贼啊」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没有风，星星清晰而明亮。这一回的偷盗，是迄今为止最简单、最轻松的一次。

「但我……心跳得好快」

*

*

*

*

阳光明媚，是度假的最佳天气。阳光清澈，天空湛蓝，白云悠闲地漂在远方，像羊群一般。没有带来雨的迹象。干爽的风轻抚着逐渐发热的脖颈，令人神清气爽。真是绝佳的冒险好天气。

踩着绿草，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深吸一口气，清新的草香与浓郁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这样的日子，仿佛可以一直走下去。在树荫下休息，喝清澈的河水，抓鱼烤来吃，采些树上的果子，丝毫不觉得疲惫。就这样，两个人可以走到天涯海角。——真是令人怀念的事情。

「生的吗？」

「哈？哪有这种事啊」

嘴上轻松回答着，喉间却感觉唾液黏稠。想用干咳掩饰，但随之吐出的呼吸却越来越深。我的搭档——伊莱文——脸上挂着调皮儿子的笑，却用手腕擦拭额头时流露出一丝倦意。

「咯吱」一声踩在草上，空气里弥漫着几乎令人窒息的绿意。抬头望去，天空一片深蓝，延伸到遥远的天边，毫无缝隙。世界仿佛完全被天空覆盖。伊莱文用手臂擦了擦额头的汗，轻轻吐出一口气。

「岁数……吗」
「你这个年纪还说这种话啊」
「三岁差而已啊？」
「三岁差而已，可是——」

伊莱文轻轻应了一声「嗯」，似乎并不觉得这事多重要。但对我来说，这却是件不小的事。二十多岁的伊莱文，和即将跨入三十的我，站在眼前。

「稍微休息一下吧」我说道。

那人坐在树桩上，发出意外的长长一声叹息——不是我，而是伊莱文。我把水壶从肩上取下，递到他手里。水还剩一半，不会完全凉透。我知道伊莱文的水壶已经空了。

「喝点水吗？」
「嗯，谢谢」

伊莱文爽快地倾起水壶，发出「咚」的一声喝了下去。喉结在薄薄的皮肤下隆起又回落，男人气息十足。他吐出一口气：「够了？」

「嗯」他点点头。我接过水壶，也照样喝了一口，喉咙从内侧被冰凉包裹，舒适极了。下次看到清澈的溪流，我还想汲上点水。

「最近一直待在家里啊」
「累了吗？」
「嗯。不过，是种很舒服的疲惫」

伊莱文弯下身，手在脚边的青草上行走，顽皮地扯下几片叶子，发出轻轻的「啪」声。那些叶子被他的手掌染上青草的香气，随微风飘散——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玩耍的。

伊莱文伸了个懒腰，仰望树木。顺直的头发随风轻扬，平滑的额头和闭着的眼睛被斑驳的树影覆盖。我喜欢看他这样，喜欢听他深沉的呼吸。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他晒黑的皮肤上，圆润地闪着光，我忍不住想去触碰，不由得猛地移开目光。

随后，伊莱文睁开眼。浓密的绿色映在他的眼眸里，每次看到那颜色，我都会悄悄叹息。那是一种酸甜的心痛感。时不时，我无法控制自己，就以特训为名活动身体。睡不着的夜晚，我就抬头看星星。现在想来，无论如何，那都是恋情。赎罪的旅途、拯救世界的旅途，我都爱上了伊莱文。

当时我还很年轻。和伊莱文在一起时，整个世界都显得耀眼夺目。

「啊，好舒服啊……」

伊莱文睁开了闭着的眼睛。那双眼睛，和从前一模一样。肌肤似乎比以前白了一些。

「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每天都冒险了啊」

「嗯」

也难怪。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世界变得平静，凶猛的魔物也变得有趣了。没有人再需要因为威胁而惊恐，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因魔物而改变模样的城镇和村庄要么在努力重建，要么逐渐适应，就这样度过了这十年——「勇者之国·尤格诺亚」也是如此。

「这种感觉，和从前不一样」

「嗯」

我历经各种冒险成为海盗，现在是料理店的「店长」，而曾经拯救世界的勇者，则成为了祖国的国王。年轻的国王在尤格诺亚稳坐宝座，这片土地早已不再是亡国之地。

「我以为你会夸张点，多带我到处看看」
国王眯起眼睛，像在轻声歌唱般看着我。
「我本来也想过啊」
「但你并不讨厌吧？」
「当然不会」

伊莱文轻轻笑了。他的装束轻便得不像一国之主。如果不仔细看，没人会认为他是「尤格诺亚国王」。倒像是旅人——确实有点像。像曾经身为前国王、隐匿身份行走各地的罗爷爷，倒也像四处寻宝的「特奥爷爷」。

坐在树桩上，伊莱文的身影被新绿映成深青色的阴影，他仿佛一直都是这样，自然地、融入环境。实际上，他确实一直如此——我心里暗暗想着。（虽说过去了这么久，那份光彩却未曾褪色，就像珍惜的宝石一样。仰头就能看到的星星，也正是如此。）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如果称它为「回忆」，却又显得太耀眼。

昼日的强光穿过他微卷的发丝，映出斑驳的金色。伊莱文的头发在绿意与阳光交错的映照下，闪烁着明亮的光泽。我心中暗想，他连发丝都蕴含着勇者的奇迹。

「你也想去旅行吧」
「嗯」
「不是像以前那种旅行，而是——出发、冒险，哪怕只是玩耍般的旅行」
「嗯」

伊莱文点点头。蓝色的眼睛藏在眼皮下，微微放松的脸颊，带着成熟桃子的柔和色彩。

这是伊莱文三年来第一次真正踏上旅程。

*

*

*

*

伊莱文毫不费力地「被绑架」了。

当我把脚搭在王室窗台上的时候，窗帘已经拉开。屋内没有灯光，窗户顺手而开。夜风涌入房间，青白的窗帘鼓起，在它的背后，伊莱文已经准备万全，随时可以出发了。腰间是那只用得几乎破旧的工具包——啊，就是那只什么都能塞进去、不过取东西总要费点力气的工具包——背上背着旧剑鞘，脚踩结实的皮靴。我抓住了他的手，往外一拉。厚实而结实的手。

我从窗户爬到屋顶，然后顺着我挂的绳子降下。落在庭院里。勤勤恳恳履行职责的警卫兵在旁边走动，而我们悄无声息地绕过了围墙。黑暗中的国王——夜视力极佳——完全没看漏。

街上几乎沉寂，酒馆里的明亮灯光透出欢快的音乐和醉汉的笑声，但照在石板路上，却静悄悄的。我们奔跑着穿过无月的街道。

跑着，跑着，冲进草原。我们几乎是滚着前行，四肢伸展开来，躺在草地上大口喘着气，哈哈大笑。满天都是密密麻麻的星星。肌肤被汗水浸湿，热得发烫。伊莱文卸下腰间的包，我也脱掉了鞋子。大剑和短剑并排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和草土的气息亲密接触。就像从前一样。

如果使用「鲁拉」，动作会快得多。但在穿过窗户、沿着绳子像老鼠般奔跑、沿夜路疾行的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早就意识到。这时我吹出的气息，吹得伊莱文的头发微微摆动。他顽皮又疑惑地歪了歪头，用嘴唇触碰我的脸颊。汗水落在我身上。

「我就想这样做」

我把手指埋进伊莱文的发里，双腿缠上他的腰，坦白道。我的手和脚，只想带你离开。拥有比任何泉水都澄澈蓝色双眸的搭档微微眯眼，点了点头。

「我也想这样啊」

我把手叠在他触碰我脸颊的左手上，紧紧握住，然后，长长地吻了下去。

伊莱文身上带着汗水的气息，我们一起吃过的果实味道也沾染在草土间。当伊莱文说像动物一样，我答道「确实是动物」，他笑着回应「确实是」。

仰头望去，满天星斗映入眼帘。星光几乎要坠落，取而代之的是伊莱文太阳穴传来的热滴。额头、颈项，都湿透了。我把脸颊、额头紧贴在他身上。热烈而炽烈。我说「好热啊」，舌头立刻被伊莱文温柔地吸吮。

耳边似乎有虫子爬过，痒得我笑出声（在伊莱文的嘴唇上吹出气息，从缝隙里发出滑稽声），伊莱文的手迅速挥开。神情似乎有些不高兴，他也用手指回击，轻轻逗我。

我在纠缠中颤抖，发出迷离的喘息。

「呜、嗯……」

「卡缪……」

大腿和脚底被高草轻触，痒得我像狗一样朝辽阔天空呼气，把双腿紧紧缠在伊莱文腰上。就像从前一样。

＊

＊

＊

＊

目的地无所谓。好吧，总归有个方向，但只要是和伊莱文一起旅行过的地方，哪儿都行。只是我们走遍了整个洛特泽塔

西亚，所以无论去哪里，都只是踏着曾经走过的路。真的，哪里都无所谓……但重要的是和伊莱文一起。无论多少年过去，这一点始终不变。即便是在飞天的鲸鱼上，或者是地底，只要有伊莱文，有我在，踏着草地思考，就会把这些想法说出口。仅此而已，别无深意，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

伊莱文的脚步慢了。我回过头，看到他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我歪着头，他的脸更扭曲得难以捉摸。

「……你这一点，真的一点都没变」

「是吗？」

「嗯」

伊莱文用奇怪的声音点头，然后突然望向远方。那里只有山、云和天空，什么也没有。

近几日晒出的太阳色和热意不同的红晕浮在伊莱文的脸颊上。因为热，他把头发绑起，脸庞完全显露。

「这是害羞吗？」

现在才说吗。我心里这样想，可伊莱文只是「嗯」了一声，发出似乎不明确的呻吟或叫声，依旧偏过头去。他沉默的样子，让我也慢慢被感染，沉默地跟着。蓝天、广阔、两人旅——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暗暗高兴，也就默默不语。

「……好开心」

「啊？」

「真的好开心啊，非常开心」

我低声念叨：

「你啊，这点，真的一点都没变！」

我冲向眼前的岩石，伊莱文慌忙跟上。我们都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少年，而是算得上成熟的大人，可我们依旧这样……莫名其妙地心痒难耐。跑着跑着，呼吸急促，心里痒得难受。

我绕到岩石背后藏好自己，伊莱文毫不客气地压在我身上。鞘里的大剑发出沉重的响声，旁边的史莱姆们被吓得四处逃窜。岩石投下的冰凉阴影中，我们纠缠在一起，进行着毫不隐秘的热烈接吻。

＊

＊

＊

＊

虽然我事先发出了预告信，但老实说，我还是犹豫不决。照常开店、照常关店之后，我在二楼的房间里慢吞吞地收拾行李——其实也不能算是收拾。慢吞吞地做着，几乎一事无成，准备工作完全没有进展。我随手把打开的旅行袋丢在床上，第二天早晨依旧照常采购食材、开店，却带着暧昧不明的心情。对这种模糊心情，我也感到厌烦，只是无谓地踏步。最后的第一步，始终下不了定决心。

这很简单，但又并不简单。因为，我要倾注自己的全部。它有这种价值，不这样做，又怎能平衡？没有回头路。

一天看似很长，可忙碌起来却一下就过去了。在拖泥带水中，「预告日」慢慢逼近。

那天，生意很好。库存也被卖得一干二净。看着逐渐清空的厨房，我心里想，或许，一切都可以了。有什么东西，似乎一下子落到了心底。

作为「店长」的生活很愉快。我理解了正当劳动的重要性。所以，这很好。我已经做得够多了。结果，我喜欢上了这个国家。

打包行李，很快就能结束。只要带上少量行李和心爱的短剑就够了。缺少的东西，以后随时都能补充。

夜晚，我沿着路奔跑。没有月亮，凉爽的风吹过。这是最适合行窃的夜晚。

＊

＊

＊

＊

带着「国王陛下」去露营虽有些不太方便，但让他住旅馆又觉得不合适。不过，用现有材料煮出的炖菜，尤格诺亚国王喝得津津有味，声音和表情都显得非常开心。

「真像个通缉犯呢」

这位国王喜欢露营——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与其说是被绑架，不如说是逃亡旅行」

伊莱文边笑边说出这句话，我当然不能听之任之，强烈反驳：

「这是绑架！我把你偷走了。我是盗贼，而你，是宝物」

＊

＊

＊

＊

我不能退让。这是我最后的骄傲。即使宝物再合作也不能例外。宝物乖巧地、却并不太认真地喉咙发出轻响，「好呀」

地答道。我板着脸做出不悦的样子，然后给他斟了满满一杯热腾腾的饮料。国王陛下小心翼翼地吹凉，吸了一口又一口。大口吃着，咀嚼着。也许在餐桌礼仪上并不算优雅，但却是十分健康、让人垂涎的进食方式。细细咀嚼，品味其中，然后吞下。看着他，怎么也看不够。

「啊，第二杯也好好喝」

「那就好」

「嘿嘿。我也喜欢店里的饭，但露营时喝卡缪煮的炖菜，我最喜欢」

我也是这么想的。在庄重的场合里吃高档精致料理的你固然可爱，但我更喜欢你在店里吃饭的样子，更喜欢你在露营中吃我做的饭时满足的样子。

「……」

＊

＊

＊

＊

通缉犯？实际上，我们确实是通缉犯。毕竟，一个被从城堡带走的国王，以及那个从城堡偷走国王的盗贼——即便如此，那又怎样？对我而言，这一切都有意义。

「我也想喝锅里的牛奶」

「好呀」

「我想听卡缪讲星星的故事」

「你可真是个要求多的国王陛下呢」

「再多陪陪我吧，卡缪」

带着戏谑神情的国王没有笑。神秘的表情和孩子气的声音触碰着我的手指，让人心里一阵暖意。

「就这么爱撒娇啊，搭档」

「撒娇不行吗？」

我还没回答，就把他的头圈在手臂里。他的头发，清爽而温暖。

「不行吗？」

「不，也不是不行」

伊莱文把头靠在我肩上，短短地笑了一下，然后轻轻哼了一声鼻音。他那张脸太柔软，不适合故作地装腔作势。

「原来是这种心情啊」，我说道，伊莱文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想撒娇。我想对卡缪，撒好多好多娇」

我们裹着毛毯，仰望星空，喝着热牛奶。星星间连成线，伴随其上的神话故事。伊莱文静静听我讲着。树木轻轻摇曳，附近的河水流淌，夜晚的氛围温润而生动。星光明亮，某处泉水发出轻柔的潺潺声。微微有些凉意，毛毯、热牛奶和肌肤接触的温度恰到好处。那是我们在营地度过的夜晚。

在女神像的慈悲下，在草木的夜风和篝火的烟香里入睡。就像从地牢刚逃出来时一样依偎着入睡。薄薄的毛毯，两个人分担体温，也足够了。

令人怀念——怀念那段人生中，旅途总是让人觉得亲切。那是一段特别的时光。

在旅途中，我们思考了许多事情。决定了许多重要的事。关于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下一站该去的地方。无事发生时该做的准备、该说的话、该不说的话、拯救世界的事……

伊莱文几乎只喝炖菜和热牛奶，旅途中我们的身体仿佛也由炖菜、果汁和热牛奶组成。他说很开心和我一起露营。他说很开心和我一起旅行。

*

*

*

*

世界和平之后，我和玛雅一起，踏上了环游洛特泽塔西亚的旅程。那段旅程结束后，玛雅进入了「徽章女子学园」，我和伊莱文开始了寻找宝物的旅程。自从遇见伊莱文以后，一直都是这样——这是一段一点也不无聊的旅程。尽管世界应当已经和平，尽管我们已经走遍了各种地方，但旅途依旧充满奇遇。也有时候能得到珍稀的宝物，也有时候费尽心力打开的宝箱里，却只是一堆平淡无奇的东西。不过，那样也很有趣。前勇者的冒险日记丝毫没有变得单薄。

我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有时还能发现地图上没有标注的村落。虽然这是寻找宝物的旅程，但也是环游世界的旅程。不是作为通缉犯，也不是作为勇者，只是自由地漫游各地。见识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生活。

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虽然舒适的旅馆床很棒，但我们更喜欢露营。我喜欢在头顶的星空下入睡，而伊莱文喜欢听木头在风中摇晃发出的沙沙声。那天，伊莱文吃了我做的炖菜吃得很香。饱餐之后，他看着流动的云和闪烁的星光，把刚得到的牛奶加热，再滴入蜂蜜和廉价白兰地，一点一点地品尝。那是一个月亮圆满而洁白，光芒耀眼的夜晚。

伊莱文说他想成为尤格诺亚的国王，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说这话时，眼神坚毅，像是「无论谁说什么，都不动摇的倔强目光」。虽然温和，却绝不会动摇——我非常喜欢伊莱文的这一面。

「我的故乡是伊希村」

伊莱文目光凝视着篝火，橙色的火光在他眼中摇曳，显得格外美丽。——「这么多国家、城市、村庄，每个人都在生活……在那些地方，我感觉到了一种存在已久、随着生活延续下来的东西。人和物、房屋都是，但不止这些。我说不清楚，是土壤、河流、土地，都深深渗透、积淀下去的东西。就像树根一样。虽然难以表达，但……我能感受到」

伊莱文的话语缓慢而诚恳，但正因为这样，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是他自己感受到、思考过、珍惜的东西。

「于是，我开始思考，我出生的地方。虽然记忆不多，但对我来说一定很重要吧。这是我的根所在吧」

我想到了那封古旧而美丽的信。那是一颗在十六年漂泊后终于能够安息的灵魂。

「如果我确实有根，那么关于那个地方，如果我能为它做些什么，我想尝试一下。完全不去了解的话，太可惜了。悲伤？孤单？……或许现在还不能明确为这种感觉命名，但总之，我想做些什么。为了我的另一个故乡」

对默默闭口的伊莱文，我缓缓点了点头。

「……还真像你啊」

听到我的话，伊莱文看向我。原本望向远方的眼睛，瞬间全都对准我。那一瞬间，他的脸扭曲得像要哭出来，我揉着他的头，亲了他的脸颊无数次。

「……已经决定了吗？」

我早有这种预感。在旅途中萌芽的那个预感，伊莱文自己抓住了它，温暖它，观察它，培养它，理解它，思考它，最终做出了决定——并且清楚地用语言告诉了我。我觉得自己对伊莱文的爱无法抑制。也爱他那种耐心面对自己的坚毅。我轻轻抚摸他的头，说：「我喜欢你」。

「我也是，我也非常喜欢你，卡缪」

就这样，我们的旅程结束了。伊莱文开始认真帮罗爷爷工作，而我则出海。即便在船上，也收到了尤格诺亚新国王即位的消息。那是五年前的事了。

*

*

*

*

旅途的一切都很顺利。

关于尤格诺亚国王被绑架的传闻，一点风声都没有。没有人把伊莱文的肖像贴到墙上，也没有人分发我的通缉传单。

我们在一个城镇停下来补给食物，五月的阳光明媚，街头充满了生机。戴着兜帽的伊莱文被称作「旅行者」，带着一丝怀疑和不信任，却又保持着礼貌和疏离——也就是说，他完全像个旅人。

抱着一半「试试」心态住下的旅馆，虽然狭小，但对于连续露营的身体来说，是种享受。旅馆老板只看了我们一眼，没多说什么，露出接待用的笑容收下了房费。进入房间后，伊莱文摘下兜帽，抱着肚子小声笑着，好像一个做了大成功恶作剧的孩子。看着我，我也被逗得哈哈大笑，他不讲究礼仪地在床上滚来滚去。

「好开心啊」

他的脸上写满了快乐和愉悦。我本想说：「稍微冷静点啊，控制一下自己之类的——」哪怕只是随口的提醒，可我却发不出一声叹息，只能默默坐在他旁边。伊莱文扭动着身子，慢慢靠近，把那颗柔软的头放在我的大腿上。「卡缪，你也很开心吧？」

他像小动物般仰头看我，我无奈地苦笑着，「嗯，开心」。

温和、稳重、却又调皮的伊莱文，显然把这段旅程当作一次「外游」了。

对此，我并没有生气。因为他积极而平和地回应了我的「小计划」，这才成就了这段愉快的旅程。——温和的小捣蛋鬼。

实际上——我已经思考了无数次，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想。

其实，如果一开始就说：「来一场短途旅行吧」，就足够了。实际上，伊莱文会乖乖等着我，罗爷爷也肯定会全盘同意。他会说：「去一周好好放松吧」，然后愉快地送走伊莱文。即使不用冠上「绑架」这个名号，也会和现在一样。我们不是通缉犯，也没有追兵。和平的二人之旅，美妙的假期。于是最终，这一切都是我的自我满足，大义名分。

「卡缪」

我被拉了一下手臂。

「嗯……？对不起」

明明你就在身边，我却在发呆。好吧，但那也是因为你。

我找借口，亲了伊莱文——身体微微弯曲，轻触他的额头，又轻触他的嘴唇。只是轻轻一吻。因为我，他眉间微微皱起的细纹慢慢舒展，眉尾也回到原位。

「嗯，我原谅你了」

「嘿嘿，这不是挺像个国王了嘛」

「呵呵，那就好」

伊莱文紧紧搂住我的腰。膝枕不软，脖子可能会酸，但他还是拼命把脸贴向我。

「——晚饭，怎么办呢？」

深色的夕阳透进房间，伊莱文的发丝吸收了这抹光，仿佛整个头发都成了晚霞。我捏起那束发丝，从指缝间洒落，就像触碰到太阳的光线一样（光如果有形状，大概就是这样的，柔顺而温暖，耀眼而美丽）。

「在外面吃可不行，我晚点去买点东西回来」

伊莱文本可能会犹豫，但他却高兴地说：「那就这样吧」。

他似乎很高兴能够住在旅店里。也许，被交代「守在旅店」也能让他觉得有趣。他轻轻扭动身体，抬起头看着我。

「嘿嘿，那到时候，我会等你的」

伊莱文的蓝眼睛映着窗外燃烧般的晚霞。

「我会等的。等着你哦」

我答道：「嗯」。

*

*

*

*

当我拒绝伊莱文的求婚时，玛雅狠狠地训了我一顿。

「哈！？你在想什么啊，笨蛋大哥！完全搞不懂你在干嘛！」

她的气势简直像要喷出火来，喉咙发出粗暴的咕噜声，仿佛随时要咬人一样。

「呃、那个……对、对不起……？」

「开什么玩笑！向我道歉干嘛！笨蛋！」

我的耳膜都像要被震破一样。我捂住耳朵，歪着头，不明白她为什么这么生气。对我这么迟钝的人，玛雅显然更加恼火，在眉间留下深深的皱纹。

……好吧，如果我和伊莱文结婚，玛雅就是王室亲戚，也就是大富婆。失去了这个机会，她当然会生气——可是，我却不能用这种语气揶揄她。玛雅是真的生气。

当然，我也知道，她生气的原因并不是为了这个。即使我开玩笑说，她也不会想要那样的事情，我很清楚。

「你喜欢伊莱文，对吧？」

被妹妹这么直接地问，我退缩了一下。

略微后退的瞬间，玛雅挑起眉毛，目光锐利如刀地盯着我：

「那家伙也喜欢你吧！你们……做过吧！」

「玛、玛雅！！！」

她说得太露骨，我慌了。真不想被妹妹说出这种事。尽管不想让她说出口，但——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对啊。——从他以「勇者」的身份环游世界时起——特别是两人一起旅行的时候。自从伊莱文去了尤格诺亚之后，我们就久未碰面——一对，刻意保持距离。因为他……就是这样。

「……」

当然，我从没跟玛雅说过这些（她当然不会想知道哥哥的性生活）。但我大概太明显了，脸上和态度上都写着。即便小心翼翼，也没能完全掩饰。

沉默，就是肯定。

我自己都能感受到脸颊发热，这更加印证了事实。玛雅的表情，彻底的嫌弃、厌恶——完全可以理解。

我认命了。现在说这些也晚了。

「一直喜欢啊，真的，非常喜欢……」

「那就——」

「但是，那个……有很多事情……」

「啊？有很多事情？你这个蠢大哥！」

「——喂，你不用说那么多脏话吧！」

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但玛雅没有退缩。

她那和我一样的蓝眼睛，燃烧起来，直直地盯着我，仿佛要发火、迸出火花般，满是直率的恼怒。她盯着我，好像在说：我真是个废物。

「反正啊，你就是因为喜欢，所以故意保持距离吧！？哈！真是受够了这种玩意！麻烦死了！啊啊——国王陛下向你求婚了啊。你早就下定决心、真心爱上他了吧！赶紧去幸福吧！混蛋大哥！」

玛雅一口气说完后，整个人显得筋疲力尽，脸色痛苦。她垂下像雷云般的眼睛，心灰意冷，显得无可奈何。

「……啊啊」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至今为止，我那些不怎么光彩的行为、无法在王室立足的家教、缺乏学识、粗俗不文雅——这些都不是重点。它们最终只是借口。

所以玛雅生气了。没有顾忌，没有犹豫，这已经不在那个层面了。事实摆在面前，她让我下定决心。玛雅完全是为了我而生气。

我反而松了口气。苦涩，辛辣，又带刺，却异常地甜蜜。脸颊放松下来。

玛雅的抱怨是对的。对我和伊莱文来说，是最合适的抱怨。

「我知道的」

我苦笑着点头，也许看起来相当可怜。

一点都不帅气，反而令人叹息。像我这样的哥哥，一定让妹妹无奈至极。但我没有耍帅的余地，只能承认自己。能这样认命，也算是成长了一点。

「我自认我太别扭、是个麻烦的人」

「明明知道还这样，真是没办法，可怜的国王陛下」。我对伊莱文表示同情——这句话，确实给了我一记重击，简直是致命一击。

真是的，完全不对劲。因为喜欢上了这样一个人，我才不得不经历这些本不该有的麻烦。他是国王，是勇者。头发柔顺，眼睛清澈湛蓝，温柔又热情。性格温和，偶尔让人捉摸不透，但表情常常出卖他，粗枝大叶又有些鲁莽，可这些地方反而成了他的魅力。笑起来，简直可爱到不行。要是有人拒绝他的求婚，那一定是个大傻瓜，完全不对劲。

「……我也让你担心了吧」

「别转移话题」

「我真的是受到了重击，才想转移话题的」

我耸耸肩，玛雅也跟着耸肩，深深地吐了一口气，两人动作一致。

玛雅彻底无语了。虽然无语，但她眼里原本像闪电般燃烧的怒火已经平息。那眼神在说：「真是没办法啊」。

我想说「对不起」，替这个可怜的哥哥向她道歉。但我知道玛雅不想被道歉，我也不需要被原谅……因为，这一切都无法改变。所以我把心意化作一句话：「谢谢你——」

「哈？」

「——不过，我会好好幸福的」

其实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谦虚或低调。我是个贪心的人，宝物一旦认定就不离手，想要的东西绝不轻易放过。

「所以啊，你……」

我把手放在她比以前高了许多头顶上。玛雅已经长大成人了。不完全顺从，有些笨拙，但会为担心大哥而替「大哥的搭档」生气，她已经成熟了——从小就是这样的人。聪明又温柔，所以我也给她添了许多麻烦和担忧。

我毫不犹豫地揉着她的头发，那是我最爱的海色的头发。兄妹在一起，真好，这是我所珍惜的颜色。

「别担心啊」

「啊！？喂，别揉啦，笨蛋！」

「呵，啊哈哈」

「别笑！真是的，头发乱了啦！真烦人！」

别当我小孩子！对女士做这种事干嘛！玛雅气呼呼地反抗，我反而笑得更开心。她是位女士呢。我老实地松开手，揉了揉

快要模糊的视线。真是的，不知不觉，她已经长大成熟了。这几年，时间过得真快。玛雅也是，伊莱文也是。

「真是……最差劲了」

玛雅咂嘴，像个不太像淑女的小动作，把并不乱的头发夸张地梳理整齐。她说，如果在女学园里这样做，简直是闹翻天。我回答：「只对你做这事」时，她吐出一口带讽刺的气，嘴角却抿出一丝微妙的笑意。

「哼——总之，走吧」

玛雅双臂交叉，重新凝视我。毒气已经散去，恢复了平日的眼神。

「别老让我着急，我只希望大哥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那就足够了」

＊

＊

＊

＊

「我知道了」

我清楚地记得伊莱文说这句话时，露出的那个无奈的苦笑。

雨水把他打湿，像只小狗一样。我几乎想要抱住他，轻抚他的背，贴上我的脸，想在额头落下一个吻——只是想而已。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权利。

「……我本以为自己能成功呢。大概，几率也就一半吧」

「呵呵……有点紧张了」

伊莱文轻轻松开了力气，在地上坐了下来。翘起双腿盘坐，他穿的不是庄重的王袍，而是那套略显破旧、结实、适合旅行的朴素衣服。他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背有些弯，流动的长发遮住了表情，难以看清他的心情。

从神明岩俯瞰的景色，今天也依旧美丽。

「我有件事想说，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

伊莱文说这句话时的声音和表情，让我大概猜到了「话」的内容。

果然，在信中约定的停泊地，伊莱文在等我。听到我抱怨国王陛下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他半信半疑地抓住了我的手腕。平日里，他不善将感情写在脸上，可在这种时刻，扑克脸显得有些不适。真是可惜啊，但也正因为这样，才更显他可爱。我顺着他的指尖，乘着「鲁拉」，降落在伊希村。交缠着的手指，反常地冰凉且渗着汗。

「我们好久没一起爬上这里了呢」

「自从我出海之后，还是第一次吧」

「卡缪，你几乎从不下陆地。我回信也费了好大功夫」

「我不是告诉你停泊港了吗？」

「那也只住几天啊」

这样聊着，伊莱文的肩膀依旧僵硬，光滑的面颊上透出抑制不住的紧张。我也感受到这种紧张，默契地沉默下来。听着伊莱文的呼吸，我们穿过翠绿的洞窟，攀上岩石，我在脑海里思索着如何回应。

伊莱文说：希望我能和他结婚。

在神明岩顶端，他从腰包里拿出一只小盒子，郑重地说道：「请和我结婚吧」

简直就像童话里的王子。

那时，我的表情如何，我自己也说不清。伊莱文那双映着蓝天的眼睛，因挣扎而微微颤动，比我的回答更先流露了情感。

「——对不起」

我们都是成年人，不是因为不能决定，而是那时我摇头的原因，不再是过去的事情。不是年龄，也不是时间的差异。我明白，这其中没有所谓复杂的「大人的理由」，归根结底很简单。想解决，一切都能解决。

伊莱文喜欢我，深爱我，这是无可置疑的。他的心意从不像旅途前一时兴起的冲动。我知道他已不再是孩子，他明白自己的立场和身份。

即便如此，伊莱文仍站在那一端，跨越一切，只剩下最直接的勇气和决定。他毫无借口、无法争辩，准备好了一切，把那枚戒指递向我。

燃烧般锐利，比月亮和星辰更闪耀，比任何宝石都坚硬。比他递给我的宝石更稳固——那是他的决心。面对这份决心，还有谁能说「你考虑清楚再做吧」？

「……」

我只能摇头。

「……现在的我，不适合与你在一起」

「那是卡缪的心情问题吗？」

「是的，我的心情问题」

「原来如此啊」

伊莱文轻描淡写地说，带着一点无奈，但不再有湿漉漉小狗般的悲伤，只是平静的惆怅。

他仰望无垠的蓝天。我们曾骑上凯托斯的背，飞向天空，也潜入海底——从天际到海底，我们走遍了整个洛特泽塔西亚。我几乎想说，没有什么是我们不能做到的。

我在伊莱文旁坐下，不打算收回刚才的回答。

面对早已决心的伊莱文，我显得轻浮不堪。他乘着「鲁拉」带我飞来这里，我能想什么呢？我简直像个「Lv1」的新手。这样的我，怎么可能与装备「+3」的他并肩？完全不适合。

时间不够——可怜、冷漠，真糟糕。但这是事实。我想要时间——可那不是伊莱文的时间。

「伊莱文」

「嗯？」

「能给我一些时间吗？」

「嗯」

「我想考虑一下……关于你，也关于我们的事」

这是残酷的任性，是傲慢。拖延时间，意味着占用了伊莱文宝贵的青春。他才二十三，正值花样年华。

甚至，我心里想——或许他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找到更合适、完美的王妃，也没关系。

但是——伊莱文不会那样。如果不是这样，他也不会盛年时独自等我，从海上回到陆地，不会把一个海盗出身的男人纳入王室，不会向我求婚。

（他一定为此苦恼过无数次，用他的耐心认真考虑我们未来的每一步。正视这一切，也必须经历同样的迷茫与挣扎。）

现在的我，这样的我，不行。

伊莱文用闪亮的眼睛看着我。即使我让他感到无奈、困惑或恼火，他也毫不厌烦。

「你会为我好好考虑吗？」

理所当然。

「你也曾为我考虑过很多吧」

我说这话时，伊莱文有些害羞，脸颊和鼻尖染上微红，嘴角轻轻弯起。可爱而美丽，让我几乎想现在就抱住他。

「我，好开心」

伊莱文轻松地说着，但他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可是，那是——」

你是国王，而这是我的任性，是我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你在本不必等待的时间里等着我——明明有那么多话想说，却全都停在舌尖。柔软、细腻、光滑的东西堵住了我的嘴唇。

那轻轻的触碰很快结束，但足以夺走我想说的各种话。连闭眼的的时间都没有。我正面对着伊莱文那双大大的蓝色眼睛，而眼里，清楚地映出了我自己。

这时，如果我再迟疑，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抱怨也好、道歉也好，任何话都无法表达过去的事情。我被伊莱文美丽的沉默所吞没。就像深林覆盖的雪，吸走了所有声音。只有伊莱文的呼吸和轻微的动作在世界中发出声音。

「我喜欢你」

我最喜欢你了，我爱你。

太狡猾了。被吻了，被他那样的表情、那样的声音说出这样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呢？在我头脑思考之前，嘴唇已经动了，缓慢、滚动般地回应。

我们的视线交缠。被交缠的目光让伊莱文稍稍迟疑，因此我心底、身体深处，那些我藏起的东西不自觉地涌了出来。如

果说谎的话，那真正的心声就会随着嘴唇化作声音流出。即便是我拒绝了伊莱文的求婚，我的舌尖、我的嘴巴也会违抗我的意志。

「我啊，我也最喜欢你了，我爱你」

我闭上了眼睛，仿佛眼睑灼烧般疼痛。伊莱文的手掌、手指触碰到我：颈项、眼睑、脸颊。仅仅是这触碰，就让我几乎迷失。

「我知道，我都知道」

他的声音深沉而甜美，让我不得不相信，他已经洞悉了我内心深处的一切。我不自觉地咬紧的下唇，被伊莱文的拇指轻轻松开。他耐心地引导我，慢慢消解我舌尖的紧张与疼痛，用牙齿与舌尖配合，仔细地、反复地，让我的慌乱一点点融化，伴随着唾液一起被吞咽。

「伊莱文……」

「我好高兴，卡缪……」

我只能发出深深的叹息。伊莱文——伊莱文也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虽然我的求婚被拒绝了，但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欢我」
我不由得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我都爱你。我别无选择。无论是婚姻、伴侣关系，或者其他形式的亲密关系，我只要你。否则，我只能独自留在这里。你不可能选择别人，对吧？我知道。

正因如此，我变得贪心而强烈。我无法容忍你向别人求婚，无法忍受你与别人分享喜悦。即使你年轻、美丽、如盛开的花朵，我的心也会因嫉妒而几乎碎裂。即便你是国王，我也无法接受你不属于我。我只希望，你属于我。

我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坚持自己的选择，走下去。心脏在胸腔里怦怦跳动，激烈而强烈。

在伊莱文柔软的手指触碰下，我抬起因激动而颤抖的眼皮，感受着他的唇、睫毛、指尖带来的触感，整个人像被光芒笼罩般，几乎要融化。

因为一直闭着眼睛，眼前一片刺眼，绿色和白色的光在翻涌。啊，现在的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不是害怕被你讨厌，而是因为我和你在一起不合适，映在你眼里的自己让我感到痛苦、羞涩，还有些害怕（明明我是成年人，比伊莱文大三岁）。

「卡缪」

「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你。因为喜欢你，所以想看你的表情，想看你的眼睛。我想沉浸在你的虹膜里」

「我知道了」

「……啊啊」

我慢慢抬起眼睛，看向眼前充满整个视野的伊莱文。

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伊莱文认真而深沉地点头。他那双直视而闪耀的眼睛里映出了我自己。

那光，就像覆盖整个世界的天空的颜色。无边无际的壮阔海洋，驱散黑暗、充满祈祷和希望的耀眼光芒。这光并不是因为他是勇者的转世，也不是因为被大树选中，也不是因为他是国王。而是因为伊莱文，就是伊莱文本人。这光照耀着我，让我不断获得救赎。那些曾经的黑暗渐渐远去，那些曾经冻结的东西像水流般缓缓流走。从过去到现在，从不相信奇迹和命运，到内心其实想要相信、想要依靠的那段时光，一直延续到现在。

「所以，我可以等吗？」

伊莱文的表情柔和了。他的自由奔放，比天真更不受拘束。就像我们曾经赤脚在草地上奔跑的时候，像我们曾纵身跃入清澈泉水欢笑玩耍的时候。他压低声音，好像在立下重要的约定。

「我想等」

伊莱文的双手触碰到我的双手，手指交缠，紧紧握住。额头相抵，鼻尖轻轻碰触。

「无论答案是『是』还是『不是』，——我都想等你，为我思考、决定，并给我答复」

在摇曳的蓝色光芒中，我仿佛在其中游泳。带着傻气的表情，连眨眼都舍不得。忽然，伊莱文的睫毛轻轻颤动，细小的毛尖都被阳光染成金色。

「然后呢，我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国王」

「伊莱文——」

「我要成为那样出色的国王，让你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求婚」

像罗老爷子、像父亲亚温那样。所以，在那之前，你也要守住我。

「你、——真的、认真吗……」

我的喉咙热得紧绷，喉结一带带着咸味。咽下一口，痛感更甚。伊莱文沉稳地点头，说着「真的」，然后笑了。啊，为什么他能如此温柔、沉稳？已经够了，你已经是出色的国王了。再多的承诺，反而让人害怕。

「啊啊，真是……」

你这样的地方，让我一次又一次被拯救。被拯救，但又无法只保持纯洁的心情。比起合十双手祈祷，我更想真实地感受：用手、用身体触碰，了解你的体温，了解你的形状。我渴望你，心痛而苦涩，正因为这种痛苦、苦涩，我才觉得可爱，觉得可爱到无法自己。

「我最喜欢你了」

伊莱文眯起眼睛，眉尾下垂，害羞地动了动身体，脸颊染红，咯咯笑着。他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把鼻尖也染成了脸颊的颜色。

「我也最喜欢你」

戒指我还是收下了。

虽然今天发生的事，我绝不会忘记，但我想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以同样的重量抱在心里。不想把它变成单纯的回忆，而是要保持它鲜明、苦涩的模样，渗透进身体，去感受，留在身边。

中央镶嵌的那块宝石，是某次他和和我一起旅行时找到的。一路上寻到了不少宝藏，几乎都没有留在身边的，伊莱文却难得一次想要这个。「因为这是卡缪的颜色」那时他这么说过，但在我眼里，它更像是属于他的颜色。伊莱文一直保存到今天，然后把它们制成了一对戒指。一枚，他递到我面前。另一枚，是刚刚才有些害羞地从包里拿出来的。比放在我掌心的那枚形状略微鼓起一些。伊莱文把它套进自己的左手无名指。穿过粗壮的指关节后，那枚指环紧紧贴合在根部，就好像一直都在那儿一样自然，让人心头安稳。

那另一枚，我却没能亲手戴到手指上。于是他当场找来一条链子，把那枚大小正合适的戒指穿了进去。等我接过来挂在脖子上，它正好落在锁骨和胸口之间。每次呼吸，都能感受到它随之而来的重量。——这样一来，就不会弄丢了。

伊莱文看着我，脸上忽然亮了起来，可很快又沉下去，变得有些为难的神情。我耸了耸肩。嘛，也对。

「……果然不适合我吧。这么漂亮的东西，我可不配戴啊」

伊莱文猛地摇头。柔顺的发丝扑在他脸上。

「不是！不是的！非常适合！和我想的一样，太高兴了……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或者说……」

刚才那位像勇者、像国王一般的男人，已经不见了。眼前的，只是个手忙脚乱、笨拙的青年。脸一会儿涨红，一会儿发白，嘴里只剩下「呃、嗯」的声音。他在口中反复揉搓着尚未成形的词句，而我等待着它们最终成形。——勇者这样的一面，我实在太喜欢了。

最终，他吐出口的话却出乎意料，让我不由得发出走调的声音。

「——我想把你拴在我身边……」

「诶？」

「刚刚才明白，这东西就是这样的啊……」

为了不让自由的你离开，为了把你和我绑在一起，才会让你把它挂在颈间。这样就像枷锁，像重石，像锚……勇者是这样说的。

仿佛睫毛尖炸开了火花，心脏怦怦直跳。伊莱文微垂着眉，眼中满是不安。我只想连同那抹颜色一起吞下去。

——这种好东西，不适合我。我不擅长这种华丽、堂皇的东西……可是，无论怎么说，这都是……啊，真是，多么美好的东西。

——重石，锚。那才好。我的心一点点被填满，快要溢出来。那是勇者的左手，是印刻着勇者纹章的手。与那左手无名指相连的，是我脖颈上的这条链子。是啊，我一直都被你拴在身边，只会围着你打转。

「——真是太棒了」

我伸手触摸胸前摇晃的那枚戒指。指尖描摹着光滑的圆弧。内侧刻着细微的凹凸痕迹，并不华丽，却以朴素优美的文字，刻着勇者和我的名字。宝石折射出的蓝光，随着动作一闪一闪，把我的指尖染得通透。这样好的东西，用他的左手把我捕捉住的，正是那个勇者啊。

怎么办，心头涌上的，竟是甜得发腻的滋味。

「卡缪，那个……」

「嗯？啊，我是不是，一脸蠢笑了？」

听见伊莱文吞吞吐吐的声音，我赶紧揉揉脸。糟糕，刚才光顾着高兴，竟然笑得傻里傻气。他看着我，似乎还想说什么。

「放心吧，能让我这样开心的，只有你」

我最讨厌被束缚、被控制，可这次不同。因为这条链子太松了，松得让我自由。这是勇者在相信我。

「而且，你其实不讨厌这种东西吧？」

我伸手勾住链子，轻轻一拉。胸口前绷出一个松弛的圈。无论如何，这链子都不会伤到我。

它绝不是单纯的装饰。末端闪烁的光芒，无论怎么看，都是特别的。那是倾注心血的象征，是无法否认的「证明」。清清楚楚告诉世界，有一个人，用最强烈的心意渴求着我。

伊莱文满脸通红，把背缩得像团起来，用双手捂住脸。就像当年折磨他的那场诅咒一样。扑通一声，他整个人都被染得鲜艳。嘴里呻吟着，却还是点头说「嗯」。

「是啊，我就是喜欢你。我不想让任何人夺走你。你受欢迎，我讨厌。别人向你抛媚眼，我讨厌。别人围着你尖叫，我也讨厌。真的很想直接宣告——『这个人是我的！』让全世界都知道！」

说到这里，伊莱文突然惊叫一声，背弯得更厉害。

「哎呀，这可够劲儿的」

「够劲儿也好，什么都好，这都是真的！卡缪这个笨蛋！我明明努力在装帅！」

看着彻底闹别扭的国王背影，我忍不住笑了出来。——「明明装帅」，这是什么话啊。伊莱文嘟嘟囔囔着，可我一句也没听清。结果只让我笑得更厉害。

「真是的，都是因为你喜欢上了我啊」

「就是啊，偏偏喜欢上你，才会变成这样，啊啊……」

嫉妒心强、爱吃醋的国王陛下，只在我面前显露。想到这一点，我就更加心醉。就像这条「项圈」，也只有我才配戴。

「我会好好珍惜的。把我绑住吧，抓住吧。这么美丽、甜蜜的项圈，这样的宝物，我从没见过。全世界都没有。它是我的，只属于我的」

「我的宝藏，又多了一件」

曾经一无所有的我，如今却一点点被这些重要的东西填满。玛雅。勇者。旅途的回忆。所有这些美丽、耀眼的存在，一点点堆积起来，塑造了现在的我。回头看，也许过去满是糟糕的

事、犯下的错，但现在的我，并不讨厌。虽然有过那么多烂事、也做过不少坏事，可我还是觉得这样挺好。只是，还差最后一点。那不是来自勇者的，而是来自我自己。因为我收到了太多、太多好的东西。

我想成为一个，能配得上你的人。哪怕做不到，哪怕依然是个破破烂烂、不体面的人，也要有勇气，站在你身边抬起头。

勇者依旧满脸通红，却用那双眼睛笔直望着我。让我脸上的笑意怎么都收不回来。你就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巨大宝藏。为了这个宝藏，我必须鼓起盗贼的勇气。

「——三年」

我踮起脚。——可仅仅踮脚已经不够，我环住你的脖子，把你猛地拉近，额头重重地抵上你的唇。

「三年之后，再让我来找你」

这是我当时，许下的期限。

从现在往回数，正好三年前的故事——

两个人一同走过许多地方。去看那些一直惦记的地方。这样度过了五天，第六天，终于来到最后的目的地。那是十年前还未被画上地图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勇者的故乡」这一观光名所而热闹起来的神秘村庄。（村子里已经有了定番的吉祥物「姆巴巴」玩偶，还有一些原创小商品，都是村人们亲手制作的。）即便如此，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开发（村长时常跃跃欲试，但他的点子总是太过离谱，于是大家都会否决），村子的自然与景观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伊希村至今依旧健康安宁。

勇者似乎每月会用鲁拉咒文来这里住上一两次，村人们热情又宽厚，却并没有过度的礼遇。只是，当发现我和他一起来时，大家都大吃一惊。

「我回来了，妈妈！」

「欢迎回来，伊莱文。……咦，旁边的是卡缪先生！？ 」

「是的。不好意思，突然打扰……」

佩露拉大吃一惊。可当看到我们身上满是旅途留下的尘土与泥污，仿佛在说「我们俩刚旅行归来」的模样时，她只轻叹一声「哎呀真是的」，却眼角含笑，爽朗地笑了起来。

「好久不见呢，卡缪先生。三年没见了吧？你看起来精神很好」

「佩露拉伯母也没什么变化，太好了」

「呵呵，多亏大家照顾，我过得很好」

与三年前相比，佩露拉眼角的皱纹略微显眼了一些，但肌肤依旧细致光洁，鼻梁与双颊在光下闪闪发亮。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看起来依旧精神饱满。

「来，快进屋。今晚要留下过夜吧？我今晚会上去村长家，你们两个就尽情使用这里吧」

「诶……可是，伊莱文他好不容易回来了……」

「没关系的，反正他很快还会再回来」

「当然啦！我可是为了母亲的炖菜才回来的！」

「真是的，这孩子啊，就算当了国王，也还是最喜欢炖菜」

三人一同喝了佩露拉泡的茶。那茶没有任何特别，却让人从身体深处安心。即使用同样的茶叶，用同样的方法，也泡不出这个味道。佩露拉说「我只是泡茶而已啊」，可那其实很难做到。自从自己开店之后，我才深刻明白——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看不见，它比任何食材、调料都能充实胃与心。

闲话几句后，当我们坐立不安想要起身，佩露拉没有阻止，还准确地说出了我们的去处。两个人一起来到这里，不就是那个意思吗？她意味深长地笑着说。我们只能点头。（在佩露拉面前，我们总会变成小孩子。明明早已是大人了，却总是藏不住心事。她的手心给人温暖的安慰，她的胸怀充满无尽的爱，让人忍不住想全部交托。啊，这就是「母亲」吧。每次见到佩露拉，我都会这样想。温柔、稳固，带着一丝甜美的气息，让人无法设防。）

「路上小心。天黑之前要回来啊」

三年前，也是这样。

登上神明岩的途中，两人都一言不发。

好不容易因为佩露拉伯母而缓和下来的气氛，又完全回到原点。

伊莱文的肩膀绷得紧紧的。光滑的脸颊上，也渗出了无法掩饰的僵硬。

从今天早上，我说「能不能去伊希村一趟」时起，就已经有这种征兆了。

对于那个目的地，不可能没有触动。伊莱文郑重地点头。

吟唱露拉时的声音，也微微颤抖。

显得不自然的，不只是伊莱文。倒不如说，是我的紧张传染给了伊莱文。

听着伊莱文的呼吸声，我们穿过绿意丛生的洞窟，攀上岩壁，用手臂拭去渗出的汗水。吞咽唾液，不只是因为喉咙干渴。

山顶依旧是绝景。
天空蔚蓝，远方的大海闪耀光芒。
能清楚感受到，这世界是那样辽阔、美丽。

——洛特泽塔西亚。勇者所拯救的世界。

走近突出的岩崖时，双腿几乎要发软。仿佛会被那无底的瀑布潭吸进去。

就像那座悬崖。
从那里，一切开始。勇者的奇迹。我的命运。
我深吸一口气，又吐出。

「伊莱文」
呼唤声变得僵硬。我抚过喉咙，在其下，握住那摇曳着的
东西。

那是三年前的那一天，在这里从伊莱文手里托付而来的。
至今为止，一直让我活下去、支撑我、鞭策我的东西。

我吸气、呼气。紧张得要命。
连同这份紧张在内，都是重要的东西。
从今往后，也会一直背负着。今天、以及此刻将要说出口
的话语，必定一生难忘。

回头看时，伊莱文的表情比我还要糟糕。

「嘿嘿。已经……察觉到了吧？」
伊莱文深深地点头。
我们特意来到这个地方，可不是为了闲逛。一定有理由。
而在现在的我们之间，这个理由只会有一个。

「让你久等了，对不起」
伊莱文摇摇头。

「——我，虽然寂寞，但很开心。啊，这个人啊，是真的喜欢我的吧。是在认真地，为我考虑着吧」

「嗯」

眼前，是无边的天空。

其下朦胧的群山与村屋屋顶。延绵不绝的海洋。

我，喜欢这个洛特泽塔西亚。这个由我们、由勇者拯救下来的世界。

我将手指勾住那条链子，猛地一拉。

「这是，对你求婚的回答」

啪嗒——轻快的声音与触感。链子就这样轻易断裂，从我的颈间滑落，化为一缕银色。带着光芒，缓缓坠入那片深蓝之底。

已经不需要了。项圈，已经不需要了。

我转过身，直面而立。伊莱文眨也不眨地看着我。

「手，伸出来」

我伸出左臂。

这东西我每天都戴着，可上面不会有一点污渍或斑点。毕竟，每晚都在细心擦拭。比起短剑、比起盗贼的工具，我更加热心，连小小的沟槽都被磨得锃亮。那内侧的、你的名字，不知摸索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

伊莱文小心翼翼地伸出双手。在我掌心下方，像是舀水一般托着。

「这个——」

我张开手指。那枚东西，径直、笔直地，落入伊莱文的双手中。

「请把它，套在我的手指上」

每天擦拭它的时候，我都在想着你。焦急，痛苦，却又幸福的时光。

我深吸一口气，又吐出。就像当年，从那悬崖跃下的瞬间。吸气。为了接下来的话语。

「我接受，你的求婚。请让我和你结婚吧，伊莱文」

那家店，不过是让我能住在尤格诺亚的一个借口罢了。

我一直在不停地旅行。要在同一个地方定居下来，这种事，自从在那个风穴里生活的时期以后，就再没有过。仔细想想，我自己都觉得好笑，简直就是个无可救药的漂泊之人。

所以啊——就算我对伊莱文的求婚说了「我愿意」，可那意味着，要在某个地方——在「城里」定居下来。

我想，我大概还是不行。不是伊莱文的问题，而是我自己。

要在一个地方长久停留，我根本无法适应，更别提那还是一座堂堂的城堡。我从没觉得那种地方适合我。要是把睡在草地和泥土上的次数，和睡在床上的次数对比一下，恐怕都分不清哪边更多。

我就是那样的人。

如果哪一天，真的撑不下去、坚持不下去了，到头来我果然还是不行……那时候，我没法负责。光靠着「喜欢」这种心情就兴奋得飘飘然、乱欢腾的年纪，我已经过了。

但是，真正开始经营那家店之后，意外地发现，这其实并不坏。

老老实实在地工作，其实挺开心的。那是我以往的人生里没有的东西，既新鲜，又让人高兴，甚至觉得很充实。

有工作。能工作。有了工作，就能吃饭。能吃饭，就能活到明天。当筋疲力尽地裹进毛毯时，心里存在的，不再是不安或饥饿，而是确实的安稳与满足。那是一种「明天还能活下去」的希望。

我想，人就是这样活下去的吧。

善良勤劳的人们聚在一起，就组成了街，组成了国。人们都在生活。那真是无比，甚至让人觉得遥不可及的珍贵。每天过得安宁，可每个人也都有各自的烦恼，会苦恼，会沮丧，会失败，但依然会把眼前能做的事，一点一点完成。就这样继续下去，一点点累积着，构成了「人生」。

我想起了那个统领并维系这些人生活的人。

住在城里最大、最堂堂正正的地方，背负着期待、羡慕与憧憬，操纵着「国家」这头庞然大物的舵盘，那个人——我的搭档。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不会当国王。怎么可能忍受得了。真是抱歉，我绝对干不了。别说是那么多人的生活，光是想想，就让我头晕。脑子都快烧坏了。那种耐性，我没有，也背负不起。

所以，当伊莱文作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我并不惊讶。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我心里甚至有种「啊，果然会这么做啊」的认同感。

如果是伊莱文，那确实能做到。

可是，觉得「他能做到」这种想法，本身就显得过于无情。毕竟他已经拯救过世界了。

在那之后，他还要背负到哪里去？还要承担多少？

我的人生，我的命运，如今能走到这一步，全是因为伊莱文。

正因为伊莱文在身边，正因为他的存在，我才能把自己的过去，视作「值得的」。

因为伊莱文真心爱我，真心怜惜我，真心珍重我——所以我才能这样。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世界而担起国王的责任，那么那样的你，我也想去思念、去深爱。住在那个国家里，经营那家店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

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伊莱文。

所以，无论以什么形式，我都想待在他身边。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想去做。

合不合适、像不像样、是不是我的风格、到底适不适合——已经不是那样的问题了。

「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我是凭自己的意志，想这么做。想住在尤格诺亚。想待在伊莱文身边。我，就是这样想的」

伊莱文不知为何，突然「扑通」一声瘫坐了下去。手里还紧紧捧着我交给他的戒指，就像力气一下子被抽光了一样，整个人在那儿垮了下来。

我慌忙靠过去，手放到他背上，才发现他浑身被汗湿透。

「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我、我还以为被拒绝了……」

「哈？」

「我以为你是在说不行……」

「……喂喂，你认真的吗？」

这六天的相处氛围，怎么会让他觉得我是要拒绝呢？

伊莱文低下头，不知要点头还是摇头，晃晃悠悠，好像站都站不稳。

「不……我还以为你是最后留个回忆什么的……」

「戒指都交给你了还会这样想？」
「我还以为……是退回来了……」
「哈……啧，你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搭档」

我用指关节在他那漩涡般亮闪闪的发旋上「咚」地敲了一下。勇者大人喊了一声「好痛」，可其实根本不痛。

哼了一声后，他慢慢抬起脸。

「——啊、呃……那、那店呢？」

「关掉。我会待在你身边。从今以后，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是说过了吗？关键在于『和伊莱文一起』。重要的是我在你身边，你在我身边，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啊」

无论怎样思考，你身边的位置，始终是我唯一的归属。
在伊莱文身边看见的世界，无一不耀眼得闪闪发光。
伊莱文的发丝飞舞，手臂动作，睫毛的颤动，甚至他目光所注视的地方，我都会忍不住追随。
我想触碰。我想靠近。我想吻他。甚至，想要比那更进一步。

「我喜欢你，伊莱文」

没办法，控制不了。我就是喜欢伊莱文。
可光是心里想，已经不够了。
光是祝愿他的幸福，我已经满足不了。
我想和他看到同样的风景。想对他有用。想和他结婚。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不管什么，我都会做。所以，请让我待在你身边」

我现在依然在恋慕着伊莱文。
——不，比起恋慕，那是一种更加贪婪的感情。

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这样。那种既不美丽，也不小巧，而是黏稠、麻烦、卑劣，像岩浆一样的情感，我决定不再把它锁进宝箱里。

我已经忍不住了。明明我努力想着他的幸福，明明在脑子里清楚知道「理想的未来」，可我还是做不到。

因为我就是喜欢伊莱文。

而且伊莱文也喜欢我。

明明成了国王，还要对我求婚。那代表着他对我的喜欢，深到无底。

那样的话，就只能下定决心。只能往前走。

「我决定了，我要待在你身边」
我也总算下定了决心。虽然花了三年。
「所以，我把你偷走了。今后也会继续偷盗」

我终于做好了觉悟。下定了决心。把我今后整个人生全部赌上，去「偷」走伊莱文这个人。

「美丽又可爱的王妃，我也要偷走。将来一定非常可爱的继承人，罗爷爷引以为傲的曾孙的笑脸，我也全部要偷走」

我一直在觊觎。十年里，一直渴望。没有一天不想要。
我一直想把他变成「我的」。

「你的全部，我都要偷走。可以吗？」

伊莱文那表情，真是傻乎乎的。我见过他各种各样的表情，但这一次绝对是最呆的。眼睛圆溜溜，嘴半张着。

勇者大人、国王陛下，居然露出这种表情。怎么可能给国民们看啊，哪还有半点威严。

不过算了。反正这张脸，只有我能看到。而且今后我都会待在他身边。

「喂，回答呢？」

伊莱文太过发呆，磨蹭得要命，我忍不住催了一句，随后又有点小反省。

不过嘛，慢吞吞的伊莱文，和有点急躁的我，正好互补吧。

一直以来就是这样过来的，以后也会这样走下去。

「我、才是……」

伊莱文的鼻子红通通地响了一声：「呜——」，接着又连着抽噎，最后用手臂胡乱擦拭。那呆滞的表情，渐渐皱成一团。

「请你待在我身边」，声音都含糊不清了。

睁大的眼睛水汪汪的，就像泉水一样。透明的泪珠圆滚滚地膨胀，接着噼里啪啦掉落。好像他的眼睛都要融化掉似的。

「请一直待在我身边，一直陪着我」

又一颗硕大的泪珠砸落，地上形成小小的圆形水洼。

「伊莱文……」

他再眨眼时，泪水就从睫毛的缝隙溢出，顺着脸颊流下。

那一幕，美得不可思议。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成百次、上千次，甚至无数次想着——我喜欢你。我最喜欢你了。

「呜……呜呜……」

我抱紧他的背，抚摸着头发。

当伊莱文呜咽带抽泣时，我吻上了他的唇。

颤抖着，痒痒的，带着咸味，也带着甘甜。

我用指尖抚过他漂亮的眉毛。描摹他的眼皮，那里湿热一片。

「谢谢你」

「卡缪，卡缪……」

「让你等太久了，对不起」

伊莱文拼命摇头。好像还想说什么，可呼吸和话语都被呜咽和抽噎取代了。

「谢谢你愿意等我。伊莱文，我爱你」

我说完这句话，眨眼的瞬间，视野忽然旋转，只剩下蓝天，还有天边轻轻摇曳的光。我的背被双臂牢牢环住。被死死抱紧。

「卡缪！」

那力道大得惊人，而且还是勇者的全力，我几乎喘不过气。因为太难受，我也用力抱紧他。紧到生疼。

「我最喜欢你！ 我爱你！」

「我也最喜欢你，爱你——这不是当然的吗！」

我们在耳边大声喊着，鼓膜都震得发麻。紧紧相拥，平衡根本维持不了，一起倒下去，翻滚着。骨头相贴，发出咯吱声。

我把脸从伊莱文结实的胸口抬起来，和他的脸颊撞到一起。

鼻尖相触，那就只能顺势下去了。

「嗯……唔……」

呼吸急促。声音低哑。几乎是在互相啃噬。牙齿相碰，但根本无所谓。比喝水更粗暴、更急切，几乎不顾换气，贪婪地吸吮、纠缠——然后。

「——哇！？ 」

「——呀！？ 」

耳边传来清脆的声音。

紧接着，脑袋像是瞬间脱力，我们两个猛地坐了起来，手却紧紧扣在一起。慌慌张张往后退时，脚尖差点踩空，石子掉进了湛蓝的瀑布潭。

我们对视。再低头看看脚边。再一次抬头对视。

然后，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噗哈哈，啊哈哈哈哈——！」

「呵呵呵，啊哈，哈哈哈——！」

我们仰面躺下，手脚摊开。深深呼吸。仿佛能吸进整个蓝天。唉——真是的，算了算了……咦，多亏了被吓了一跳，抽噎停下来了，哦，那可真是太好了……

「哈——」

这片蔚蓝的天空仿佛无边无际，连云的那头都能飞过去。实际上，只要想，就能飞向任何地方。我们知道方法，也能去实现。

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甚至结婚。想到这里，我从心底涌出无法抑制的喜悦、快乐和愉快，忍不住哈哈大笑。躺在旁边的伊莱文也一样，笑了。手掌紧握着，呼吸、心跳、体温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清晰地感受到对方。就在身边，真实地感受到伊莱文。

我想，这就是生活。我们两个人，就这样随着心脏的跳动，活下去。

「嘿……」

鼻尖有点刺痛，为了掩饰，我用空着的右手揉了揉，然后坐了起来。伊莱文抬头看着我。那位美丽的国王光亮的头发，无拘无束地散落在草地和泥土上。

「快，把戒指戴上吧」

伊莱文的眼中，白天也仿佛流星划过。伊莱文也坐了起来，伸出左手。我的戒指紧握在他的手中。

「卡缪，」

我们面对面，把紧握的手抬到胸口高度。伊莱文的手指放松，从下方托住我的手掌，表情变得庄重。

这里不是神圣的教堂，也不是庄严的城堡。伊莱文的发丝里混着草屑，屁股下是泥土，脚踩的是磨旧的结实鞋子。衣服

染上了尘土和泥巴，是旅行的衣服。看到这一切，我很开心。我喜欢这样的伊莱文，也喜欢我们曾经的样子。

「我发誓，终生爱你」

「呜哇，你说什么呢，怪肉麻的」

我扭动身体，伊莱文一边抱怨「认真一点不行嘛」，一边咯咯笑。心里既高兴又发痒，脸红得慌，心里又忐忑又雀跃，但一点也不坏。

我清了清喉咙，端正姿势，直视伊莱文。

「我也发誓。伊莱文，我发誓终生爱你」

伊莱文将细细的戒指套到我左手的无名指上，滑过两个关节，最后稳稳落在根部。

戒指惊人地合适，既不松也不紧，没有任何不适或烦恼感。就像一直属于我一般，自然地落在手上。它闪了闪，像是在自豪又安心地展示着自己，就像伊莱文的左手一样。

终于，我真正用上了它。

「——不过嘛，得等到店铺完全收摊后才能戴上」

我伸出左臂，对着阳光。血色透过手掌，显得微微红润。无名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透出色泽，映在我身上。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呵呵……啊，真——美啊……」

真的，美极了。仿佛可以一直看下去。手指轻轻移动，光线在戒面上滑过，折射出七彩光芒。深处的蓝色仿佛融化，柔

和而又浓密。这颜色，我曾见过——白鲸背上飞翔的天空，海底王国，拯救世界那天抬头仰望的天空，旅行中的回忆，还有唯一的妹妹。

「是我的」

伊莱文啊，我的宝物。就在身旁注视我的那双闪亮的眼睛，一直渴望的东西。

「全都是我的」

伊莱文点头，用低沉舒适的声音答道：「对」。

「都是你的。戒指，还有我，全部都是你的」

我们不约而同地贴近脸颊，鼻尖相触，轻轻肩膀颤动，随后静静闭上眼睛。

「好开心」

回想起来，这就是誓约之吻。虽然次数太多，时间太久，但这是卡缪作为盗贼的最后一次「偷盗」。

很久以前梦想得到全世界的宝物……虽未实现，但最终，盗贼卡缪得到了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宝物。可以说，就是为了这个宝物，我成了盗贼。

过去糟糕的生活，没有一件是浪费的。不如说……在遇见你之后，我的人生才算没有徒劳。

「我的愿望，实现了」

「愿望？」

「我希望能和卡缪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愿望」

「喂喂，你说什么呢，以后会更幸福的吧？就我们俩」

「呵呵，对啊」

于是我们回家。爬下神明岩，回到村里，要向佩露拉伯母报告。还有村里的大家，以及老特奥。我们兴奋得满身泥土，可能会让他们吃惊。今晚想吃佩露拉伯母做的炖菜，如果让她特意做一锅，那就太棒了。还要给玛雅写信。写什么呢？和伊莱文一起想好了再写。今晚，和伊莱文一起躺在床上，虽然狭小拥挤，但没关系。能睡。

我们牵着手，戒指在无名指上闪着只属于我们的色彩。

「我虽然粗鲁，但以后也请多多关照了，搭档！」

——这就是勇者和他的搭档的故事。

他们从此，

过上了永远幸福的生活。

那么，那家店后来怎样了呢？

那家店依旧在原来的地方。店名小得仿佛在光里融化，依旧原样。只是因为没有了「店长」，不再经营餐饮。

今日的尤格诺亚依然美丽。宁静而富饶。曾经年轻气盛的躁动潜藏起来，如今披上了大国悠然自得的气息。像深深扎根的大树。街道建成，房屋排列，人们聚集，文化萌芽。有人偶尔来访，如果能共同努力、彼此提升，那是件好事。几年前，店里便开始聚集志向艺术的人们，开起了画室。

有人从小巷跑来，画画、漫步、夜晚小酌、放松。每天有人定期到访，也有人偶尔出现。「能有这样的地方真好」，他们说。大家自发打扫、整理，店旁的花，每周一两次照料一番，成为习惯。带来的面包被年轻的胃袋迅速消灭。店里「推荐的花」一摆放，就能给沉闷的空气和思绪带来一丝治愈。

每月数次举办展览。有人观赏作品，有人购买，也有人怀念这个地方，形形色色。

不久，这些人们将出一本画集。并非盛大的画册，而是志愿者收集的几乎像是爱好的作品。从年轻时期的作品到获奖作，良莠参半，但每件都有深刻回忆。当然，「肉与鱼的野味炖菜」也会收录。那个来自乡村的鲁莽青年的一切，命运，都从这里开始。

忽然，听到小巷里传来脚步声，他脸颊红如苹果，兴奋而忙碌地推开门……

「先生！」

「差不多该开始了」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自早晨以来一直压抑着的激动和焦躁，终于到了释放的时候。就在这时，号角声响彻高空。

我走出画室，穿过小巷，靠近广场，那里已经成了喧闹的海洋。此时，妻子走到我身边，她的神情也同样激动。

「真开心啊」

「嗯，真的很开心」

每个人都像是为自己而高兴一般，满心喜悦。

经历风雨侵蚀，更显美丽质感的石质阳台上，两位主角并肩走来。喧闹瞬间平息，四周响起轻轻的叹息声。我的妻子身旁，年轻人们目不转睛，沉浸在美景之中。

今天是节日，辉煌而美丽的庆典日。

出现的两人，正如他们共同度过的岁月一般，紧紧依偎在一起，像少年般害羞，脸上染上了红晕。

那双眼睛里，映照着比任何天空都更为清澈的光辉，清澈的蓝色闪烁着两道光芒。

仿佛有人在歌唱，为他们守护。这份守护接连不断地延续着。

突如响起的掌声，扩散到高远的天空。

今天是节日，辉煌而美丽的庆典日——
尤格诺亚国王的结婚纪念日。

Fin.

花了两天时间译完，没怎么润色，因为太期待结局。
也因为语言水平和理解有限，在多处做了意译和增译；
刻意保留了一点翻译腔，希望尽可能表现人物的性格、情感。
*才疏学浅，如果与原文意思有太大出入，请谅解。
读完心里很温暖，像喝了店长的热牛奶，
那股热情、感动，久久不能散去。
店员的代入感也很强。无论是梦想，乡愁，还是人们的善意。
如果店长幸福的话，我会比他先落泪（笑）。
——表达不出太多的感想实在抱歉，我的心暂时无法平静。
不过，我认为正如《MAKAFUKA》中的一句歌词所说：

「どこに行くか」より
比起「要去往何方」
「誰といるか」が今日の景色を決めてゆくから
「和谁在一起」才是决定今天景色的关键

对于跨越定居的恐惧、接受了求婚、
和国王陛下住在王城的店长来说，
一定也是一样的心情。

之后还有两页史料，暂时没有精力翻译，先将原文贴在下面。
（图源为自购，原文有 web 掲載，翻译仅供个人交流学习使用，不作商用，禁止无授权转载，请支持原作者。）

在复兴后的尤格诺亚
开料理店的
卡缪的故事

在遇见你之后，我的人生
才算没有徒劳。

❖あるユグノア史研究者による覺書の記録《全集 書簡・手記より抜粹》

ユグノア史を語る上で、それ以前の時代から大きく断絶された、間に覆われし十六年^ど、その後再び歴史が紡がれ始めた再生期を無視することは出来ない。

再生期は、まさに輝きと癒しの時代である。一度は朽ちたユグノアが、再び大国としてロトセタシアに深く根を張ったのは、イレブン王の盡力^{じんりょく}の賜といえる。

王は争いを好まず、穏やかで豊かな治世を行った。各国との關係^{かんけい}も良好であった。定期的に開催されていた大国会議は、終始和やかな雰囲気であつたことが

シャル女王の手記にて窺える(「クレイモラン女王・シャルの功績」)。この時代の大国会議が、現在の国際会議の雛形となつた。またサマディー国の馬レース出場記録に、イレブン王の名が残っているなど、交流も盛んであつた(「サマディー馬レース記録」)。

❖ ❖ ❖
「カミュ」は現在も研究者の興味を惹いてならない。イレブン王を支え、共にユグノアを再生させた功績は大きいが、残されている肖像画はごく僅かであり、

その経歴は未だ明らかでなく謎が多い。

ただ「ユグノア王・イレブンの日記」からは、彼に對するイレブン王の信頼と愛情の深さが窺え、二人の仲睦まじいエピソードは、この国にて今日まで廣く親しまれている通りである。



芸術が花開くのはこれより後の時代であるが、アトリエ「運命」はこの時代のものである。新ユグノア期最古のものであるこの場所は、料理店として建設されたものを轉用したことが分かつている。後に通稱「路地裏のサロン」として愛される場所だ。当時の素朴かつ生き生きとした

スケッチが、在りし日の姿を現在に伝える。(国立美術館・別棟資料館にて展示)
後に訪れる「ユグノア芸術開花期」への布石と言うにはささやかな存在であるが、しかしそのささやかな種が、やがて後世へと續く芽吹きの一つにはなつたと思われるのではないか。

先日、ある家屋の屋根裏部屋から、青年期のイレブン王それから「カミュ」と思われる人物のスケッチが発見された。保存状態は芳しくないが、統治時代のごく初期のものと推測される。当時の国民からの支持の厚さを示す発見であつた。

復興後ユグノアで料理店してるカミュくんの話



令和二年十月四日

アンペア／ひらこ（くるぶし）

pixivID:1895920

印刷所 BRO'S

選択式アンケートフォームです。よろしければ→

原作・版權元・実際の事件や事象とは一切関係ございません。

無断転送や複製はお止め下さい。ネットオークションへの出品等、一般の方の目に付く可能性のある行為もお止め下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この度はお手にとって頂き誠に有難う御座いました。至らない点も多くあるかと思われませんが、少しでも楽しんで頂けたら幸いです。主カミュとロトゼタシアがいつまでも平和で健やか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復讐後
料理店
力
三
ム
ン
ワ
コ
ロ

オレの人生、無駄なことなんて、
いっこもなかったんだ。